

书剑恩仇录之一



大侠惩凶魔

书剑恩仇录之一

大侠惩三魔

原 著 金 庸

改 编 余益文

绘 画 陈光华



扫描制作 小陆飞刀

安徽美术出版社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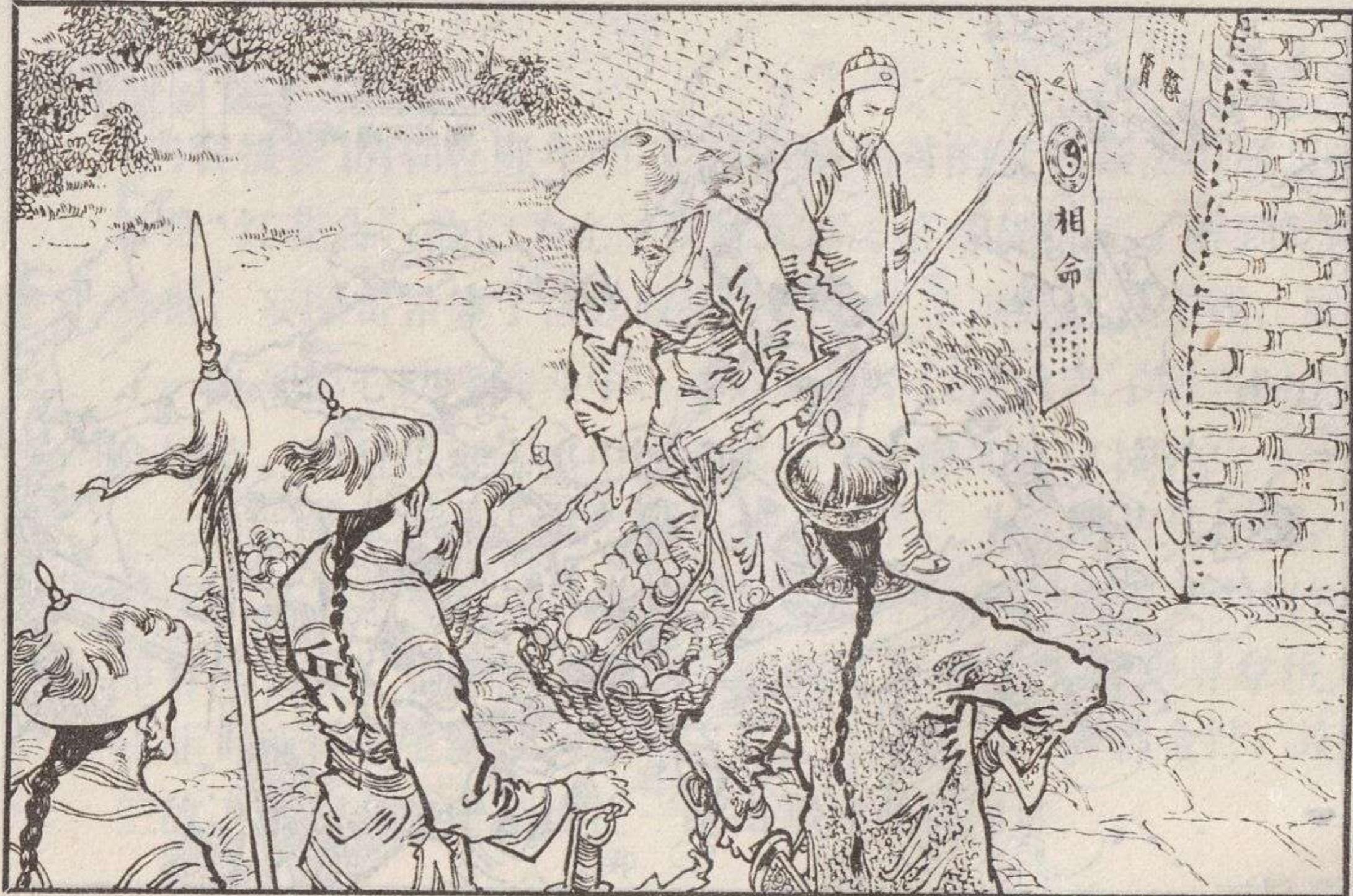
【内容提要】清朝乾隆年间，以陈家洛为首的武林豪杰组成反清秘帮“红花会”。他们为光复汉家天下，几经周折，了解到乾隆身世，妄图寄希望于宫廷政变。整个故事围绕这一主线，展开了一系列惊心动魄的斗争。本连环画不仅供读者了解当时的社会风情，而且也可领略中国武术各个流派的精湛技艺。

第一集主要描写武当派大侠陆菲青，为躲避清廷缉捕，隐姓埋名在官府中设馆教书。关东六魔中的第三魔焦文期得知陆菲青之行踪，率领陕西巡府中的两名武功高手，前来寻拿仇人。陆菲青施展平生绝技，以点穴手、大摔碑手、芙蓉金针，连毙三敌，后与女弟子李沅芷一家由塞外迁徙内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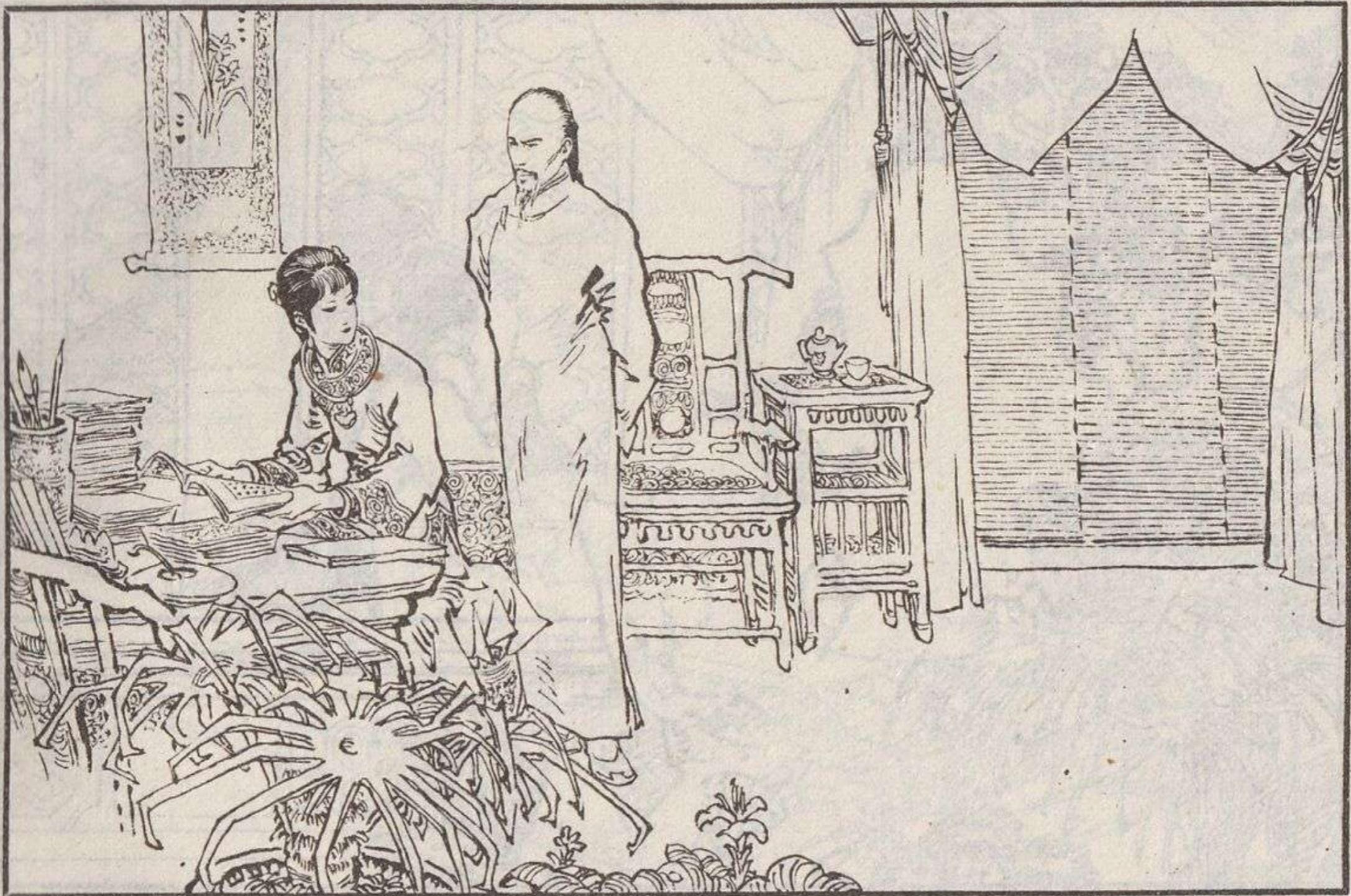
封面设计 王景琨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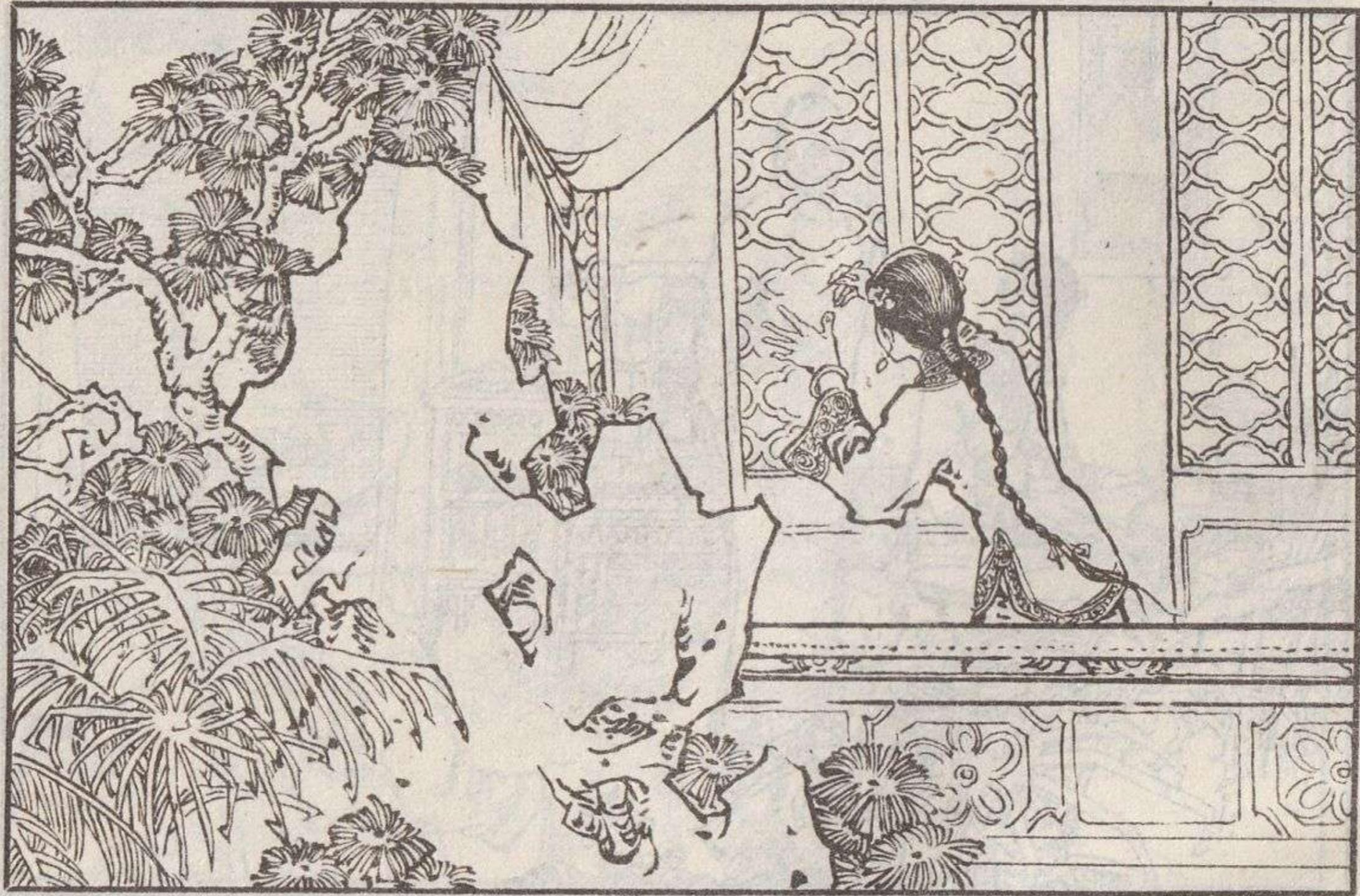
1 武当派大侠陆菲青，壮年时在大江南北行侠仗义，名震江湖；又是屠龙帮中一位响当当的人物。屠龙帮是反清的秘帮，雍正年间声势十分浩大，他们劫富济贫，杀官扶民，弄得清廷上下无不闻风丧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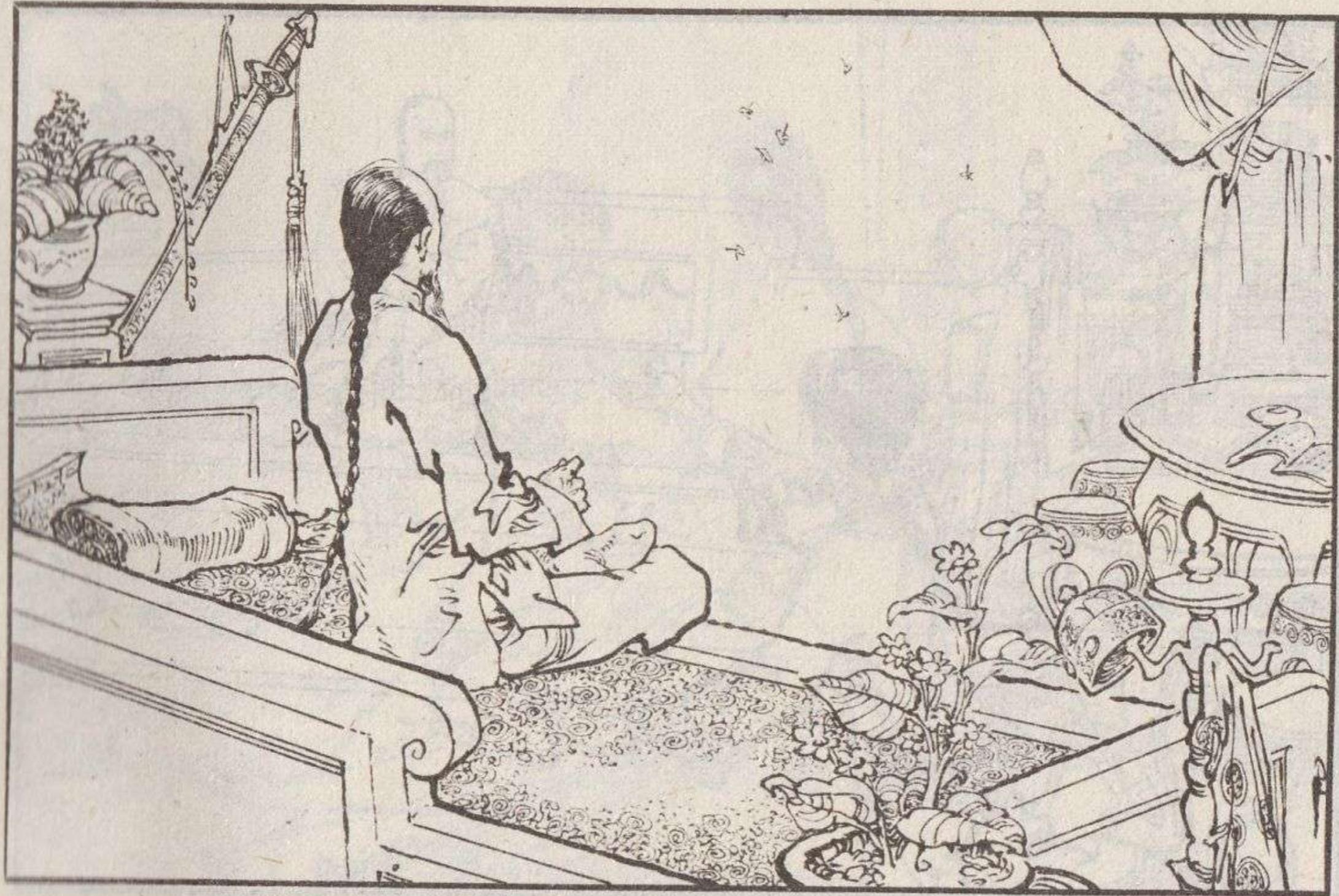
2 清廷曾调遣大批官兵围剿屠龙帮，经过雍正、乾隆两朝的残酷镇压，到乾隆七八年时，屠龙帮终于瓦解冰消。陆菲青为人机警，兼之武功高强，得逃大难，但清廷仍四下派人继续严加查缉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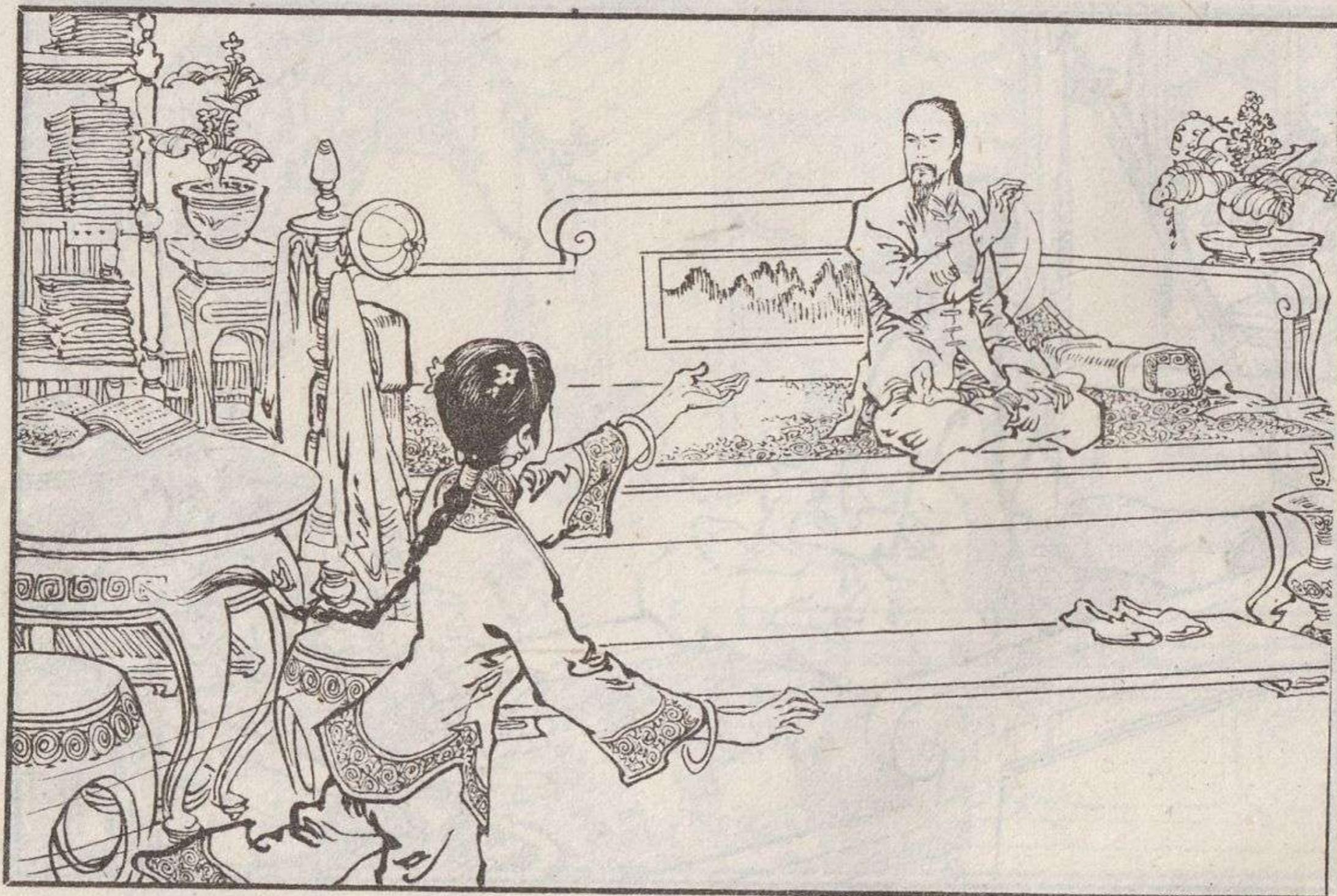
3 陆菲青想到：“大隐隐于朝，中隐隐于市，小隐隐于野”之理，便改名陆高止，躲到陕西扶风延绥镇总兵李可秀府中设帐教读。女弟子李沅芷是李可秀的独生女儿，十一二岁年纪，聪明伶俐，好学善问，师生关系十分和谐。



4 乾隆十八年六月的一天中午，李沅芷蹦蹦跳跳地来到先生书房，想要老师接着上午再讲三国故事。她怕老师午睡未醒，进去不便，就轻手轻脚地绕到窗前，拔下头上金钗，在窗纸上刺了个小孔，凑眼向里望去。



5 只见老师盘膝而坐，右手向空中微微一扬，轻轻地一声响动，好似什么东西在板壁上一碰。她循声望去，只见对面板壁上伏着几十只苍蝇，一动不动。她再凝神注视，却见每只苍蝇背上都插着一根细如头发的金针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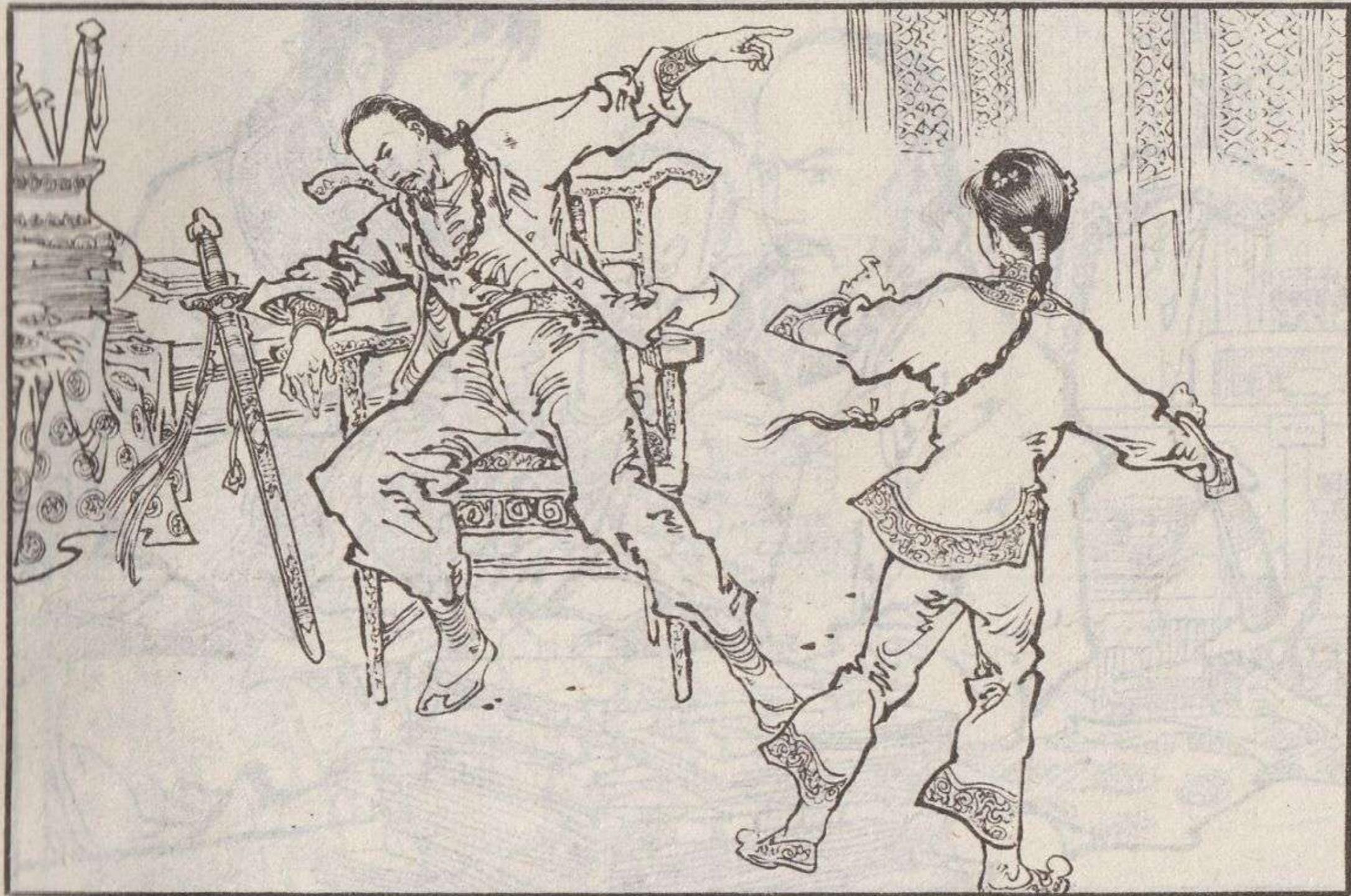
6 书房中苍蝇仍是嗡嗡地飞来飞去，老师手一扬“啪”的一声，又是一只苍蝇被钉上了板壁。李沅芷见老师发射金针钉死苍蝇，好玩之极，便推开书房门，大叫：“老师，你教我这玩意儿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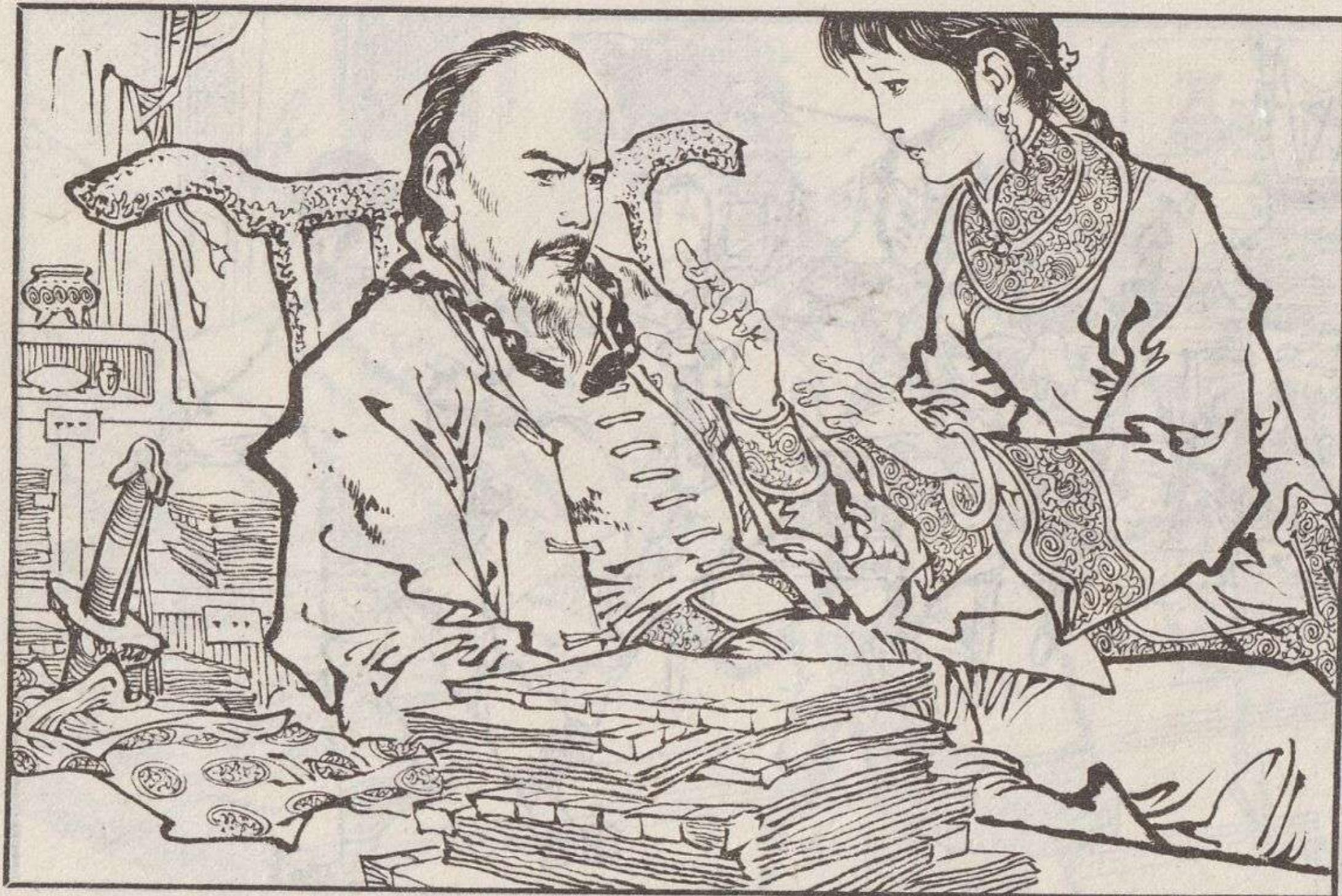
7 陆菲青午睡之时，因受不了苍蝇苦扰，发射芙蓉金针，钉死了数十只，不想却被女弟子偷看到了。李沅芷定要老师教她金针钉苍蝇的法儿，陆菲青被缠不过，只得答应明早教他。并嘱咐她，钉苍蝇之事不要告诉任何人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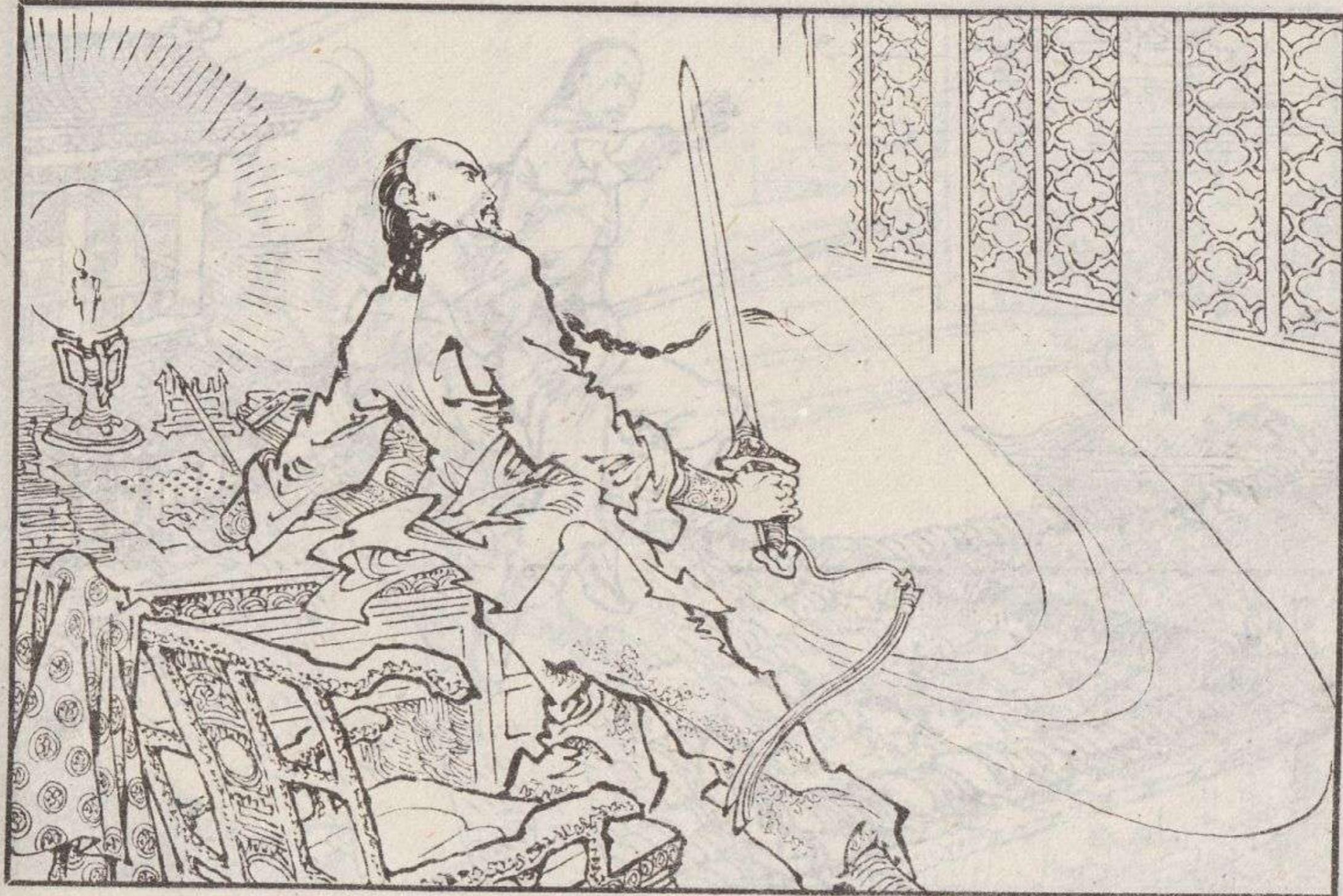
8 第二天一早，李沅芷就来到老师书房，一推门，却不见老师的人影，只见书桌上镇纸下压着一张纸条。她忙拿起来看时，泪水珠已在眼眶中滴溜溜地打转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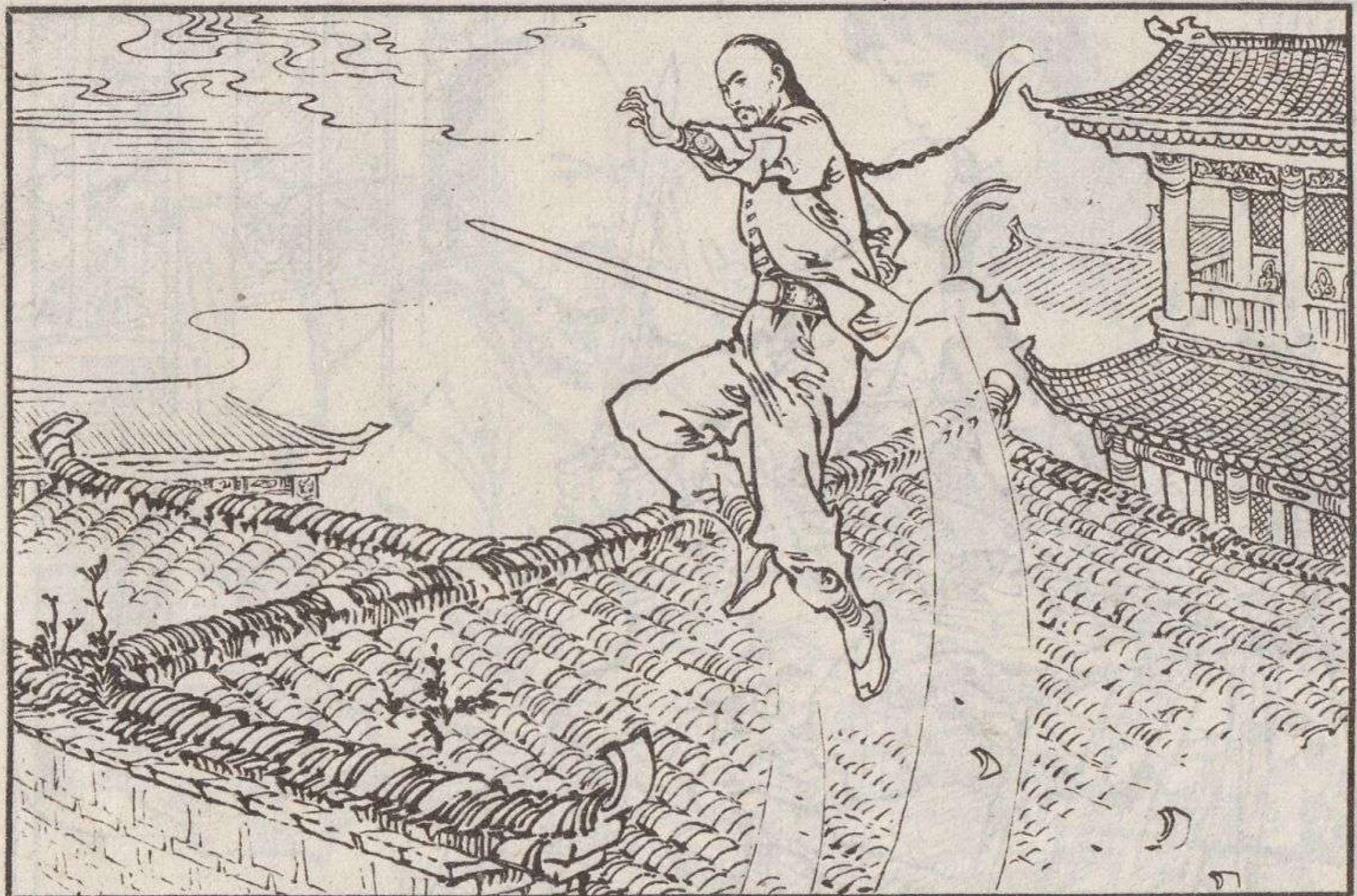
9 就在此时，忽然房门被推开，跌跌撞撞地走近一个人来，正是那位已经留书作别的陆老师。但见他脸色惨白，上半身满是血污，李沅芷惊叫道：“老师！”“关上门，别做声！”陆菲青说着便倒在椅子上，闭起眼睛不言语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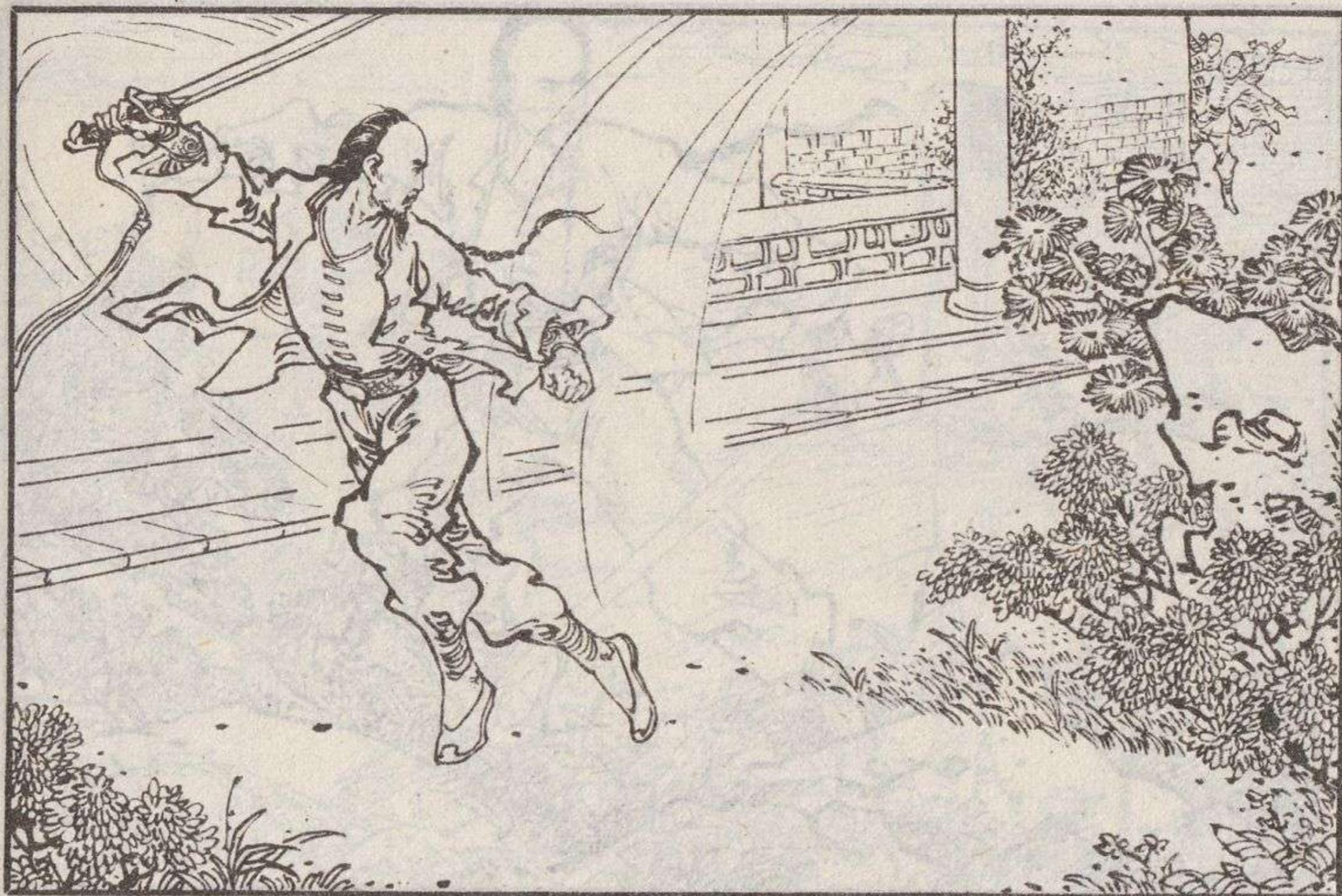
10 陆菲青缓了一口气，说道：“沅芷，你我师生三年，总算相处不错。我本以为缘份已尽，哪知道还要见面。我这件事性命攸关，你能守口如瓶吗？”李沅芷道：“老师，我听你吩咐。”陆菲青道：“你告诉你父亲，说我病了，要休息半个月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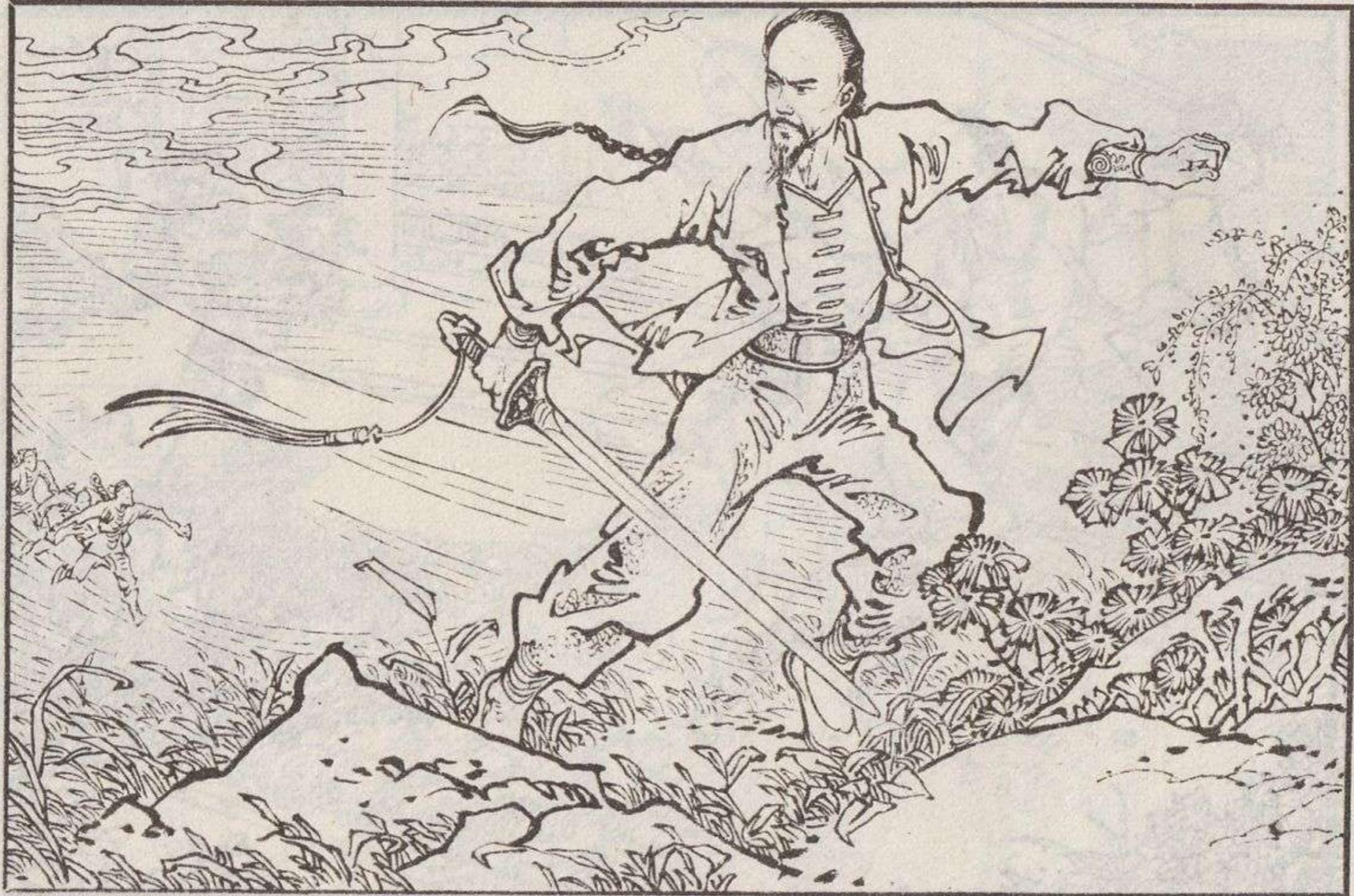
11 原来昨晚，陆菲青心想行藏已露，此地不可再居，决定留书告别。忽然窗外一响，陆菲青将白龙剑轻轻拔出。只听窗外有人发话道：“陆老头儿，躲在这里做教书匠，就找不到你吗？乖乖跟爷们上京里打官司去吧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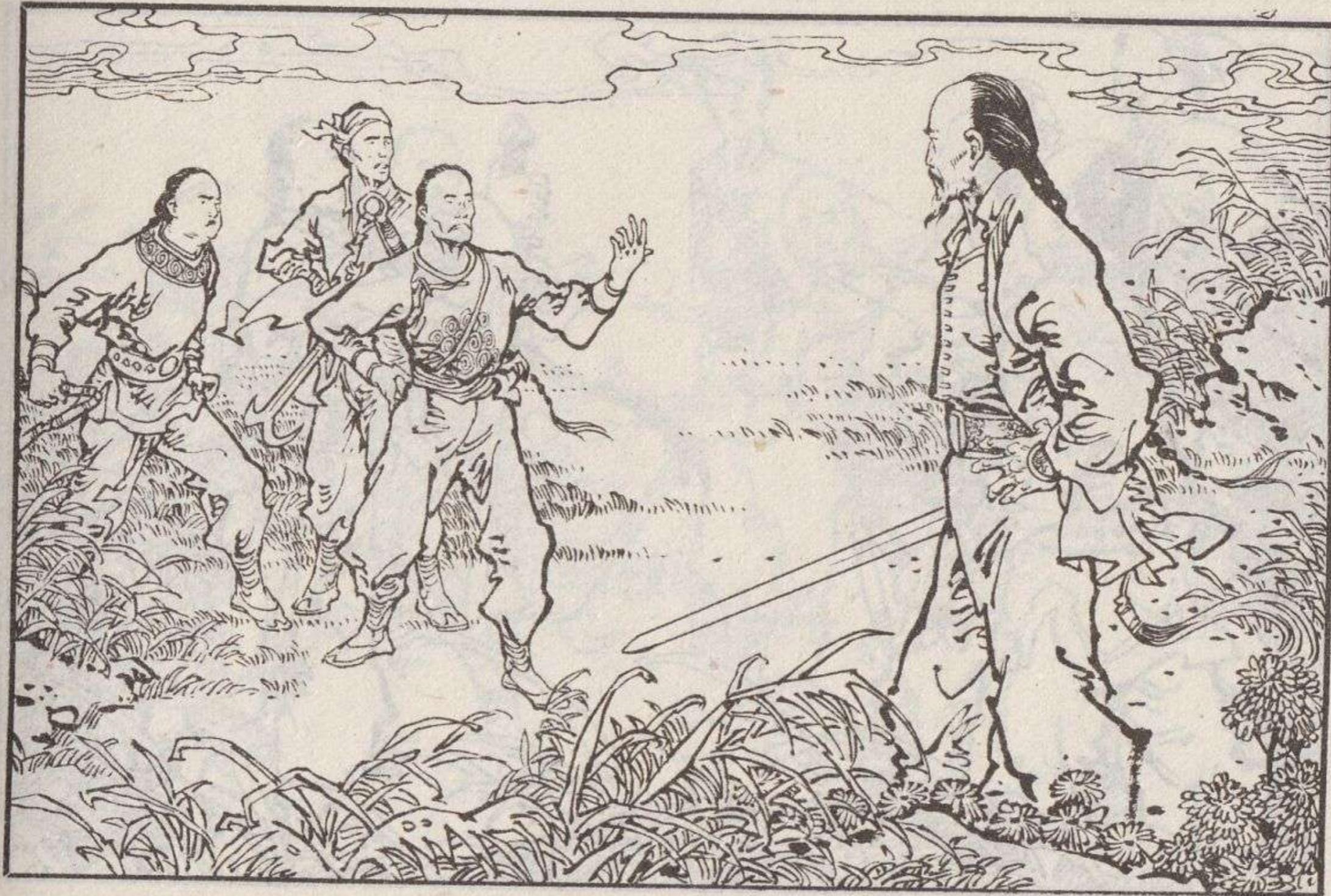
12 陆菲青心知来人当非庸辈，也决不止一人，当下施展壁虎游墙功，悄声沿壁直上，抓住天窗格子，喀喀两声，拉断窗格，运气挥掌一击，于瓦片纷飞之中跳上屋顶。



13 只听下面的人“咦”了一声，一枝甩手箭打了上来。陆菲青侧身一让，低声喝道：“朋友，跟我来。”便展开轻功提纵术向郊外奔去，回头只见三条人影先先后后地追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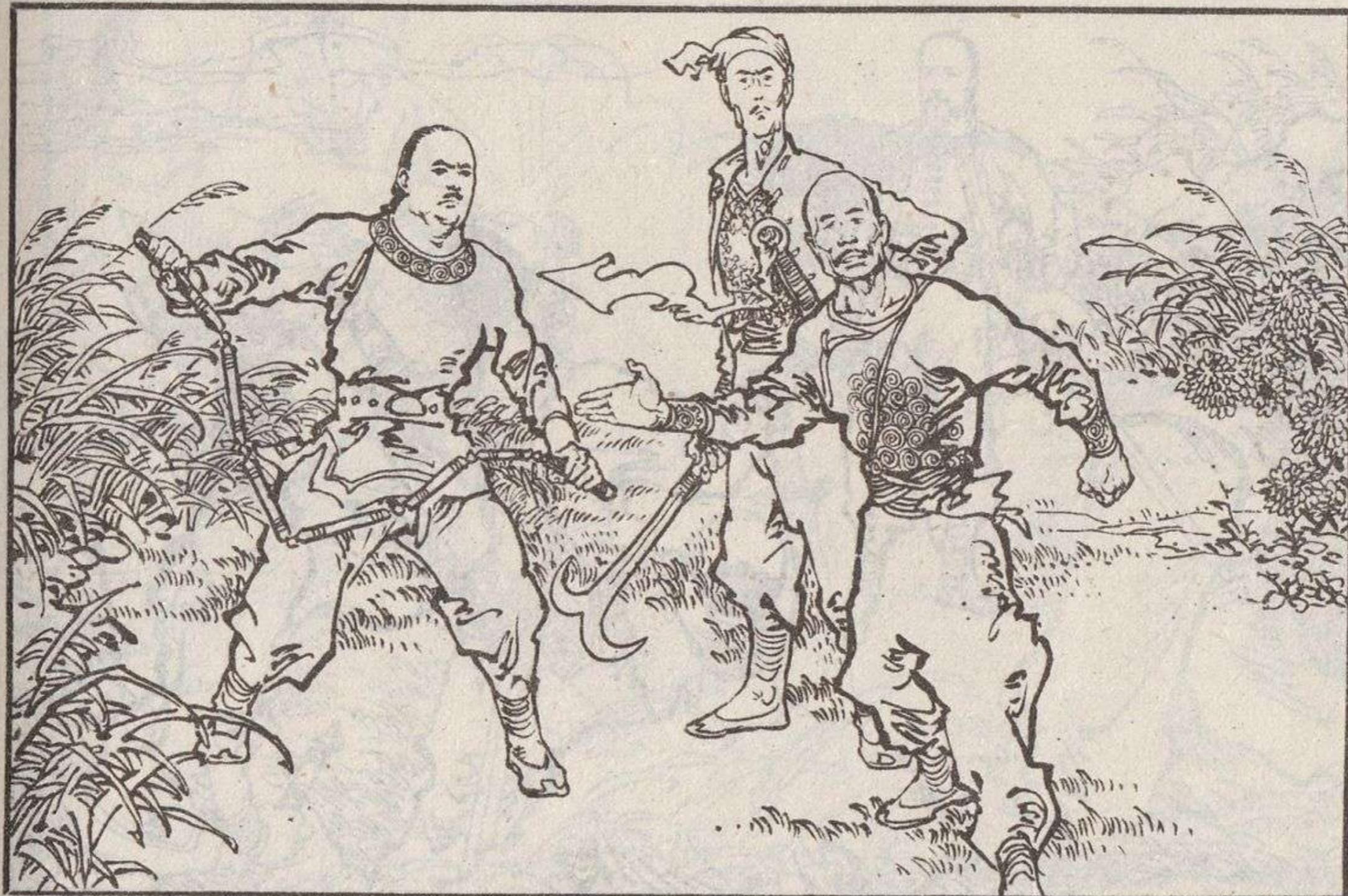
14 陆菲青一口气奔到城西一座山冈上来。他把敌人引到这荒僻之地，以免惊动东家府里，同时把来人全数引出，免得中了对方暗算，奔跑之际，也可察知敌方人数和武功强弱。适才听后边的脚步声，他已知其中一人颇为了得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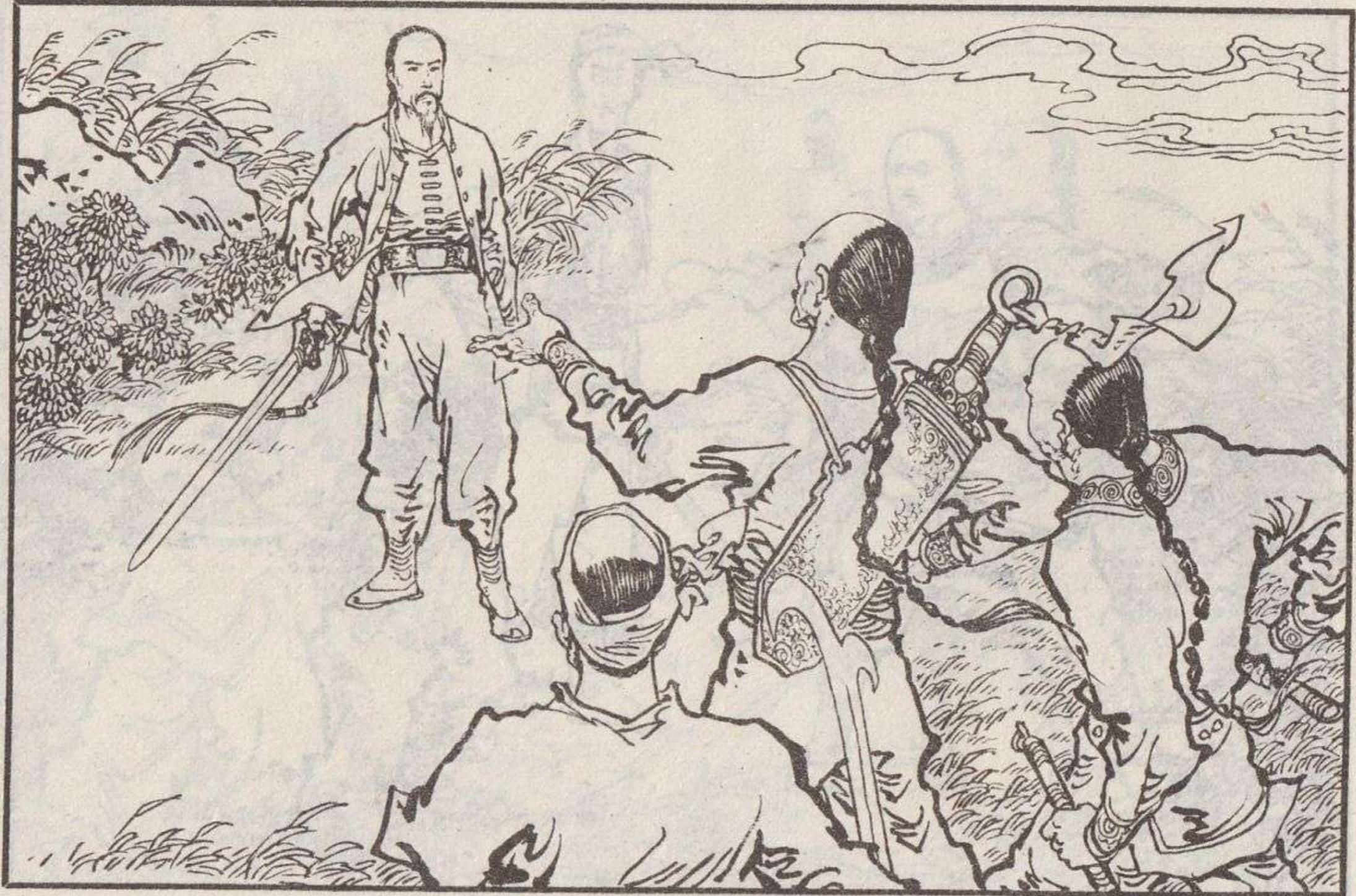
15 陆菲青立定冈上，三名追兵先后赶到。为首的当先发话道：“陆老英雄，可认得焦文期么？”说话人又矮又瘦，五十多岁，是关东六魔中的第三魔。十八年前陆菲青曾碰见他滥杀无辜，出手制止，当时手下留情，只打了他一掌。



16 挨这一掌，焦文期认为奇耻大辱，誓报此仇。这次他受一宦家之聘，赴天山北路寻访一个要人，途中无意间得知陆菲青踪迹，便邀来两名高手，前来捉拿仇人。只见陆菲青拱手道：“原来是焦三爷。这两位是谁？请三爷引见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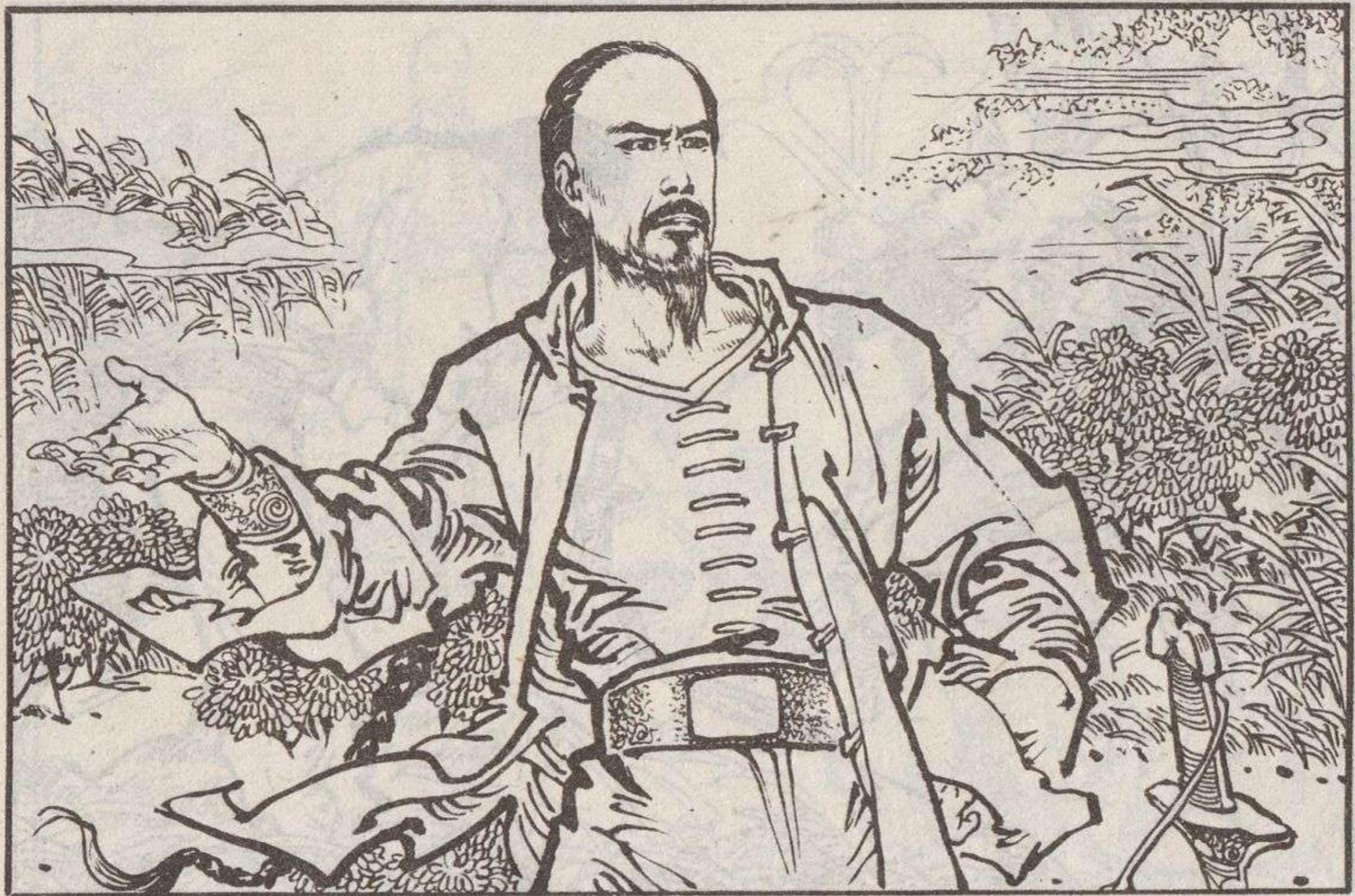
17 焦文期皮笑肉不笑地哼了一声，指着那胖子道：“这是我盟弟罗信，人称铁臂罗汉。”又指着那位高身材的人道：“这是两湖豪杰玉判官贝人龙。他俩都是陕西巡抚府中的人。”陆菲青道：“半夜三更，有劳三位过访，不知有何见教？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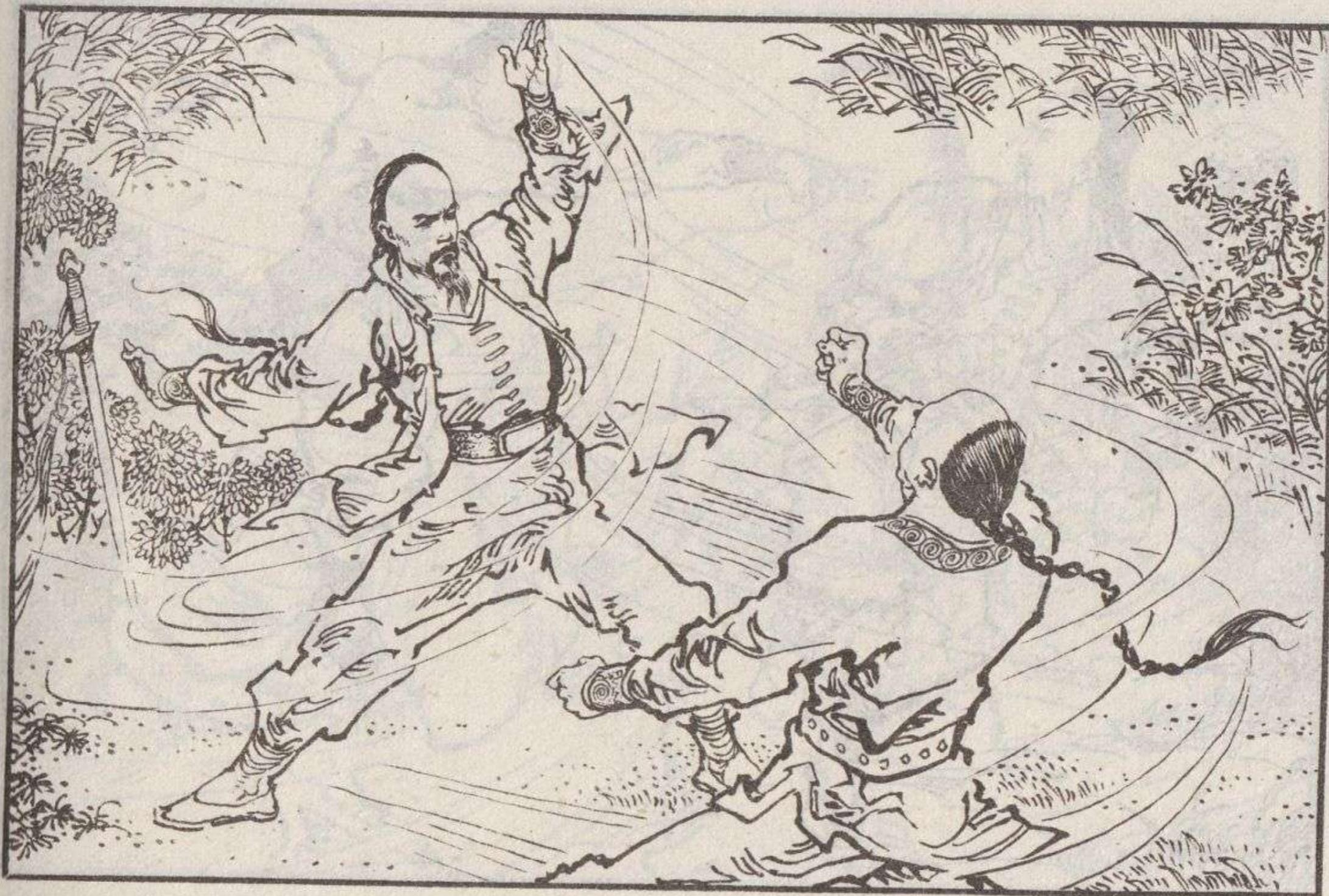
18 焦文期冷然道：“十八年前，在下拜领过你老一掌之赐。这几年多学了几招毛拳，又想请教你指点，这是为私；朝廷里要请你去了结几件公案，我兄弟三人专程来访，促请大驾，这是为公。”



19 陆菲青明知今晚非以武力决胜败不可，但他这些年来饱经忧患，处事更加稳重，又拱手说道：“焦三爷，你我都是五十多岁的人了。当年在下得罪你之处，这里给你赔礼了！”说罢深深一揖。贝人龙“呸”了一声，骂道：“不要脸！”



20 陆菲青眸子一翻，森然道：“陆某行走江湖数十年，没有做过一件给武林朋友瞧不起的事，有什么不要脸的地方？你们要拿我这几根老骨头去升官发财，嘿嘿，请来拿吧！”他目光依次从三个人脸上扫过，说道：“哪一位先上？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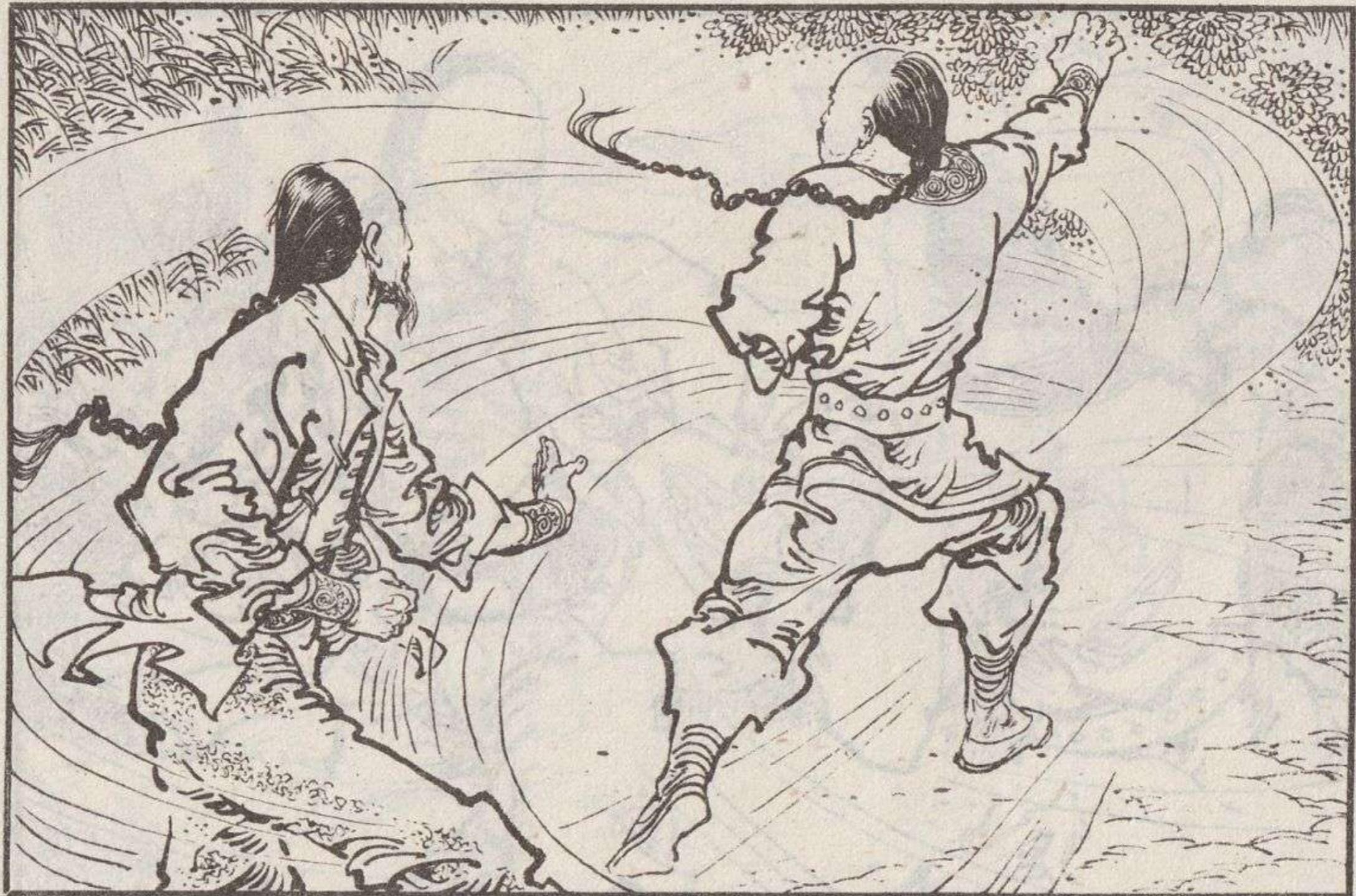
21 大胖子罗信大喝一声冲过来，对准陆菲青面门就是一拳。陆菲青不闪不让，待拳到面门数寸，突然发招，左掌直切敌人右拳脉门。罗信料不到对方来势神速，连退三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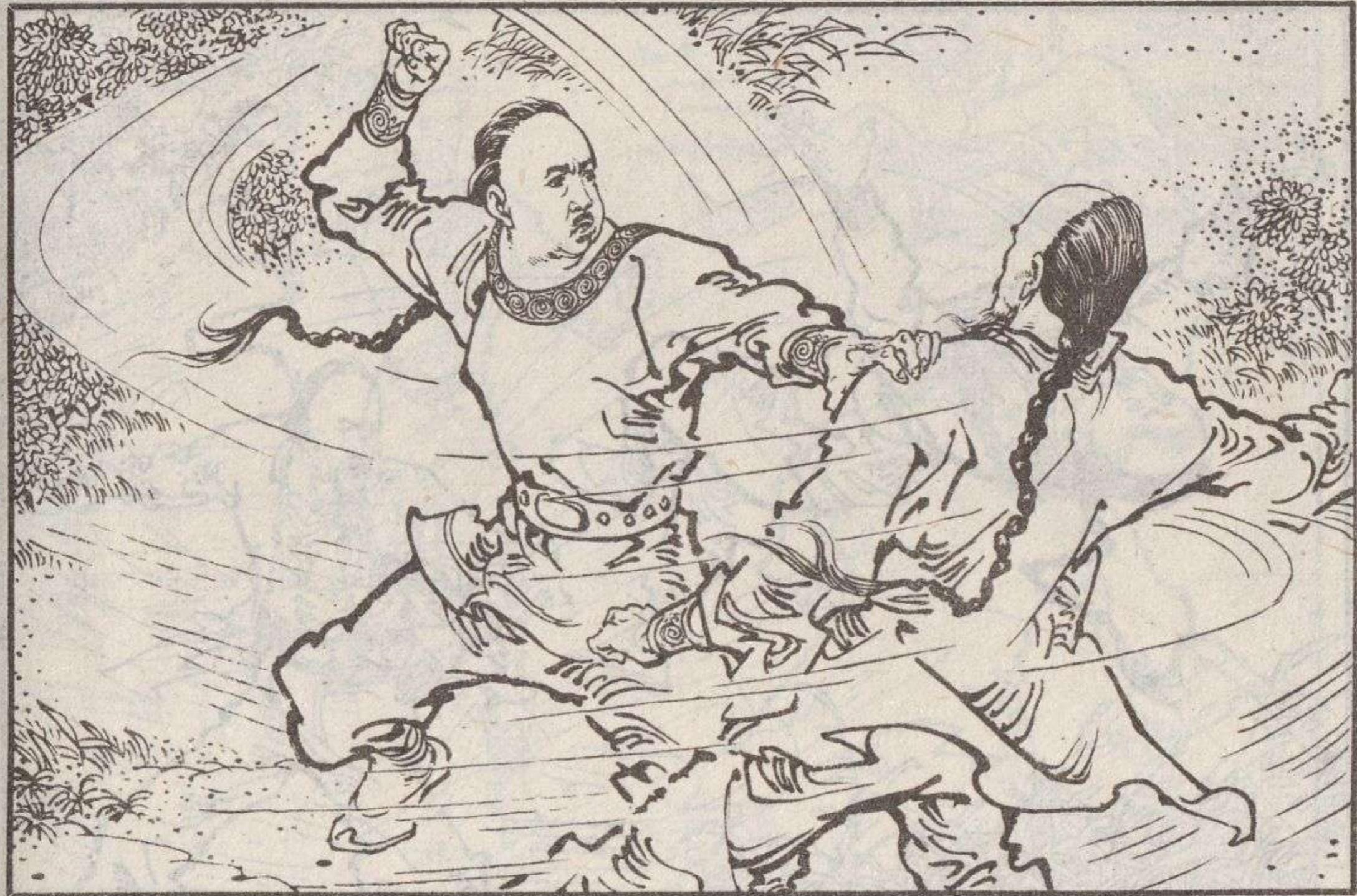
22 罗信定了定神，施展五行拳又猛攻过来。一招甫发，次招又到，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五行相生相克，连续不断。他数击不中，突发一拳，使五行拳“劈”字诀，劈拳属金，劈拳后又施“钻”拳，钻拳属水，长拳中称“冲天炮”，冲打上盘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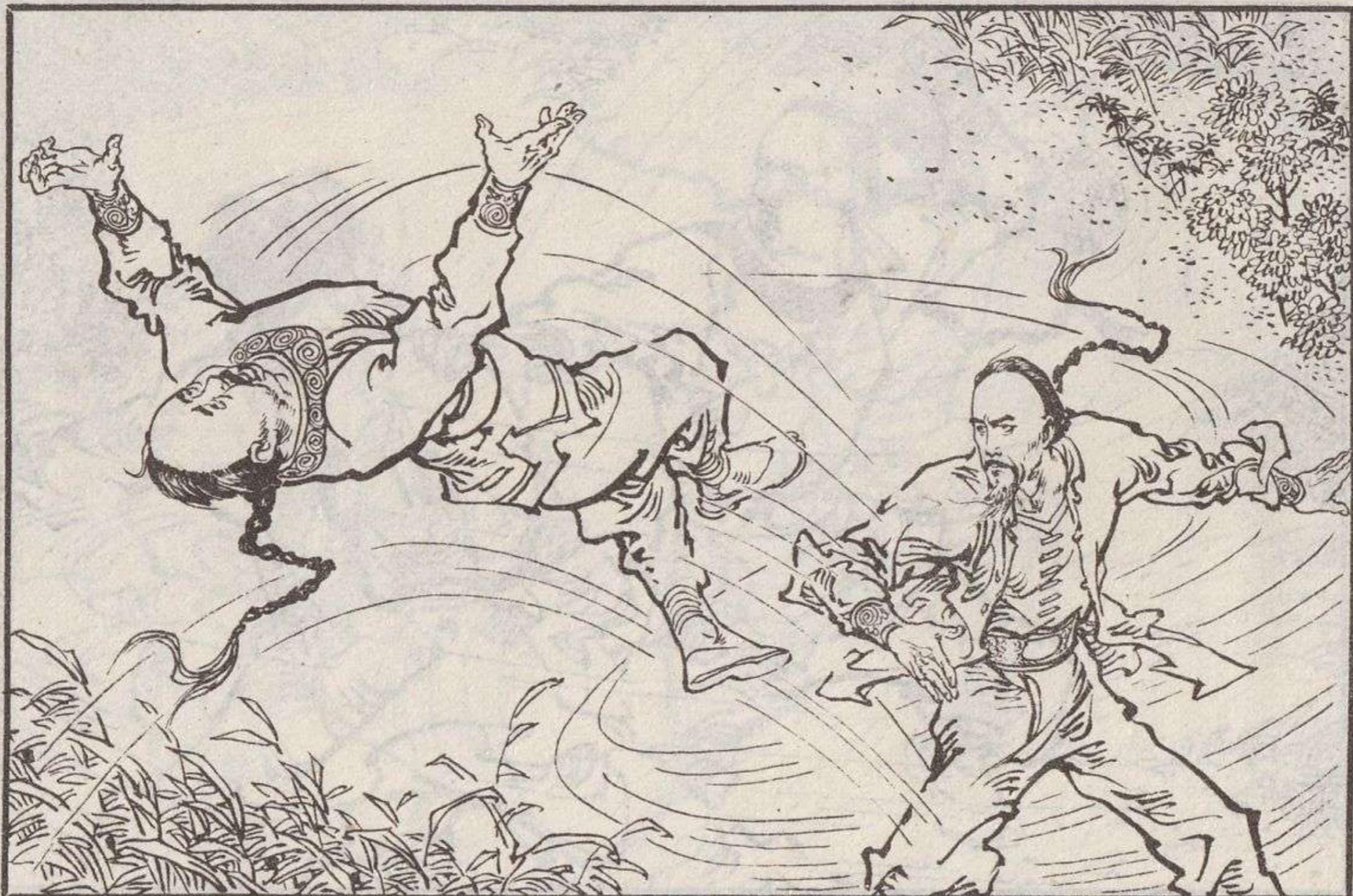
23 陆菲青的招术似慢实快。一瞬间，两人已拆了十多招。以罗信武功，怎能与他拆到十招以上？只因陆菲青近年来深自收敛，知道罗信这些人只是贪图功名利禄，所以不愿伤他性命，出手之际，颇加容让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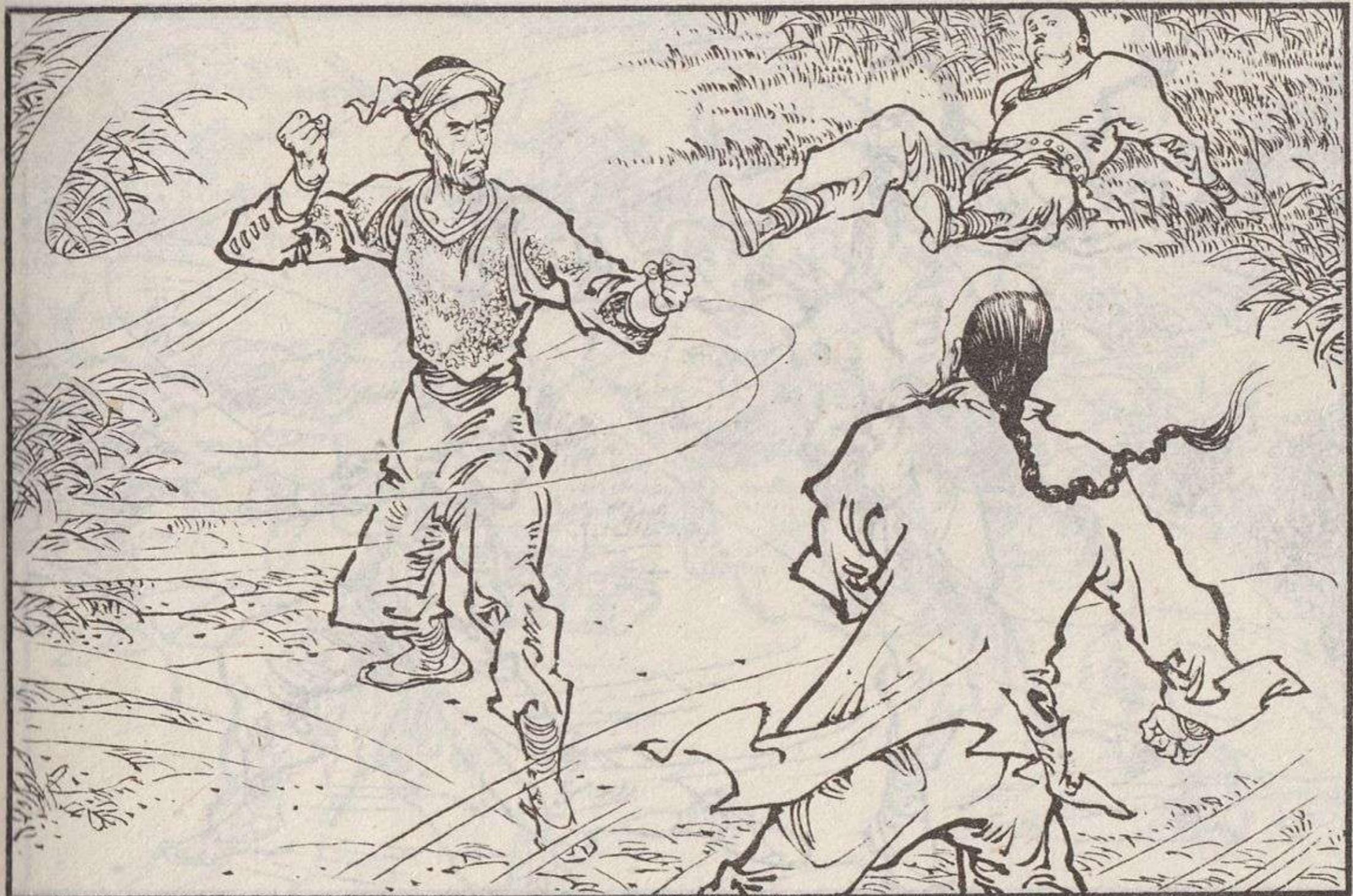
24 这时罗信正用“崩”拳一挂，接着“横”拳一闪，忽然不见了对方人影，急忙转身，见陆菲青已绕到他身后，情急之下，便想拉对方手腕。他自恃身雄力大，不怕和对方硬拼，哪知陆菲青长袖飘飘，倏来倏往，连衣衫也没有碰上半点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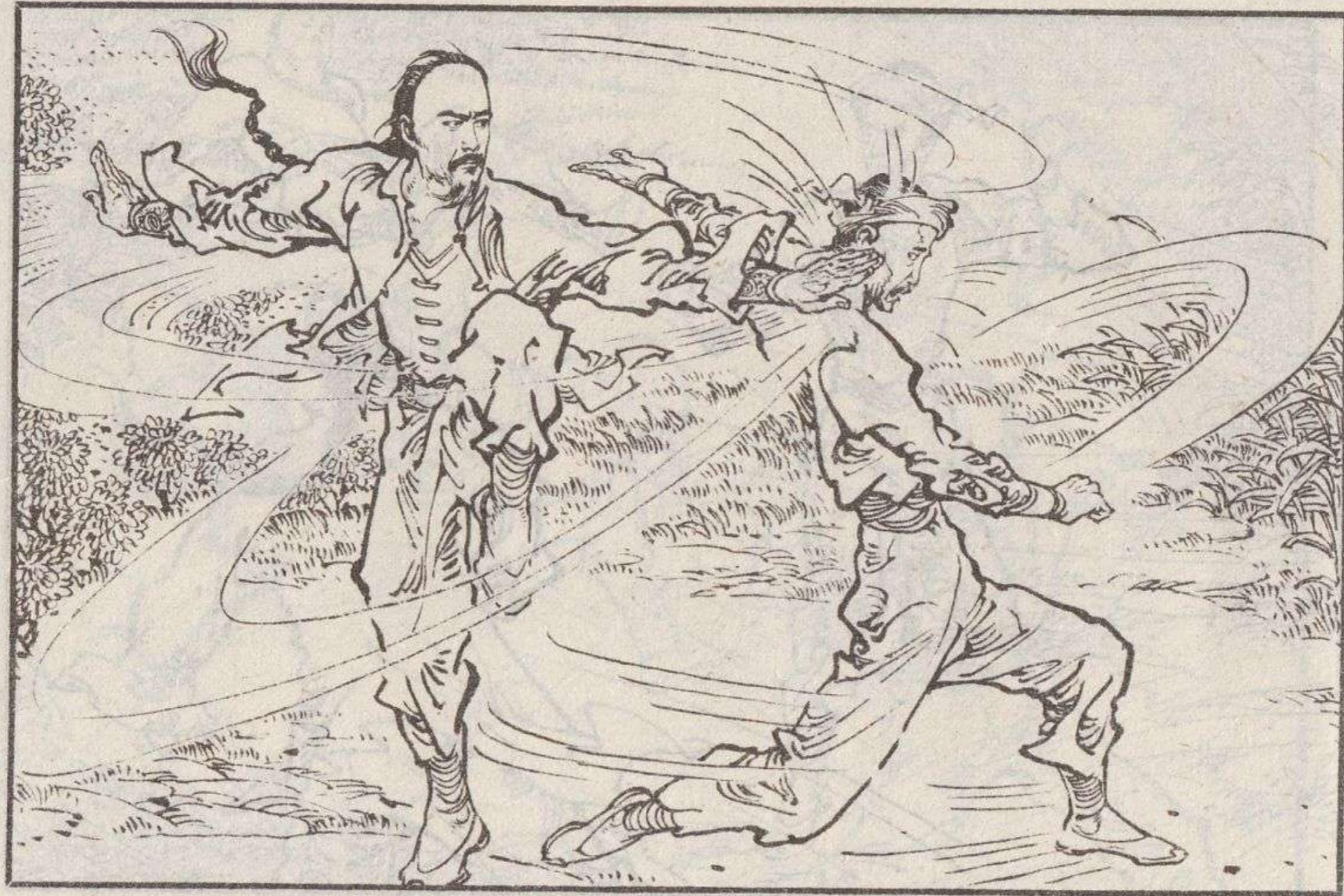
25 罗信发了急，拳势一变，以擒拿双手急抓。陆菲青也不还招，只在他身边转来转去。数招之后，罗信见有机可乘，右拳挥出，料定陆菲青必向左避让，随即伸手向他左肩抓去，果然一抓到手，心中大喜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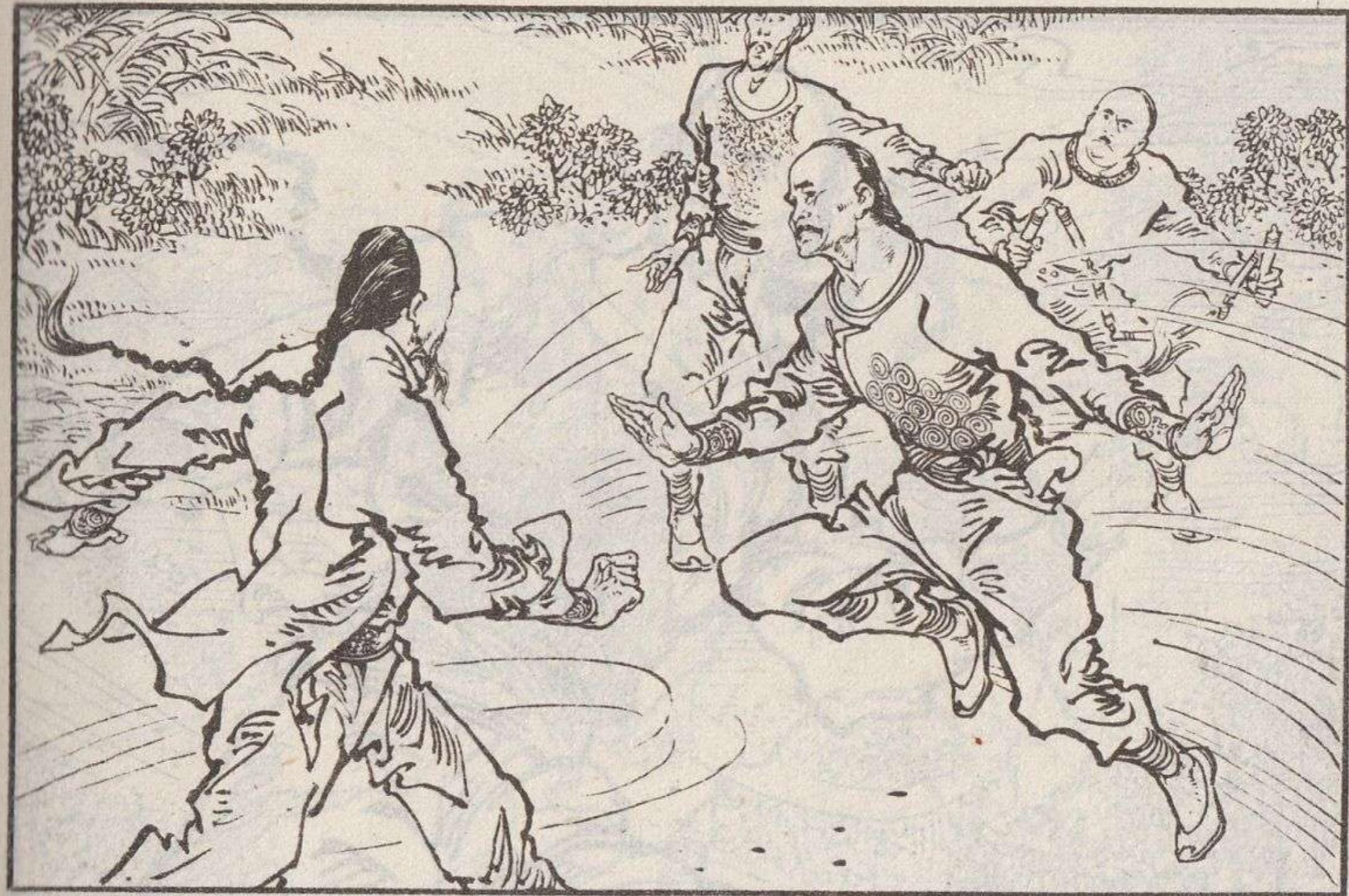
26 哪知这么一抓，自己一个肥大的身躯竟平平横飞出去，“砰”的一声，重重实实地摔在两丈之外。原来陆菲青使的是内家拳术中的上乘功夫，叫做“沾衣十八跌”，乃当年“千跌张”传下的秘术，其实也只是借势用劲之法。



27 焦文期见罗信被摔得直愣愣地发呆，双眉一皱，低声喝道：“罗信弟起来！”贝人龙一心只想拿到钦犯，让都督给他保荐一个功名。此时，他冷不防地扑上前去，一招“双龙抢珠”，双拳向陆菲青击去。



28 陆菲青身子一晃，人影无踪。贝人龙忽觉背上被人一拍，只听得背后传来话音：“你再练十年！”贝人龙急转回身，不意脸上啪啪两声耳光，脸颊顿时肿了起来。陆菲青只是为了教训小辈的无礼，未加劲力，否则，贝人龙便会筋碎骨断。



29 焦文期眼见贝人龙吃亏，一个箭步跳上，人未到拳风先到。陆菲青知道这关东六魔中第三魔非其余两人可比，他的钉琵琶手得自洛阳韩家真传，非同小可，当下便施展本门无极玄功拳，小心应付！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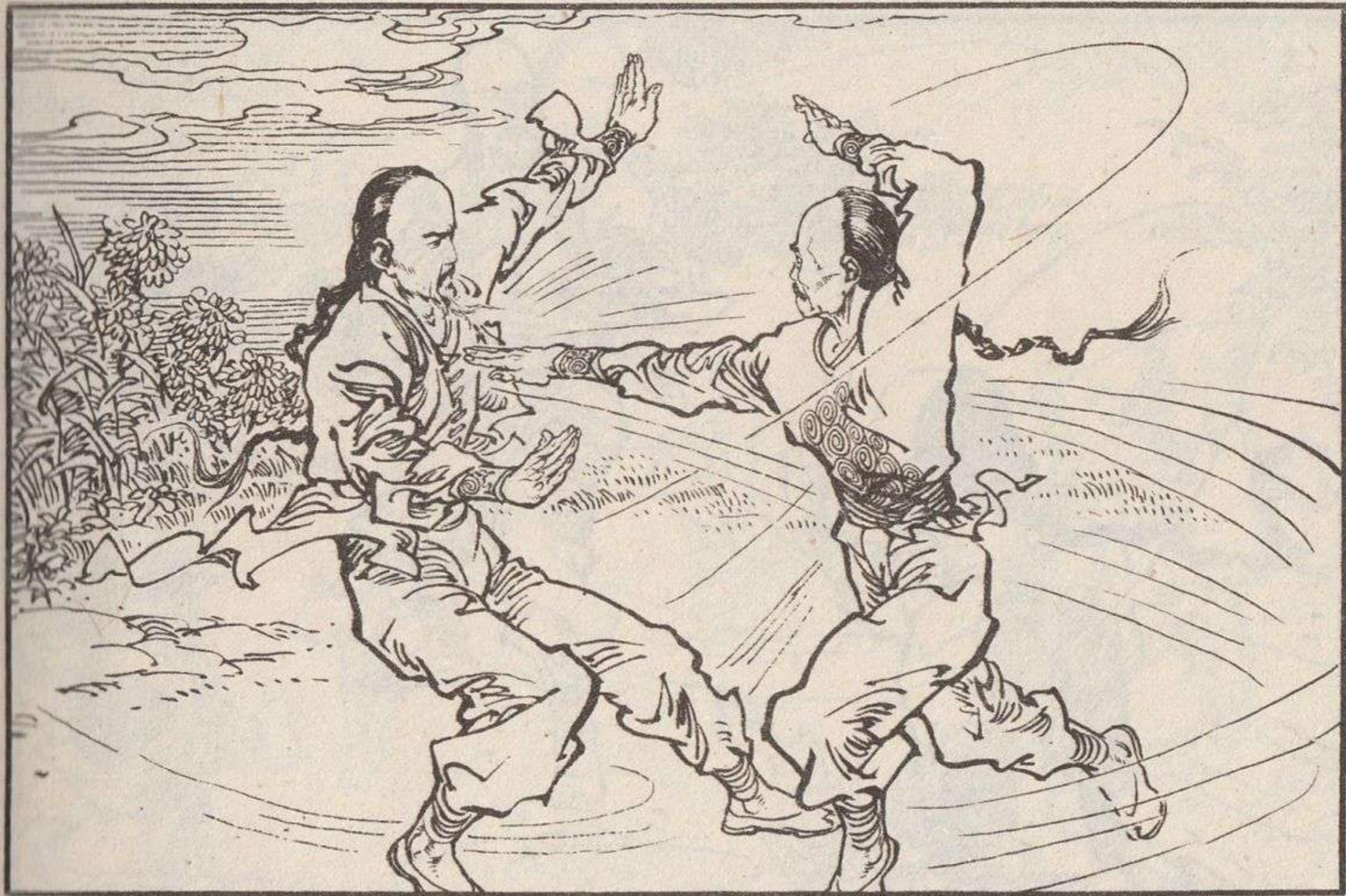
30 焦文期一心报仇，这些年来在铁琵琶手上狠下功夫，本领已今非昔比。他一记“手挥五弦”向陆菲青拂去，出手似乎轻飘无力，可是虚虚实实，柔中带刚，一临近身就骈指似铁，实兼铁沙掌和鹰爪功两家之长。



31 陆菲青低喝一声：“好！”一个“虎纵步”，闪开正面，已到焦文期右肩之侧，右掌一招“划手”，向他右腋击去。焦文期急忙侧身分掌，用“琵琶遮面”式，左掌护身，右手“刀枪齐鸣”，弓起食中两指向陆菲青点去。



32 两人拆得七八招，陆菲青突然身形一矮，一个“印掌”，掌风飒然，已沾对方前襟。他心存厚道，见焦文期十年功夫，不忍使之废于一旦，这一掌只使了五成力，盼他自知惭愧就此引退。



33 焦文期明知对方容让，竟然趁势直上，乘着陆菲青手掌将缩未缩、前胸门户洞开之际，突然左掌“流泉下山”，五指已在他左乳下猛力一戳。陆菲青出于不意，无法闪避，竟中了铁琵琶手的毒手。



34 陆菲青毕竟是武当名家，虽败不乱，双手一错，紧封门户，连连解去焦文期的顺势进攻，稳步倒退。他调神凝气，不敢发怒，自知身受重伤，稍一暴躁，今夜难免命丧荒山。



35 焦文期得手，那肯让对方有喘息之机，铁琵琶手中的厉害招术一招紧似一招。陆菲青低哼一声，白龙剑出手，刷刷三招，全是进手招数。焦文期连闪带跳，避了开去，大叫：“并肩上啊，老儿要拼命了！”



36 贝人龙也不说话，一对吴钩剑分上下两路，向陆菲青攻来。吴钩剑名虽是剑，实是双钩，除了钩法中的钩、拉、锁、带之外，还夹着双剑的套路。陆菲青见双钩一出，当即留神，展开柔云剑术中的“杏花春雨”，“三环套月”，连连进攻。



37 罗信取出七节铜鞭，也加入战团。陆菲青剑走轻灵，削他手指，罗信“啊”的一声，跳了开去。焦文期使出铁琵琶，向陆菲青后脑砸去。这兵器两边锋利，攻时如铁斧，守时如盾牌，腹中藏有十二枚琵琶钉，一物三用，确实厉害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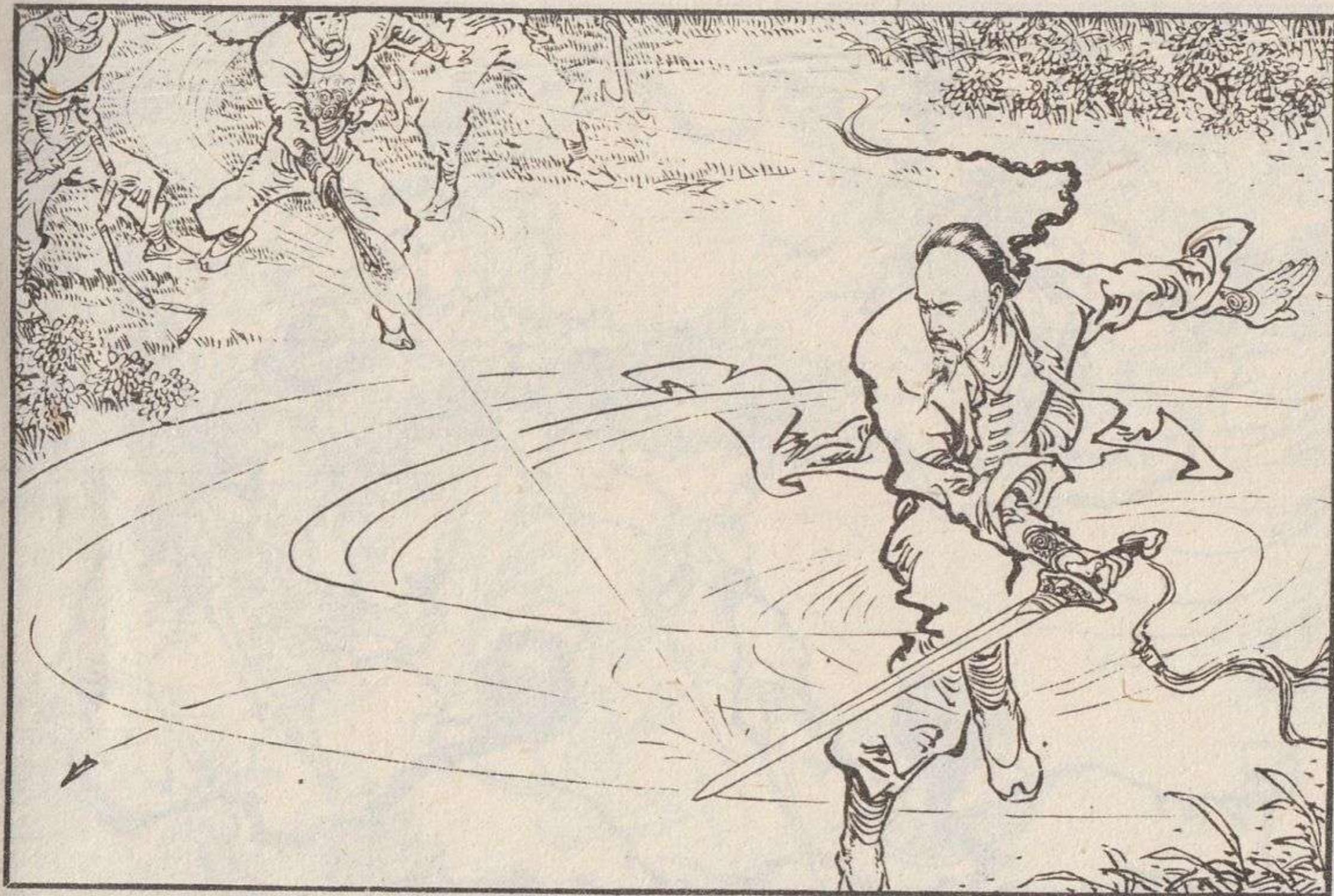
38 陆菲青听得脑后风生，侧首向左，铁琵琶打空，回手就是一剑。他柔云剑术连绵不断，焦文期横铁琵琶硬挡，白龙剑顺铁琵琶之势又攻了过来。柔云剑术的妙诣就是在一招之后，第二招顺势而来，如同柔丝不断，春云绵绵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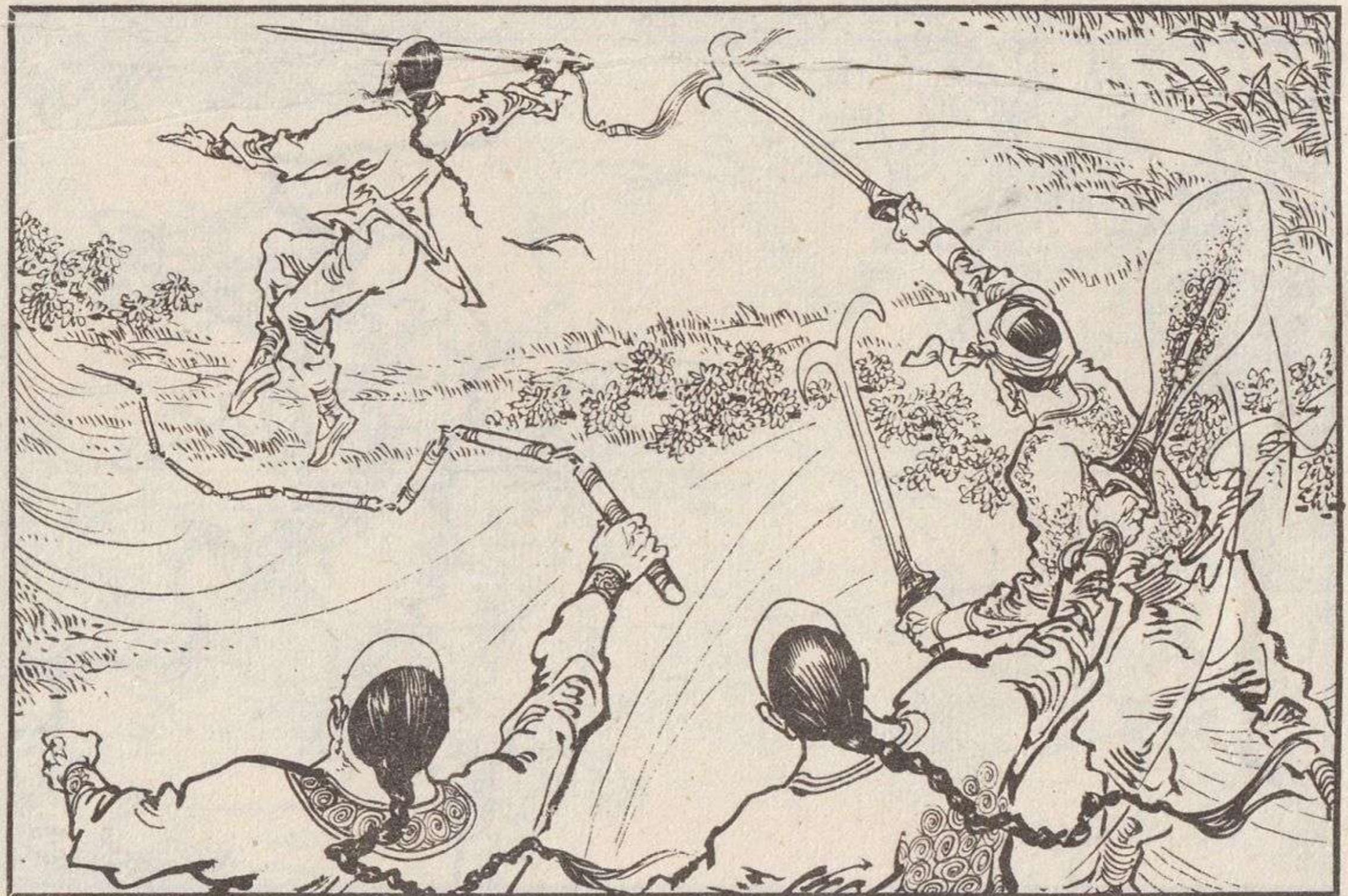
39 贝人龙和罗信见焦文期被逼得手忙脚乱，忙从陆菲青后面分左右两侧夹攻而来，三人将他裹在中间。陆菲青一柄白龙剑四面八方把自身笼罩住了，任凭对方三人如何变招，再也攻不进来。



40 陆菲青渐觉内伤发作，胸口隐痛，久战势必不利。于是他向罗信刷刷两剑，待罗信急闪退避露出空隙之时，白龙剑“满天花雨”四下圈挥，一个箭步，跳出包围，施展轻功提纵术向山下跑去。



41 焦文期一按铁琵琶下的机关，三枚琵琶钉带着一股劲风向他背心射来。陆菲青挥剑打落射向上盘的两枚琵琶钉，又躲开了射向下盘的一枚。他知道琵琶钉上全是倒刺，射进肉里，有如生根，伸手去接，亦上大当。



42 他躲过暗器，正想飞奔下山，哪知一个踉跄，一口气竟然提不上来，同时胸口剧痛，眼前一片昏黑。焦文期等三人见他脚步散乱，知他内伤发作，心中大喜，又围了上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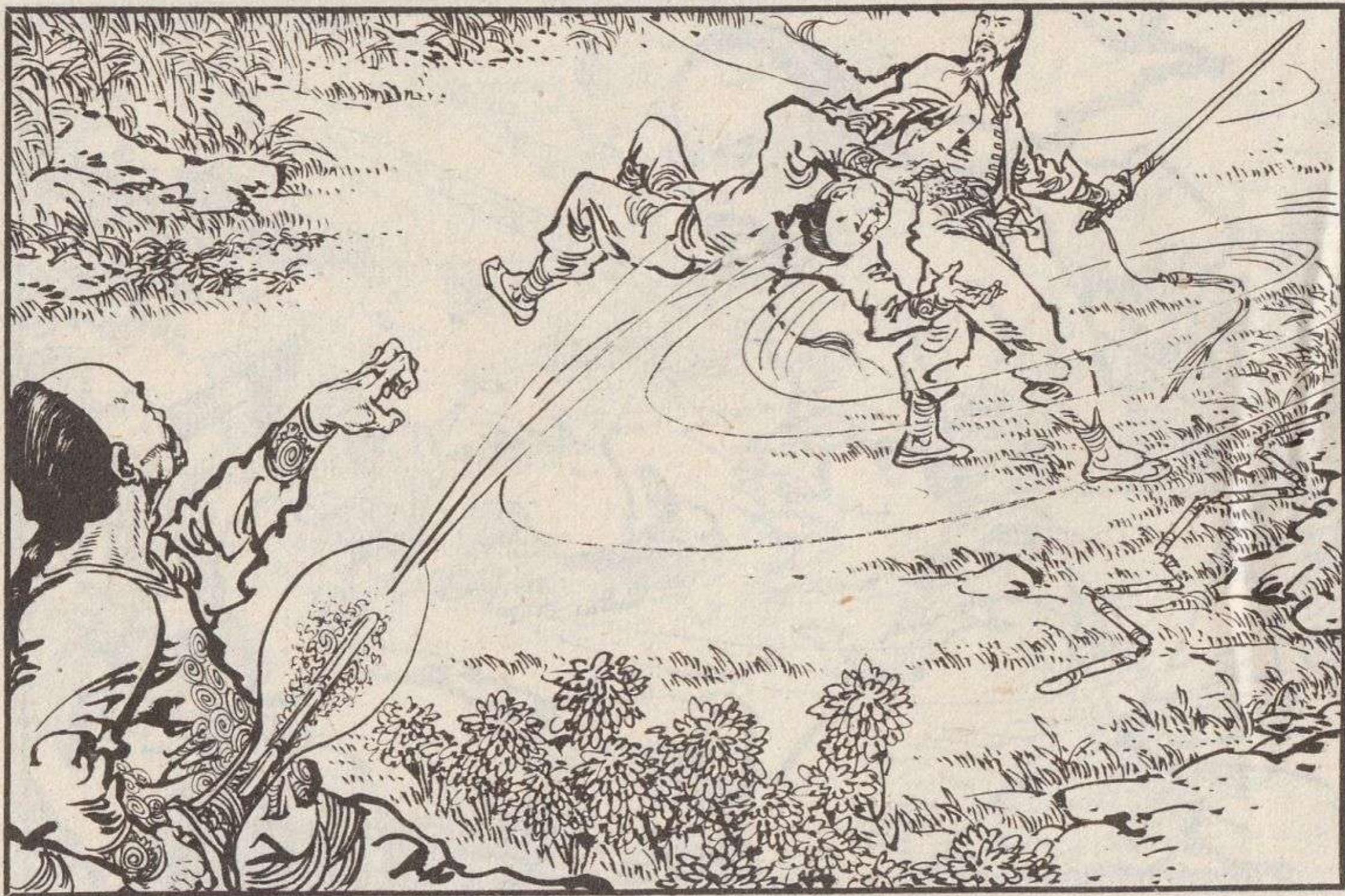
43 陆菲青舞剑奋战，四人又拆了十几招。陆菲青发觉右膀一用力，牵得左胸剧痛，当下剑交左手，一路左手剑向焦文期逼去。他这左手剑全是反手招术，焦文期出其不意，连退数步。



44 陆菲青又以左手剑“白虹贯日”向贝人龙刺去。贝人龙识得此招，急忙向右闪让，不料左手剑方位相反，顺势跟来，贝人龙躲闪不及，急中生智，一摔倒地，几个翻身，滚了开去。



45 陆菲青正待要赶，忽觉脑后风生，罗信的铜鞭“泰山压顶”砸了下来。陆菲青双脚不动，上身扭让，伸手疾探，闪电般地在罗信的“幽门穴”上一点。



46 罗信的穴道被点，顿时软倒，手一松，铜鞭余势不衰，打在山石之上，火花四溅。就在此时，焦文期的三枚琵琶钉已飞到身后。陆菲青躲避不及，随手拉起软瘫在地的罗信一挡。



47 “噗”的一声，三枚琵琶钉全部打中罗信，罗信顿时毙命。焦文期见暗器反而伤了自己的盟弟，急怒攻心，提起铁琵琶，狠狠向陆菲青砸去。贝人龙也挺双钩哇哇乱叫着攻了上来。



48 陆菲青长剑刺出，贝人龙见剑势凌厉，向左跃开，焦文期铁琵琶跟着砸到。陆菲青眼见如回身招架，贝人龙势必又上。他不回头，俯身向前，虽将铁琵琶来势消了大半，但铁琵琶刃锋还是在他左肩上划了一条大口子。



49 焦文期正在得意，忽见白光闪动，白龙剑在面前急掠而过，直向贝人龙飞去。贝人龙大惊，举吴钩剑一挡，但陆菲青用足劲力，以大摔碑手重手法掷出，吴钩之力未能挡开，白龙剑自他前胸刺入，后背穿出，竟将他钉在地下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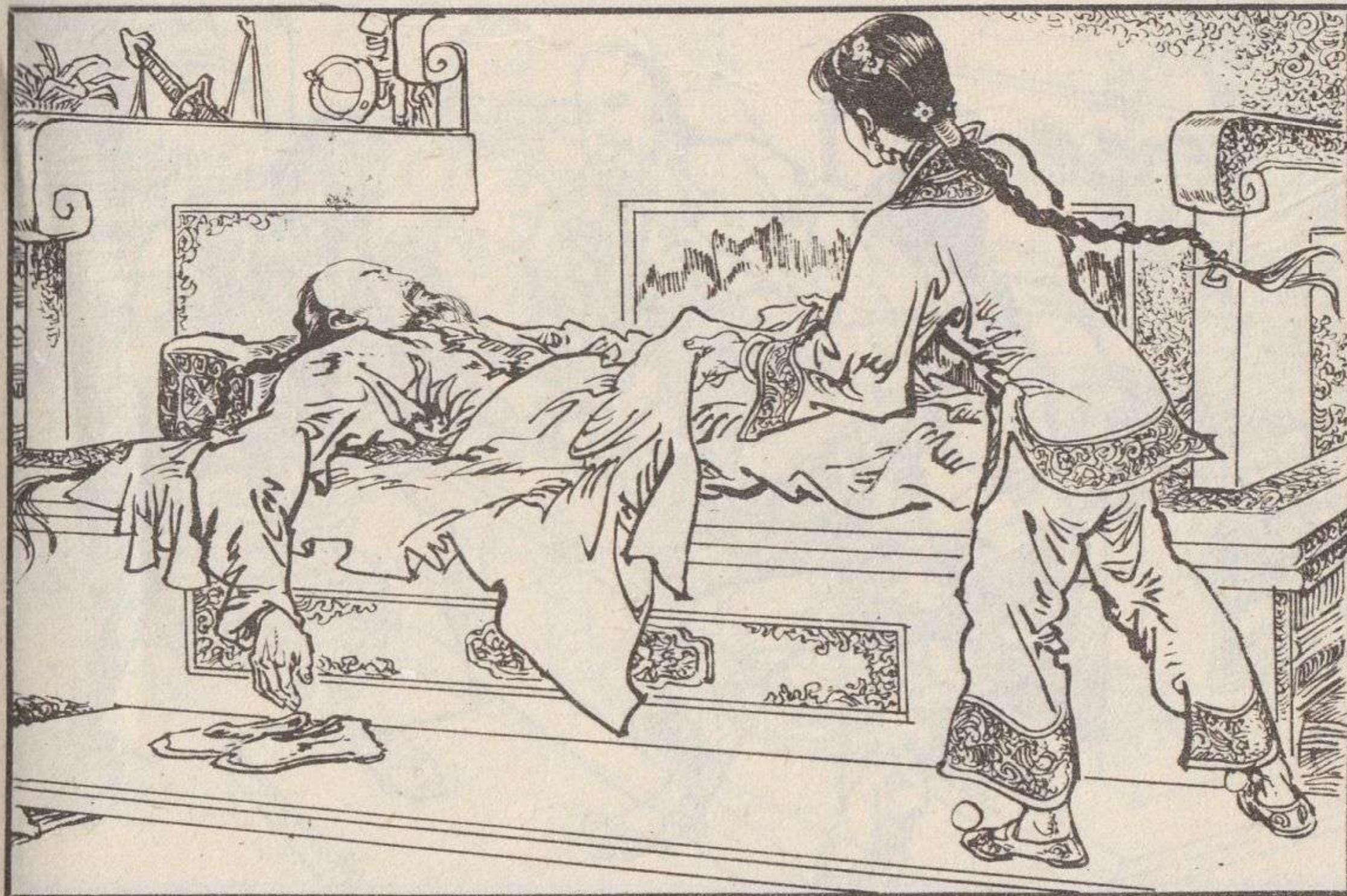
50 就在这一瞬间，焦文期未及收回铁琵琶，陆菲青突然回身一扬手，一把芙蓉金针向他脸上射去。这一下相距既近，出手又快，金针众多，万万无法闪避，焦文期只感到脸上一阵剧痛，眼前发黑，双目全被打瞎。



51 陆菲青乘他手在脸上乱抓乱摸之际，一个连枝交叉步，双拳“拗鞭”，当场将他毙于拳下。陆菲青施展平生绝技，以点穴手、大摔碑手、芙蓉金针，刹那间连毙三敌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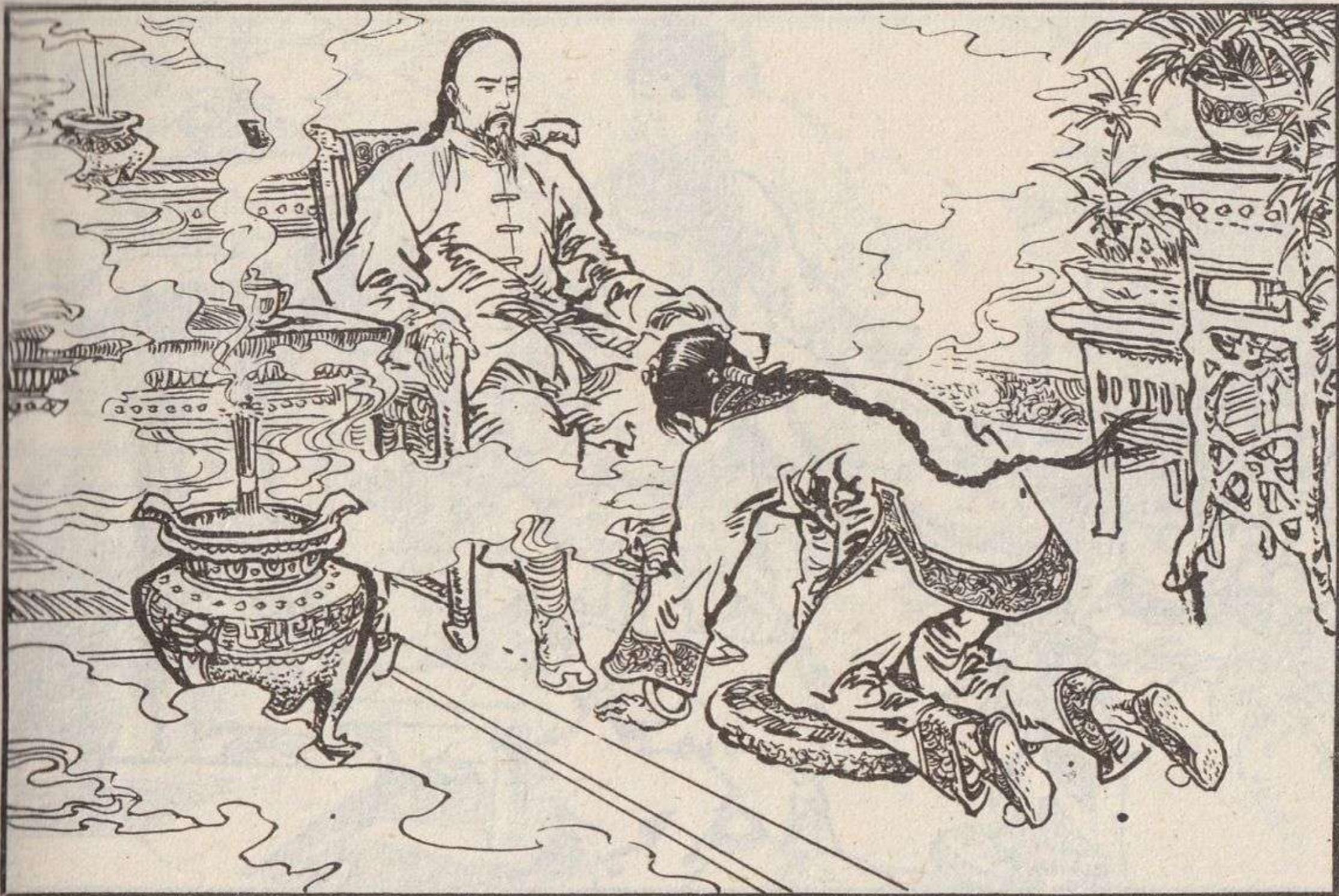
52 荒山上寒风凛冽，一勾残月从云中现出。陆菲青撕下衣襟，包扎好左肩上的伤口，静立调匀呼吸，然后将宝剑拔起，拭净入鞘。他生怕留下了线索，把焦文期脸上金针拔出藏好，然后把三具尸体抛入荒山冈下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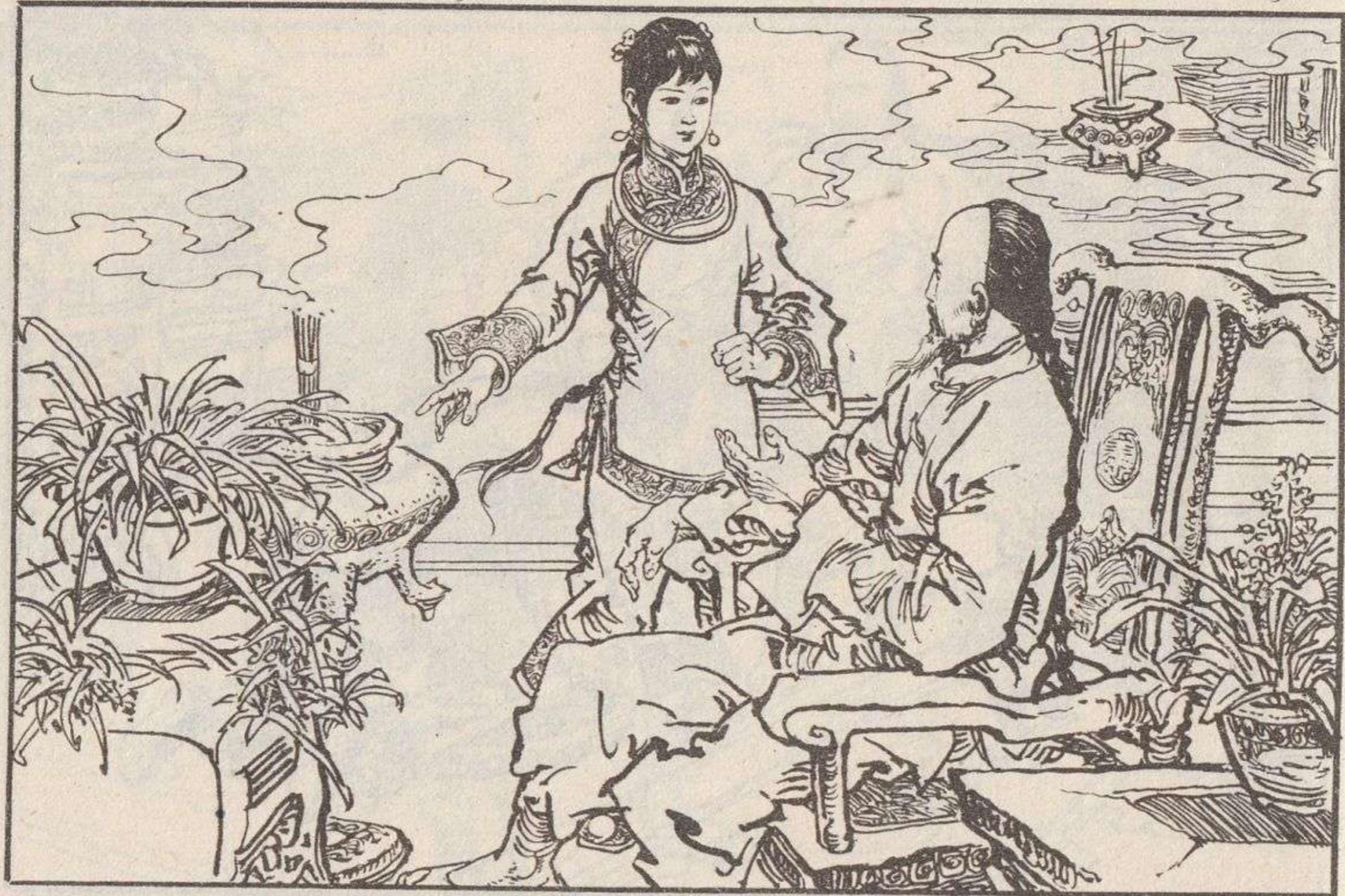
53 他气喘力竭，全身血污，自忖如去宿店，必定引人疑心，还是回到李家换衣洗净之后再行离去，哪知李沅芷清晨已在书房。等李沅芷退出后，他一倒上床，胸口奇痛，竟自昏了过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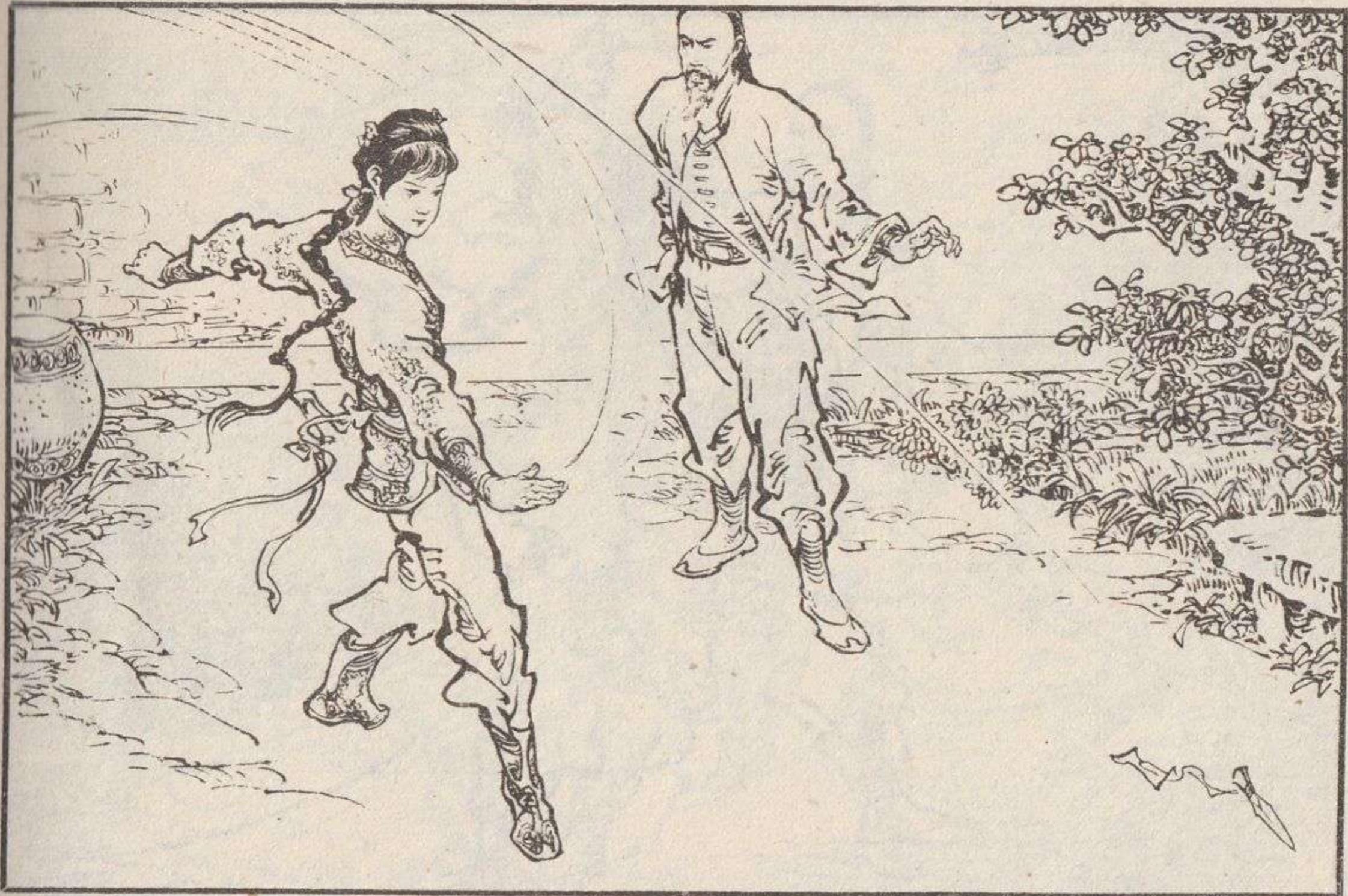
54 不知过了多少时候，陆菲青迷迷糊糊中只听有人呼叫：“老师，老师！”他缓缓睁开眼，见李沅芷坐在床前，一脸惊疑之色，旁边还有一位医生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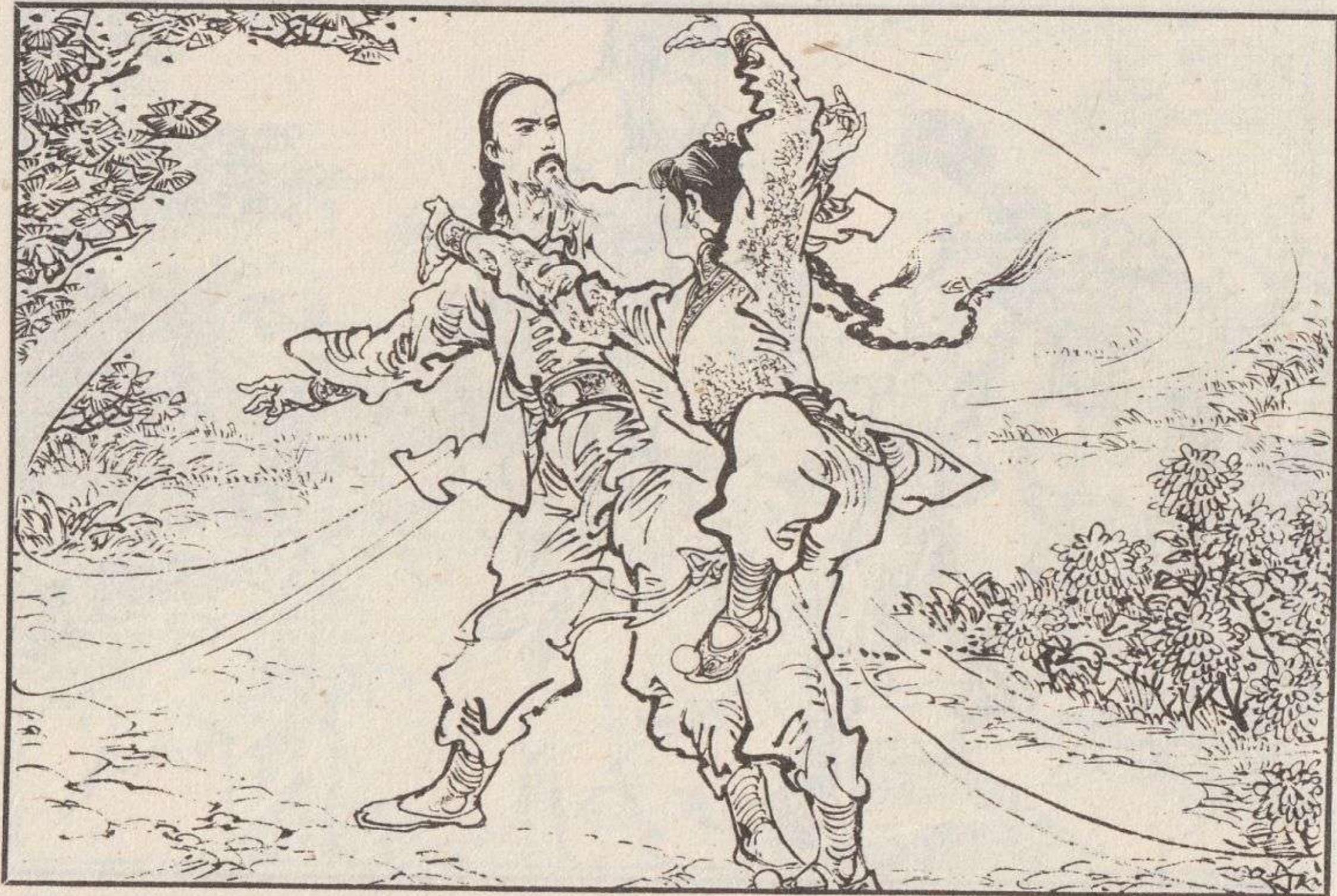
55 经过两个月的调养，陆菲青仗着他内功精纯，再加李沅芷央求父亲聘请名医，购买良药，内伤终于治好了。陆菲青感激李沅芷在大难期间对自己竭力尽心的护理，决定把芙蓉金针功夫传授给她。李沅芷大喜，忙行拜师之礼。



56 陆菲青说道：“你拜我为师，就得严守师门戒条，能做到吗？”
李沅芷说道：“弟子不敢违背老师的话。”陆菲青声色俱厉地道：“将来你长大成人，盼你明辨是非，分清好歹。你若是以我传教的武艺行凶作恶，我取你小命易如反掌。”



57 从那天起，陆菲青便以武当派的入门功夫相授，教她调神凝气，先自十段锦练起，再学三十二势长拳，既培力，亦练拳，等到无极玄功拳已有相当火候，再教他练眼、练耳、打弹子、发甩手箭等暗器的基本功夫。



58 匆匆两年有余，李沅芷既聪明又用功，进步极快。又过了两年多，陆菲青把柔云剑术和芙蓉金针功夫也都传授于她。五年之中，李沅芷把各种武技都学了个全，所差的就是火候未到，经验不足。她遵从师父吩咐，学武之事一句不露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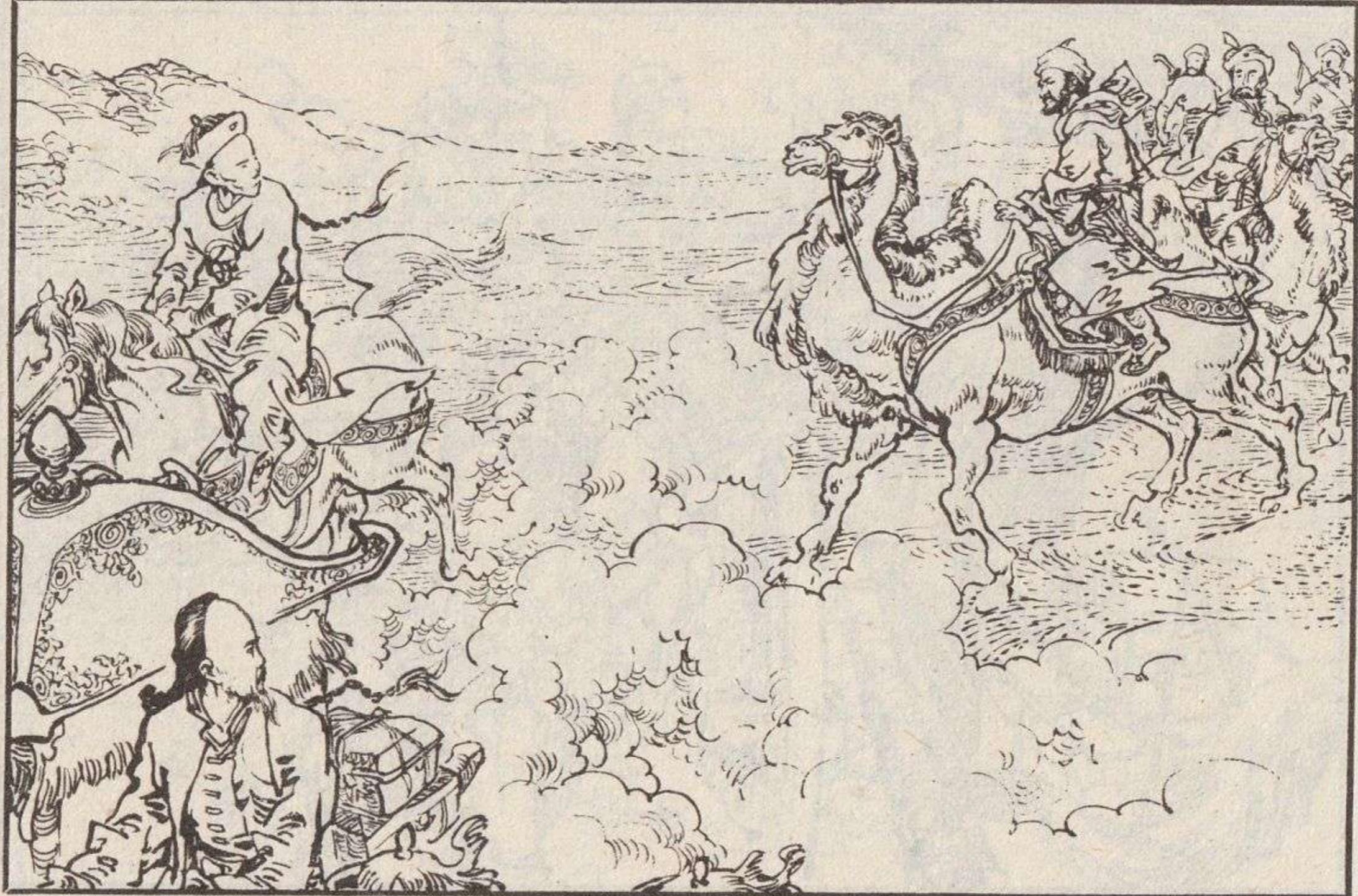
59 李沅芷父亲李可秀精明强干，官运亨通，因平定伊犁一役中有功，乾隆二十三年他由安西总兵升任浙江水陆提督。李可秀轻骑先行赴任，并派参将曾图南带领二十名亲兵护送家眷随后而来。



60 李沅芷自小生长在西北边塞之地，现今要到山明水秀的江南，
自是说不出的高兴，央求师父同去。陆菲青离内地已久，很想去
旧地重游，也就欣然应允。一行人共有十几匹骡马，奔驰在塞外
古道之上。



61 李夫人坐在轿车之中。李沅芷贪玩好动，嫌坐在轿车里气闷，但是官家小姐骑着马抛头露面，到底不象样子了，于是改穿了男装。这一改装，竟是异样的英俊风流，她说什么也不肯改回女装。李夫人只好笑着叹口气，由她去了。



62 李夫人怕大车快了颠簸，这队人马一直缓缓而行。只听得一阵驼铃响，尘土飞扬，一支沙漠商队赶了上来，约有十四骆驼夹着二三十匹马，乘者都是回人，高鼻深目，满脸浓须，头缠白布，腰悬弯刀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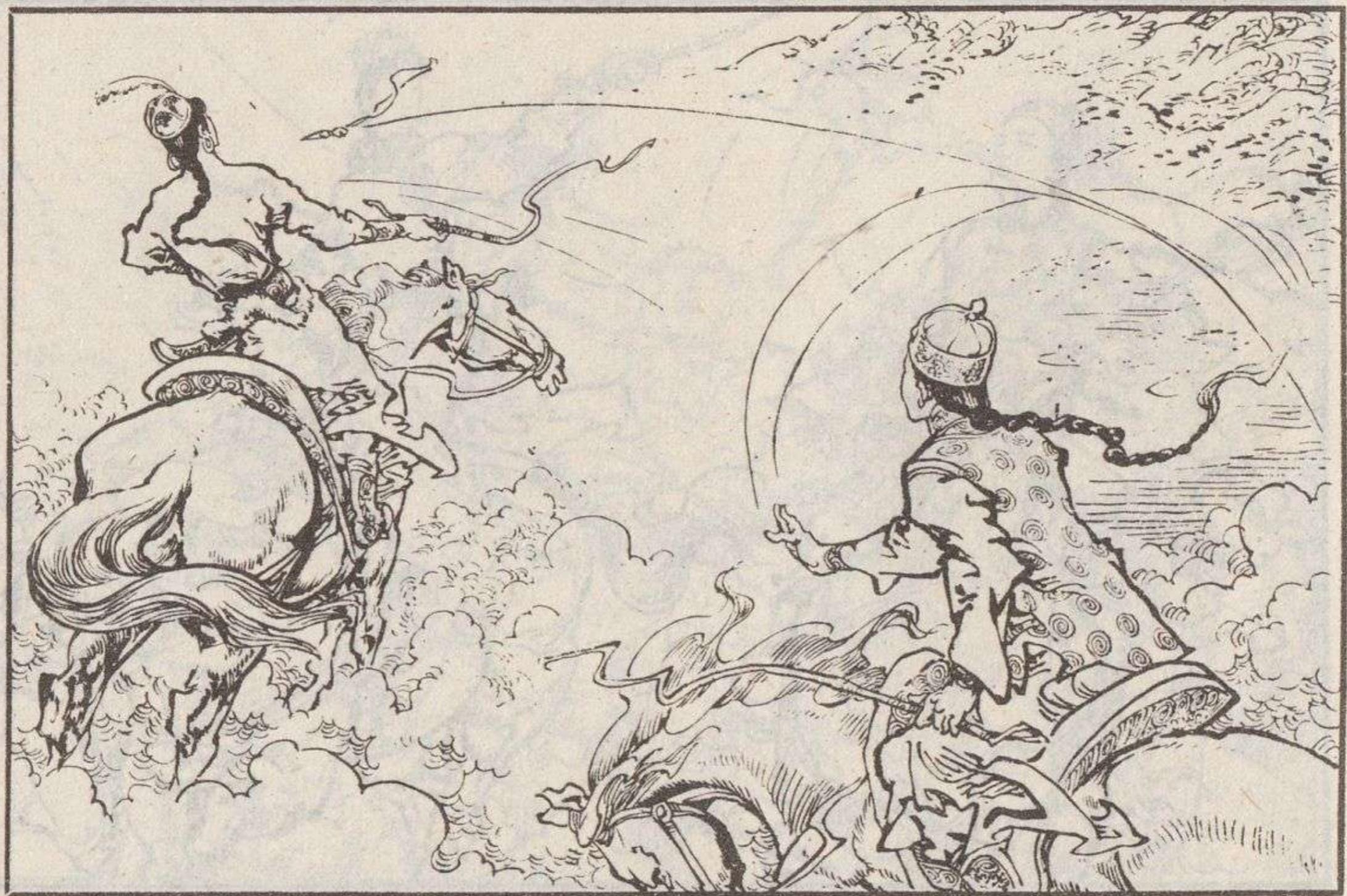
63 突然，一个黄衫女郎骑了一匹青马，纵骑小跑，轻驰而过。那女郎大约十八九岁，腰插匕首，长辫垂肩，一身鹅黄长衫，头戴金丝小帽，插了一根长长的翠绿羽毛，秀美中透着一股英气，光彩照人。李沅芷眼睛一亮，情不自禁地催马跟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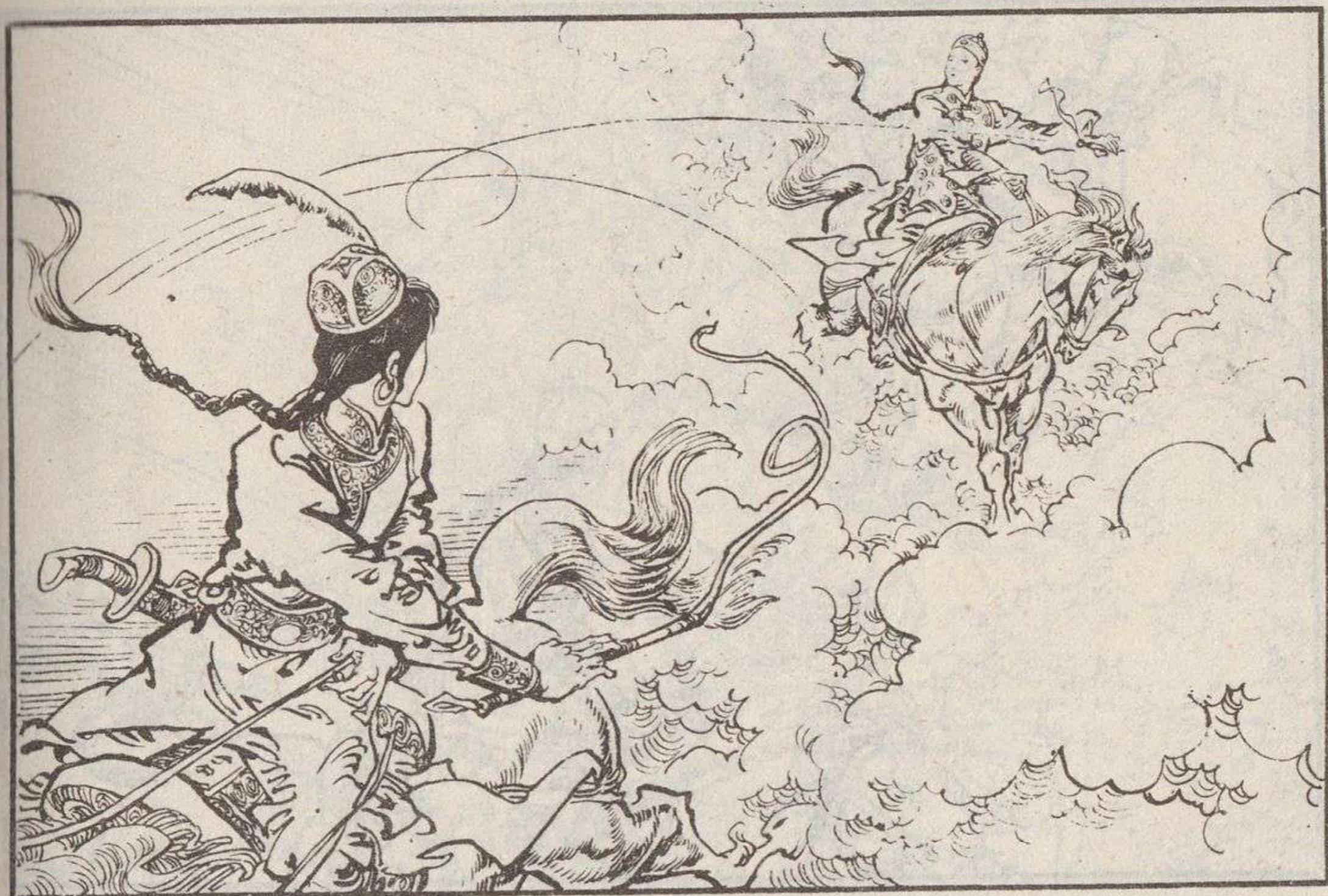
64 黄衫女郎见一个美貌的少年痴痴地相望，脸一红，叫了一声：“爹！”一个身材高大、满颊浓须的回人拍马过来，在李沅芷肩上轻轻一拍，问道：“喂，小朋友，走道么？”李沅芷“唔”了一声，还没有会意自己女扮男装，这般呆望可显得十分轻浮无礼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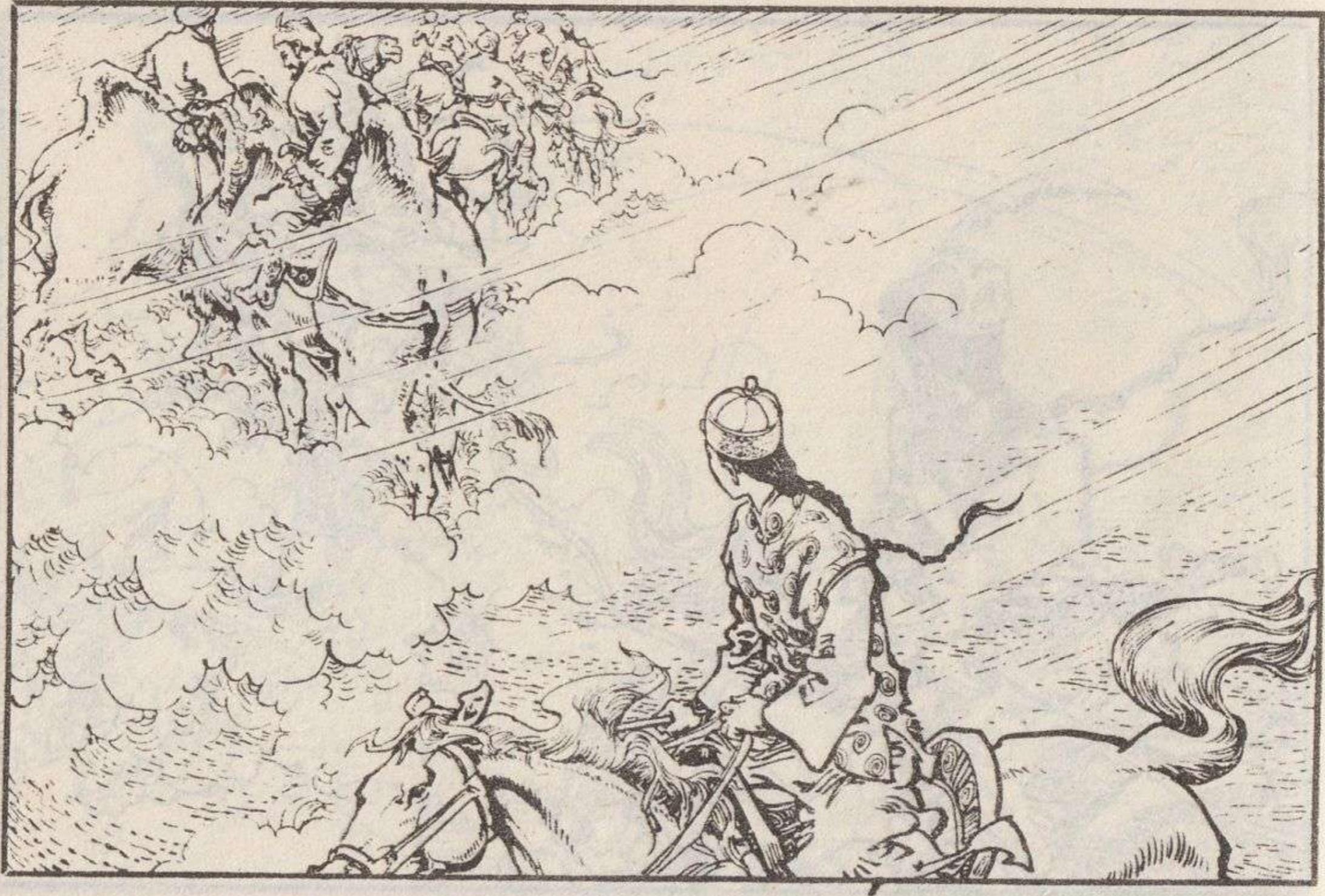
65 那黃衫女郎只当李沅芷心存轻薄，手挥马鞭一圈，已裹住她坐骑的鬃毛，回手一拉，顿时扯下了一大片毛来，随将长鞭在空中一挥，辟啪一声，扯下来的马毛四散乱飞。那马痛得乱跳乱纵，险些把她颠下马来。



66 李沅芷心头火起，摸出一支钢镖，向黄衫女郎后心掷去，可也没有存心伤她性命，镖一出手，叫了一声：“喂，小姑娘，镖来啦！”那女郎身子向左一偏，镖从右肩旁掠过，射向前面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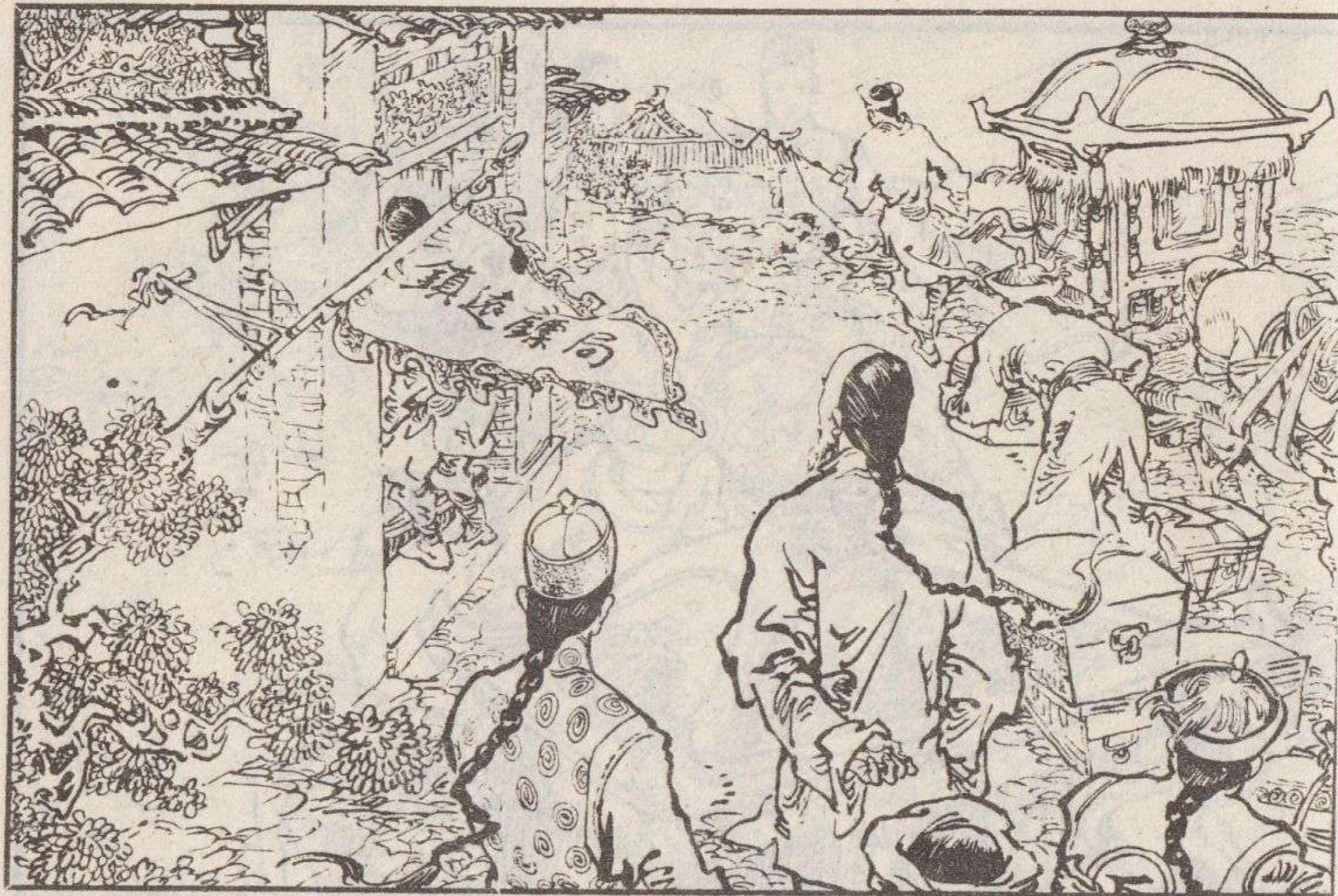
67 待钢镖飞至身后丈许，黄衫女郎手中长鞭一卷，鞭梢已将钢镖卷住拉回，顺手向前一送，叫道：“小伙子，镖还给你！”一股劲风，钢镖直向李沅芷胸前飞来，李沅芷伸手接住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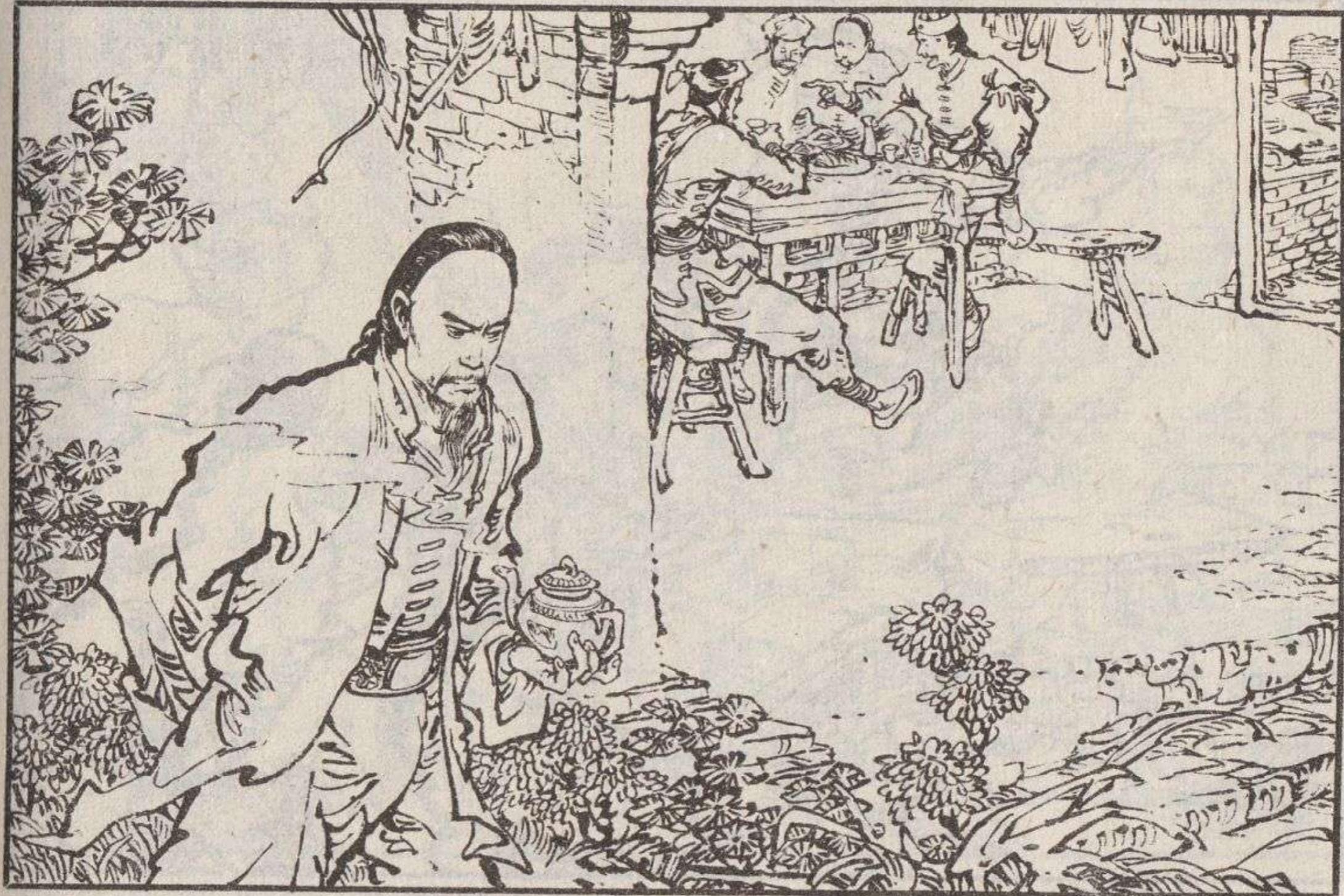
68 沙漠商队人群见黄衫女郎这手马鞭绝技，都大声喝彩。她父亲却脸有忧色，低声向她说了句什么。黄衫女郎不再理会李沅芷，纵马向前，数十匹驼马跟上，绝尘而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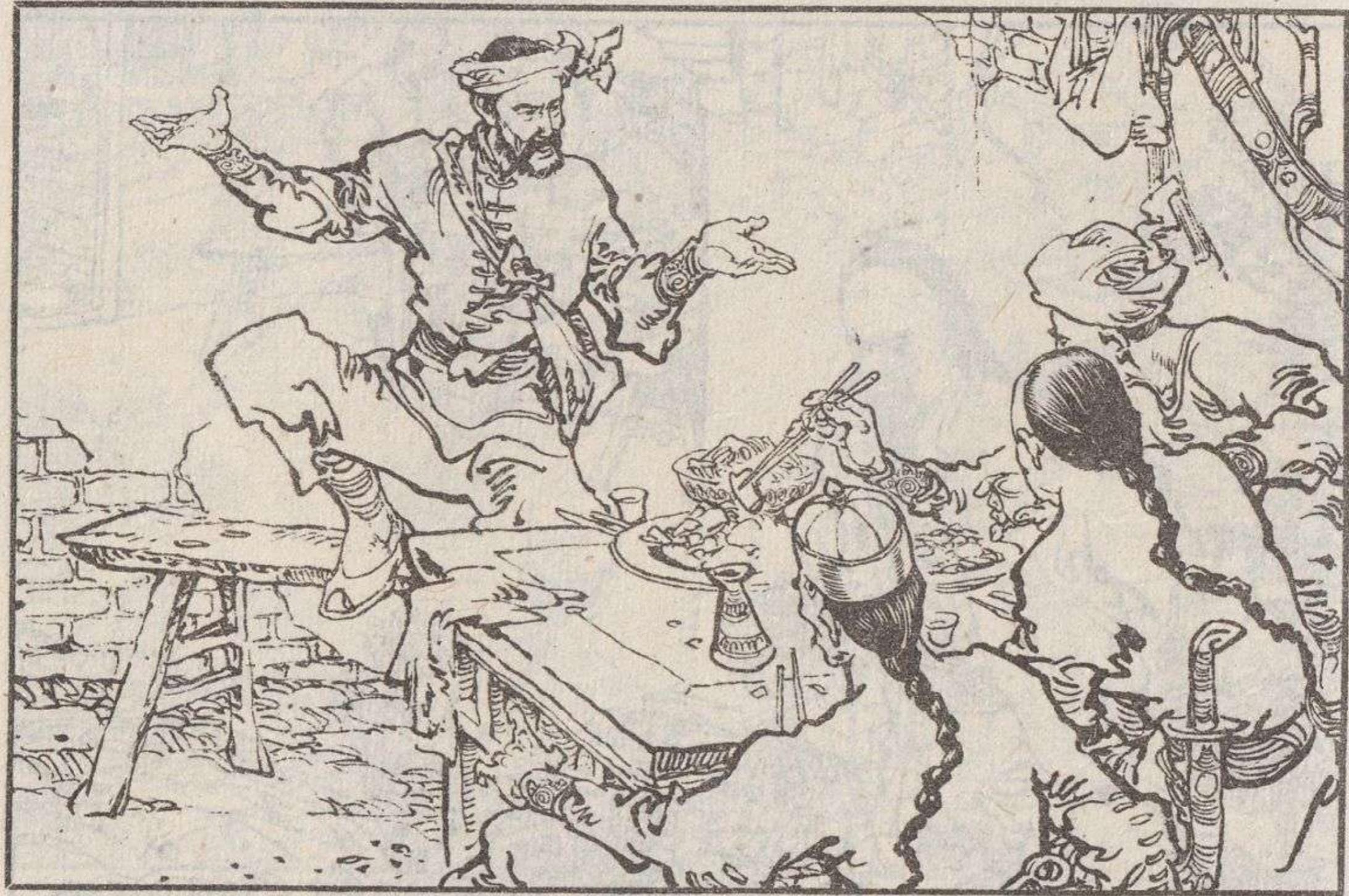
69 陆菲青漫不在意，笑道：“能人好手，处处皆有。这个黄衫女郎年纪跟你差不多，刚才露这一手可佩服了？”李沅芷道：“这些回子白天黑夜都在马上，马鞭儿自然要得好，可也未必有什么真功夫。”陆菲青不再答话，大家继续赶路。



70 傍晚到了布隆吉，镇上只有一家大客店，叫做“通达客栈”。店前插了“镇远镖局”的镖旗，陆菲青一望即知已有队人马先在这里歇息了。这家客栈接连招呼两队人马，伙计们忙得不可开交。



71 陆菲青洗了脸，手捧茶壶，踱到院子里，见店堂内有人在喝酒吃饭。只听有人道：“阎五爷，你将背上这红包袱平安送到京城，兆惠将军还不赏你个千儿八百的吗？又好去跟你那小喜宝乐一乐啦！”说话那人相貌猥琐，身材瘦削，一身镖师打扮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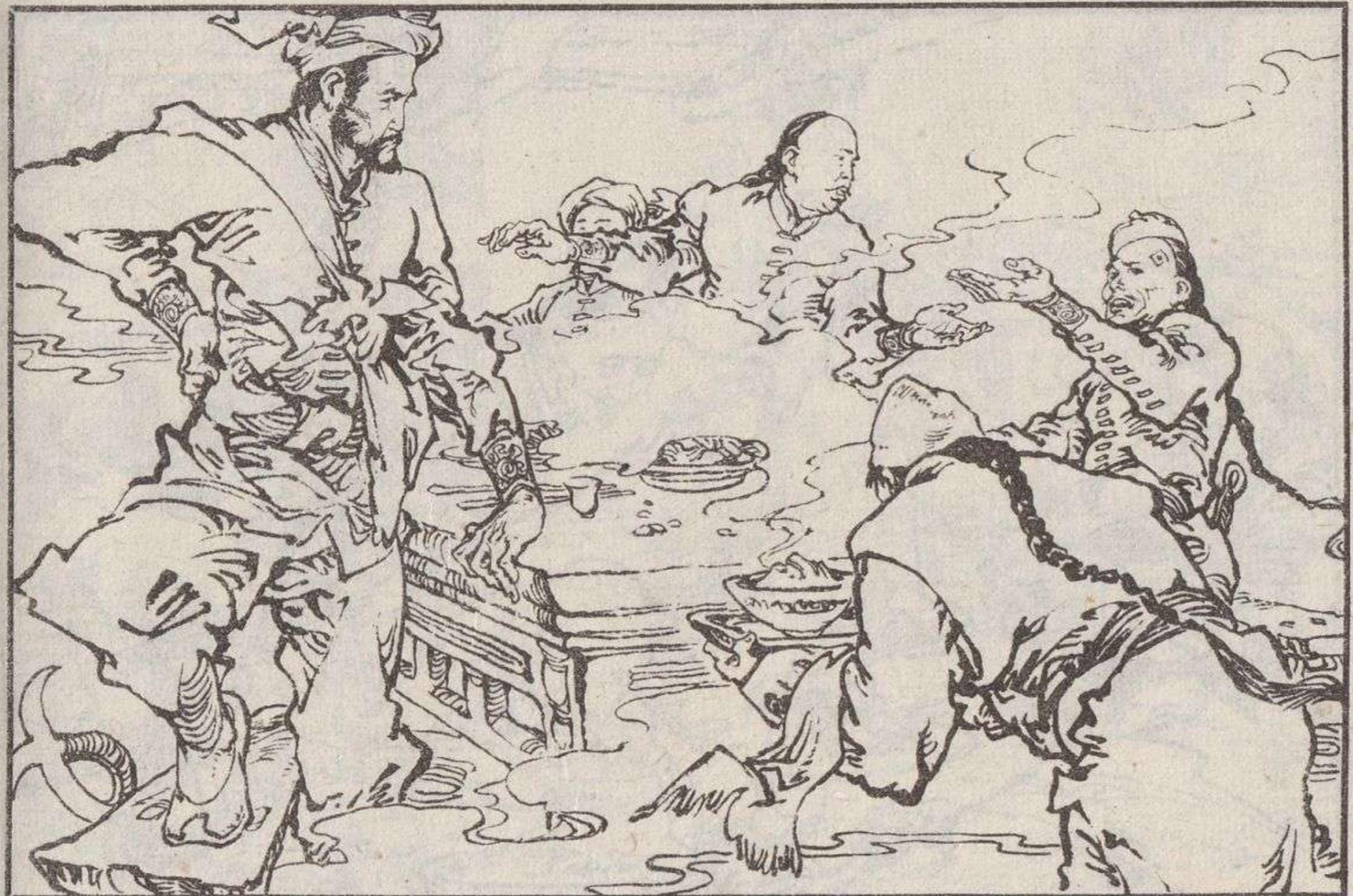
72 原来关东六魔也做了镖师。关东六魔除焦文期外，陆菲青均未见过。这阎五爷便是五魔阎世魁。只见他满脸胡子，黑漆漆的长脸，背上负着一个红包袱。他嘿嘿笑道：“赏金吗？在坐的谁也短不了……”



73 话未说完，先前那人又道：“你别想小喜宝想昏了头，背上这红包袱若有闪失，你丢脑袋事小，咱们镇远镖局四十年的威名可栽不起。”阎世魁发怒道：“童兆和小子，你望安吧！这批回回休想从我关东六魔的手中把这玩意儿夺回去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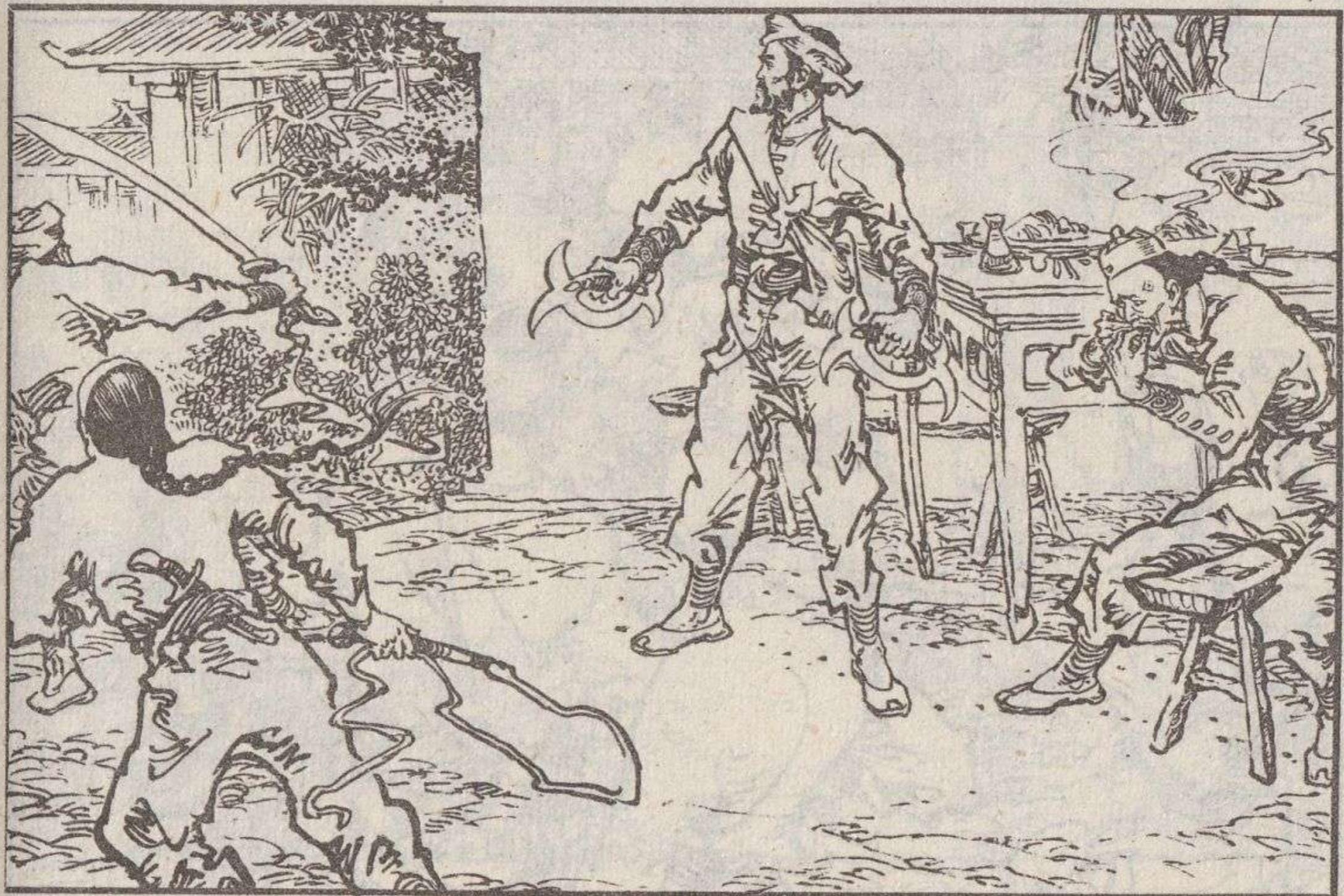
74 童兆和道：“关东六魔的名头的确不小，就可惜第三魔给人家做了，连仇人是谁也不知道。”阎世魁一拍桌子道：“谁说不知道？那是红花会害的。”陆菲青心想：红花会是怎么一回事？焦文期明明是我杀的，怎么记在红花会帐上？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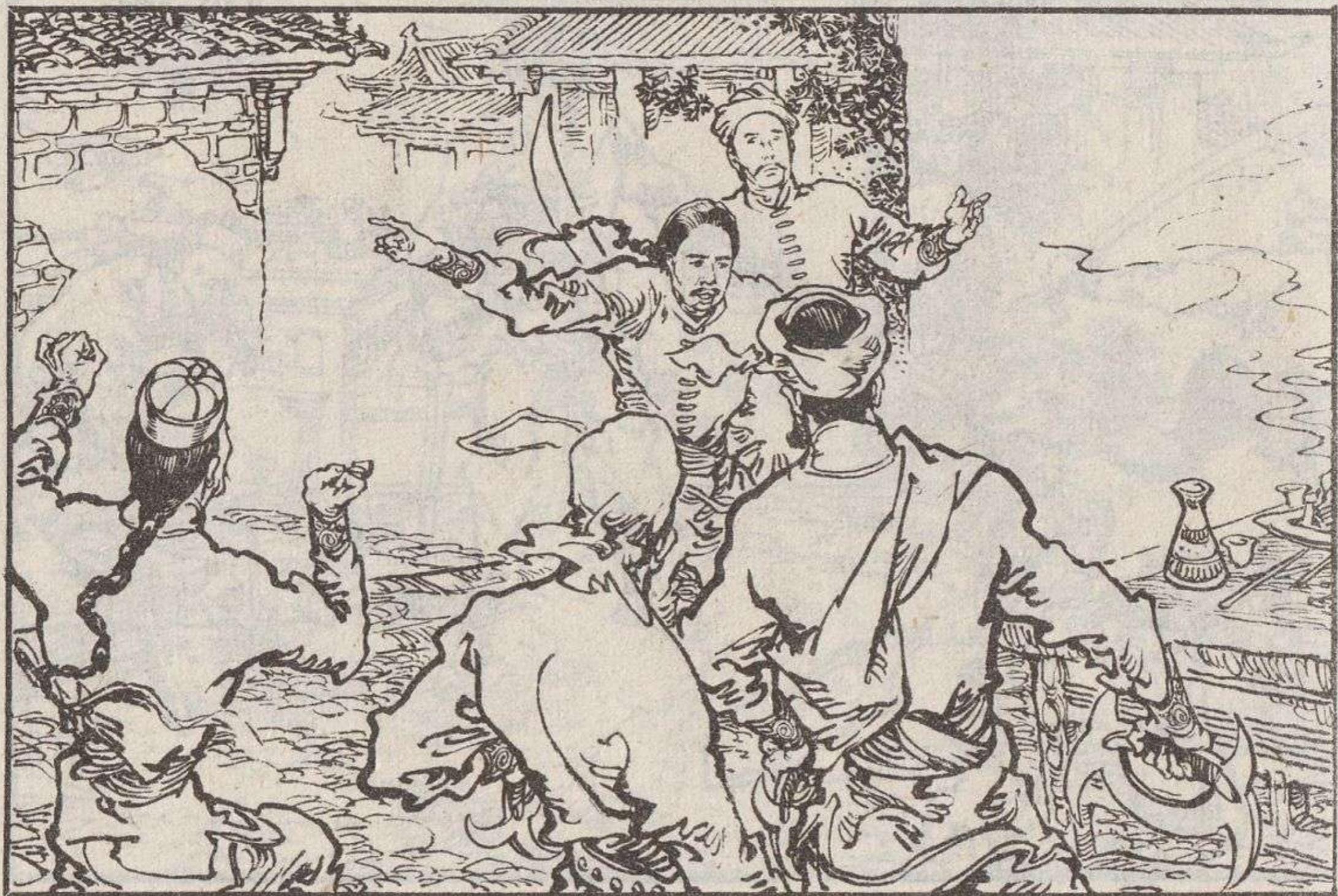
75 那童兆和仍是阴阳怪气地说：“只要我不是孙子，早就找红花会算帐去啦。”阎世魁气得发抖，说不出话来。另一名镖师打圆场道：“红花会总舵主于万亭上个月死在无锡，人家没了当家的，你找谁去？”



76 童兆和没了话，自我解嘲道：“红花会咱们不敢惹，欺侮回子还不敢么？他们当作性命宝贝的玩意儿咱们给抢了来，以后兆惠将军要银要牛羊，他们敢不送上吗？我说阎五爷，敢情回京求求兆将军，让他给你一个回回女人……”



77 正说得得意，忽然“啪”的一声，不知哪里飞来一块泥巴，正好砸在他嘴里。童兆和啊啊啊地叫不出声来。两名镖师抄起兵刃，赶了出去。阎世魁站起身来，把背后利器五行轮提在手里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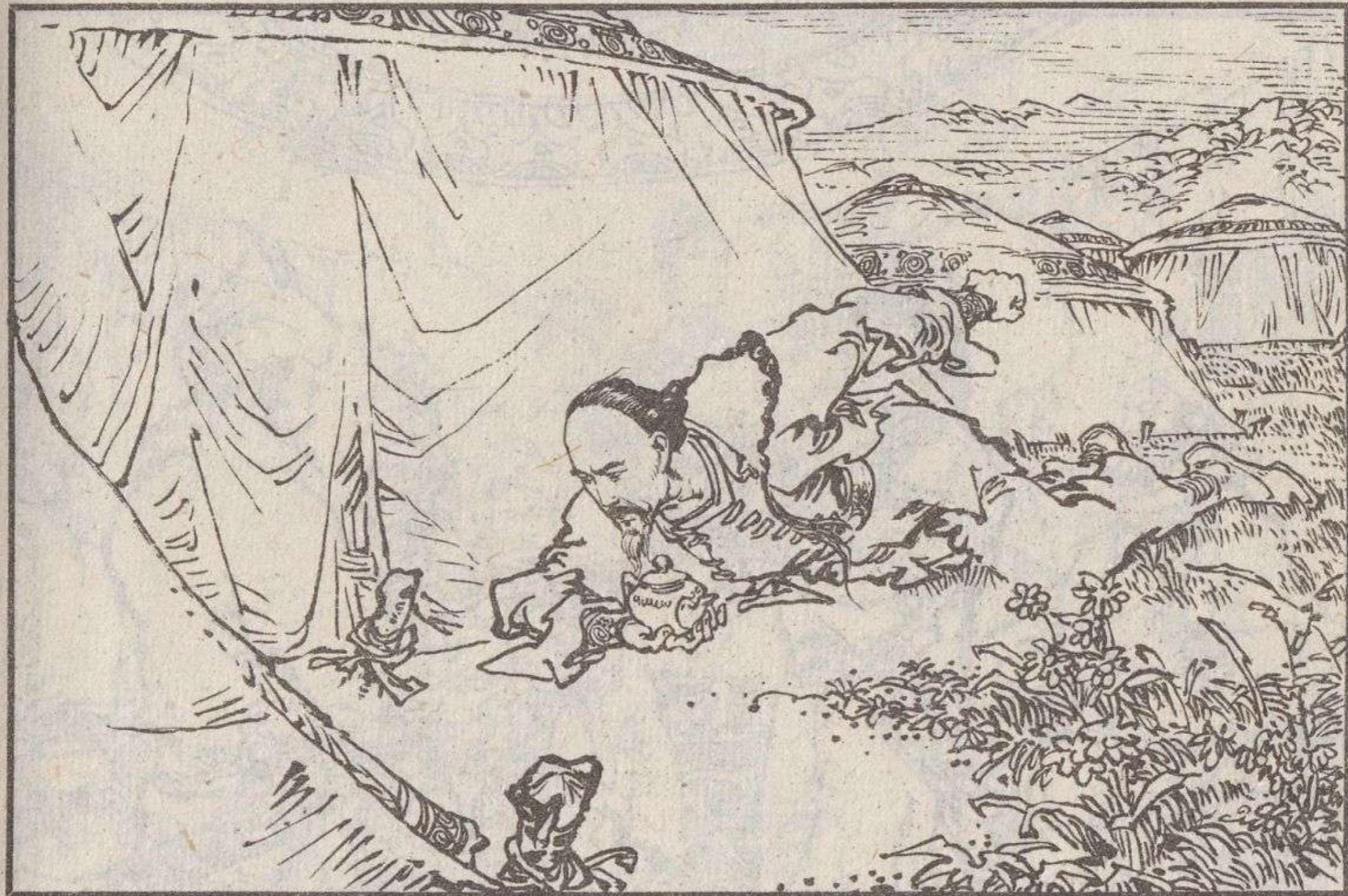
78 他弟弟关东第六魔阎世章闻声赶来，两兄弟站在一起，开不追赶，显然是怕中了敌人的调虎离山计。童兆和把泥巴吐了出来，嘴里不干不净地乱骂。不一会儿镖师戴永明、钱正伦从门外奔回，说：“点子逃啦，没瞧见。”



79 这一切陆菲青全看在眼里，见那童兆和一副狼狈相，心中正暗自好笑，忽见东墙角边一条人影从屋角跳下，向东如飞奔去。他想见识这位请童兆和吃泥巴的是何等样人物，便施展轻功，悄没声儿地跟在后面。



80 片刻之间，两人奔了五六里地。前面那人身材苗条，体态婀娜，似乎是女子，但轻功也甚高明。过了山坡，前面黑压压一片森林，那人直穿入林中，陆菲青也跟着追去。林外一片草地，搭着八九个帐篷。



81 他好奇心起，有心要窥探一番，待两名守望者转过身去，提气一个“燕子三超水”，跃到中间一座最大的帐篷背后。帐篷里一个清脆的声音在慷慨激昂地说话，说的是回语，话又极快。他虽在塞外多年，这篇话却大都不懂。



82 当下，他轻轻撩起帐幕底脚一角，向里张望。说话的正是那黄衫少女。她话声一停，从腰间拔出一把匕首，用匕首刀尖在自己左手食指上一刺，几滴血滴在马乳酒里。帐篷中其余回人也都纷纷拔出佩刀，刺指滴血酒中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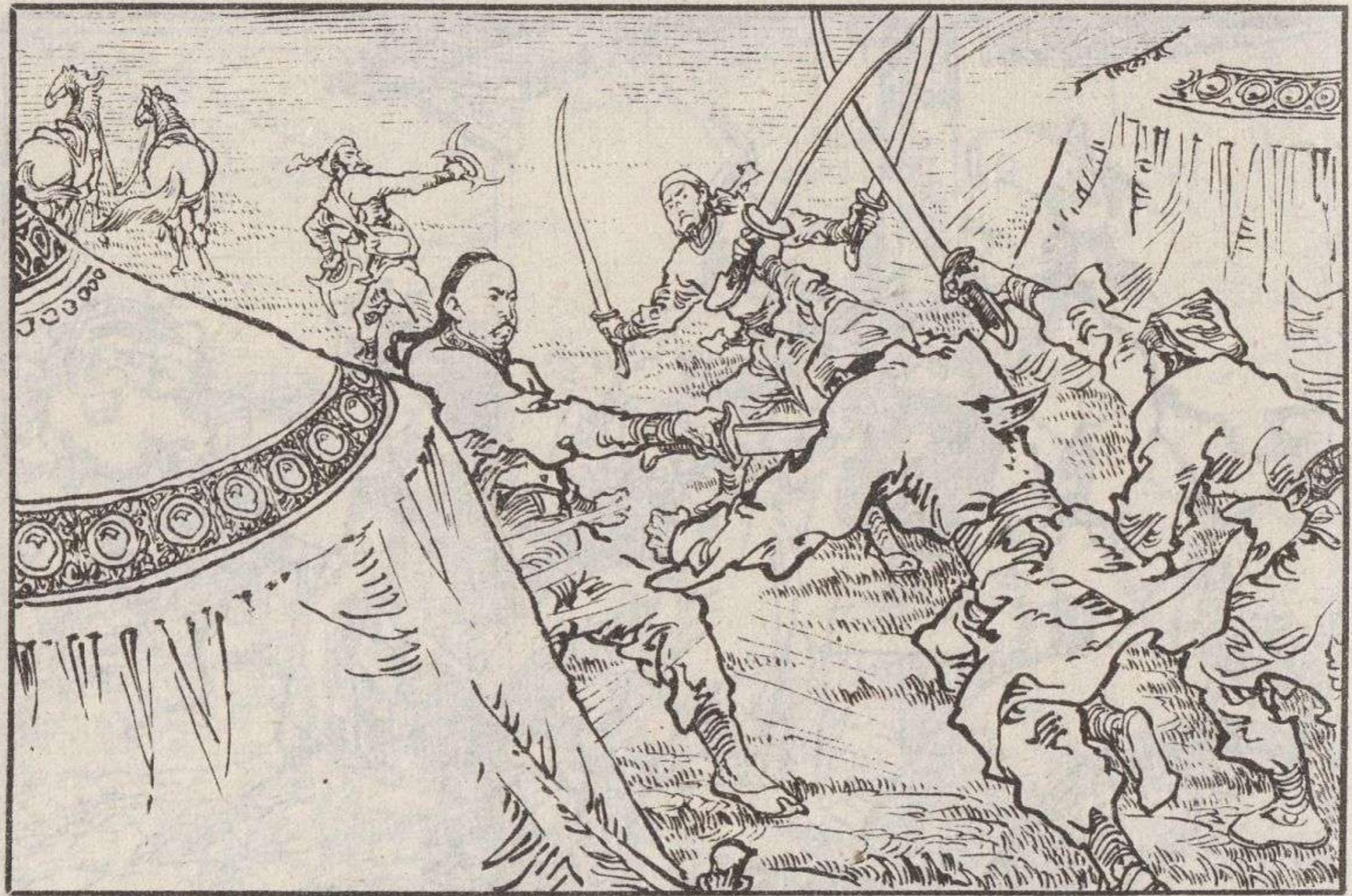
83 黄衫女郎的爹，举起酒杯，对大家说了几句话，众回人都轰然宣誓，似乎是说：“不夺回神圣的可兰经，誓死不回故乡。”众人说罢，举杯一饮而尽。陆菲青心头揣摩，看来这群回人有一部视为圣物的经书给人夺了去，现下要夺回来。



84 陆菲青没猜错。这群回人属于天山北路的一个游牧部落，约有20万人，部族首领叫木卓伦，武功既强，为人又仁义公正，极得部族人爱戴。黄衫女郎是他的女儿，名叫霍青桐。根据她的穿着，人称“翠羽黄衫霍青桐”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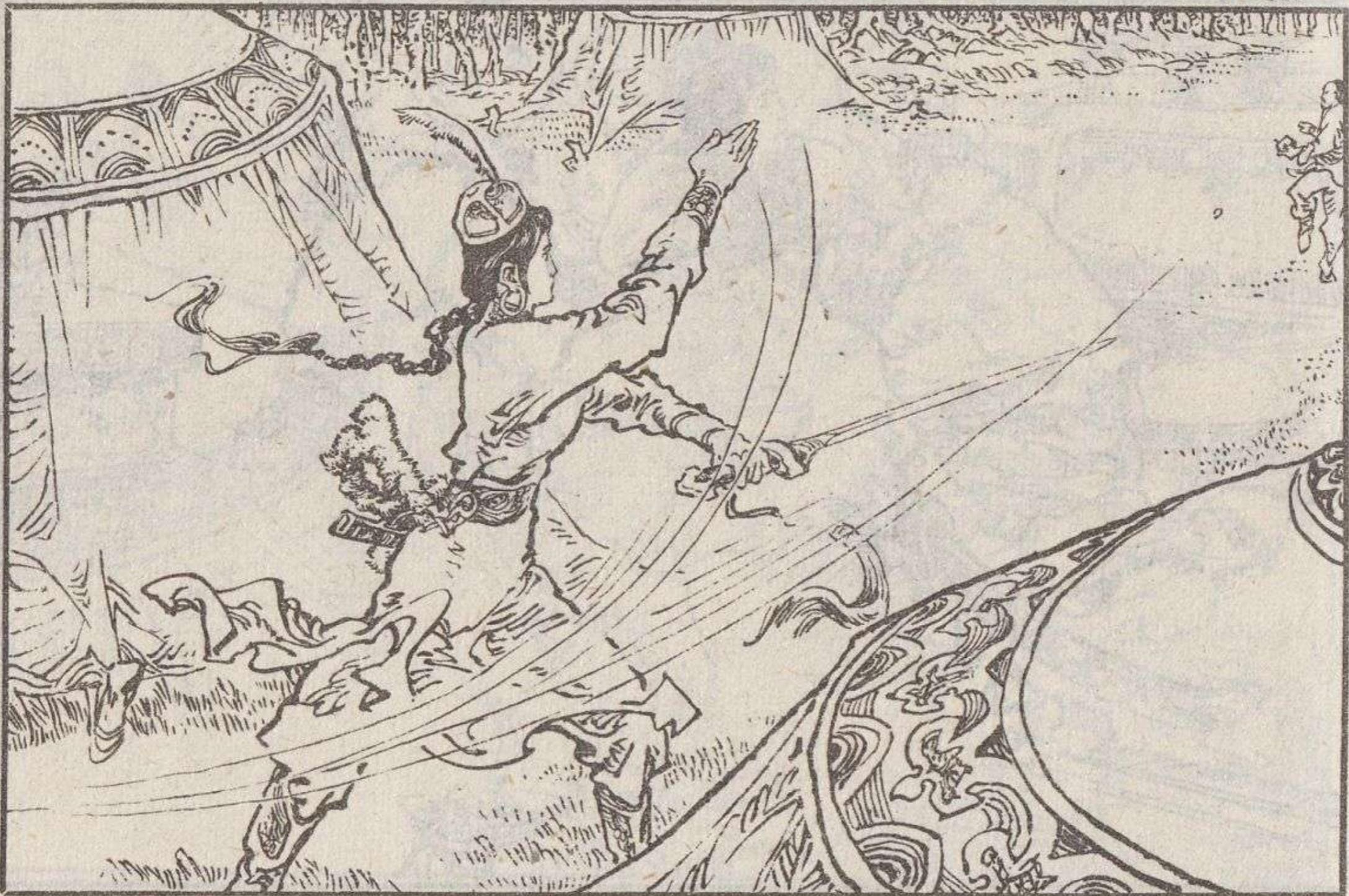
85 这族人以游牧为生，遨游大漠，倒也消遥自在。但清廷势力进展到回部后，征敛越来越多。木卓伦和族人商量，都觉如此下去实在没有生路，几次派人向清廷的官府求情，求减征赋，岂知征赋不但不减，反而引起了清廷的疑虑。



86 正黄旗满州副都统、兼镶红旗护军统领、定边将军兆惠，此时奉旨天山北路督办军务，侦知这族有一部祖传手抄可兰经，得自回教圣地麦加，数十世由首领珍重保管，于是乘木卓伦远出之际，派遣高手，竟将经书抢了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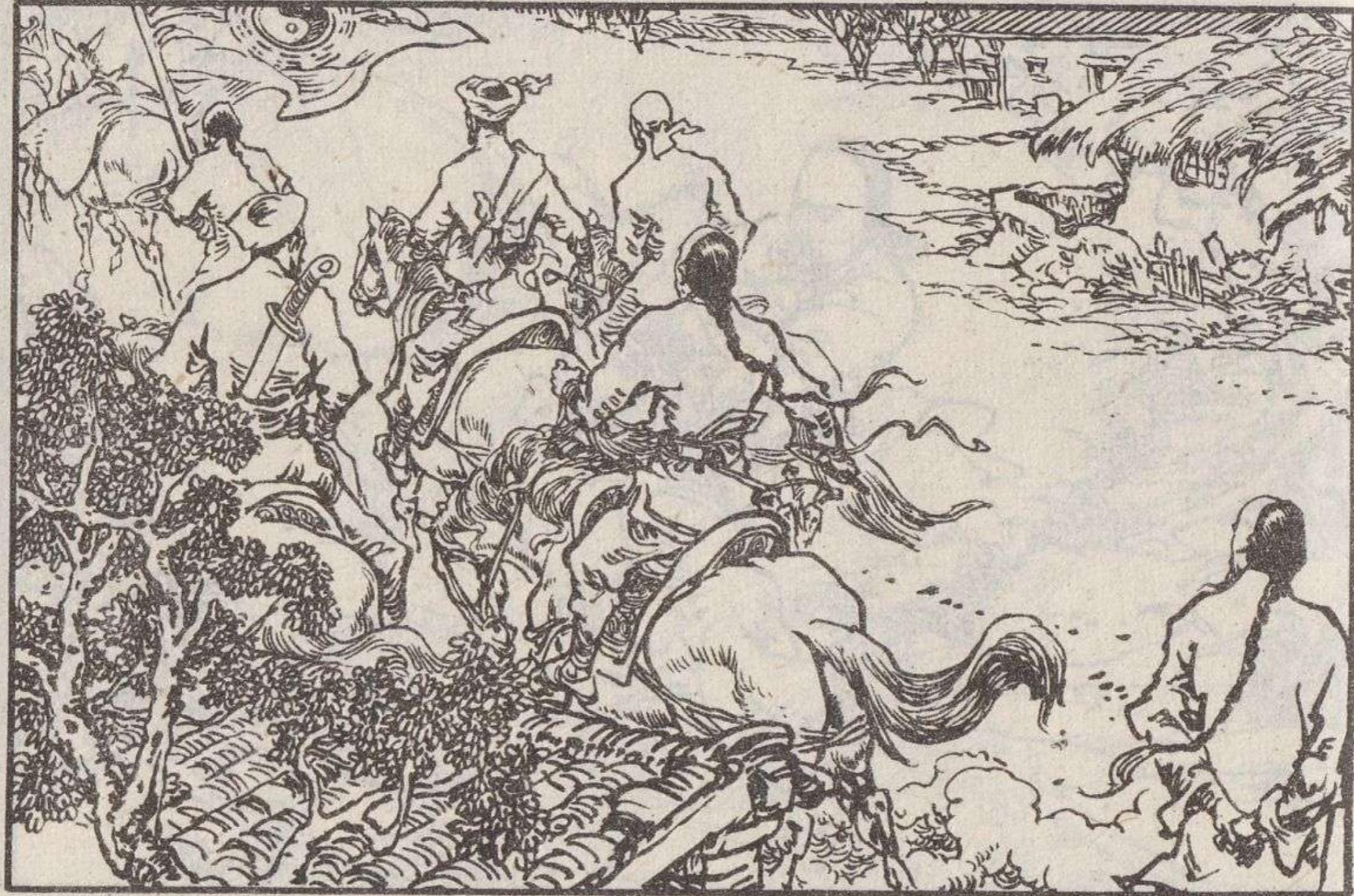
87 兆惠想以此为要挟，制止回人反抗。木卓伦在大漠召开大会，率众东去夺经，立誓此举：便是埋骨关内，也要叫圣书物归原主。此刻他们于晚祷之前，重申前誓。众人说罢，随即低声议论，似是商量什么办法。



88 陆菲青得知回人的密谋与己无关，不想再听下去，正待抽身回去，哪知霍青桐已发觉帐外有人窥探，低声说了句“外边有人！”纵身跃出帐外，见一个人影正向树林跑去，身法极快，她手一扬一颗铁莲子向他打去。



89 陆菲青听得背后一股疾风，知有暗器袭来，轻轻侧身，伸出右手食指，看准铁莲子，向下轻轻一拨，铁莲子转平飞为下跌。他左手拿着茶壶，以食中两指揭开壶盖，铁莲子噗地落入壶中。他头也不回，施展轻功，如飞回店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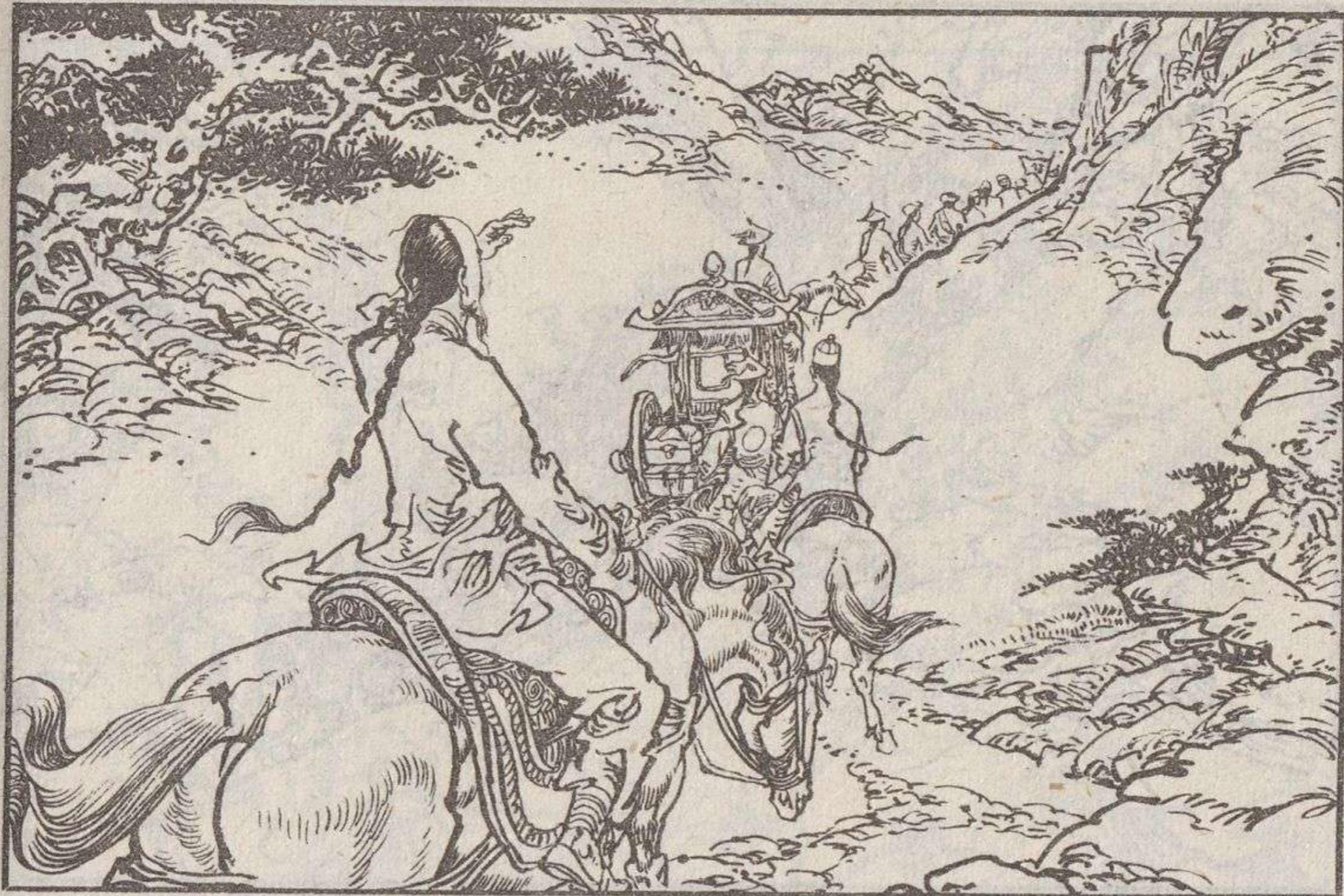
90 次日一早，镖行大队先行。镇远镖局一杆八卦镖旗在前开道。趟子手喊着“我武——维扬”的趟子，一路传出去。陆菲青看这镖行的骡驮并不沉重，几名镖师全部护着阎世魁，不禁猜想，那人所背的红包袱才是真正要物。



91 镖行一行人走后，曾参将率领兵丁也护送着夫人上路了。山路险峻，越走越陡。李沅芷和曾参将紧跟着夫人的骡车，分外小心，生怕骡子一个失脚，车子跌入山谷，那可是粉身碎骨之祸。



92 行到申牌时分，正到乌金峡口，只见镖行大队都坐在地上休息。曾参将指挥随从，也休息一刻。乌金峡中有一条山路，两边高山十分陡峭，途中不易停步，必须一鼓作气上岭。陆菲青落在后面，背转了身，避免与镖行众人相面。



93 休息罢，进入峡口，镖行与曾参将手下兵丁排成了一条长龙，人与牲口都是气喘吁吁地上山。骡夫“得儿——得儿——”的吆喝声响成一片。陆菲青忽见右边山峰上似乎有人窥探，当下更加留神。



94 猛听得前面一阵驼铃响，一队回人乘着驼马，迎面奔下岭来，疾驰俯冲，蹄声如雷，势若山崩。镖行中人大声呼喝，叫对方缓行。



95 众回人转眼奔近，只听回人队中一声唿哨，两骑飞奔向前，绕过阎世魁，对准了紧随在他身后的阎世章一冲。同时四匹骆驼已奔到阎世魁的前后左右。阎世兄弟眼见情势有异，忙拔兵器应敌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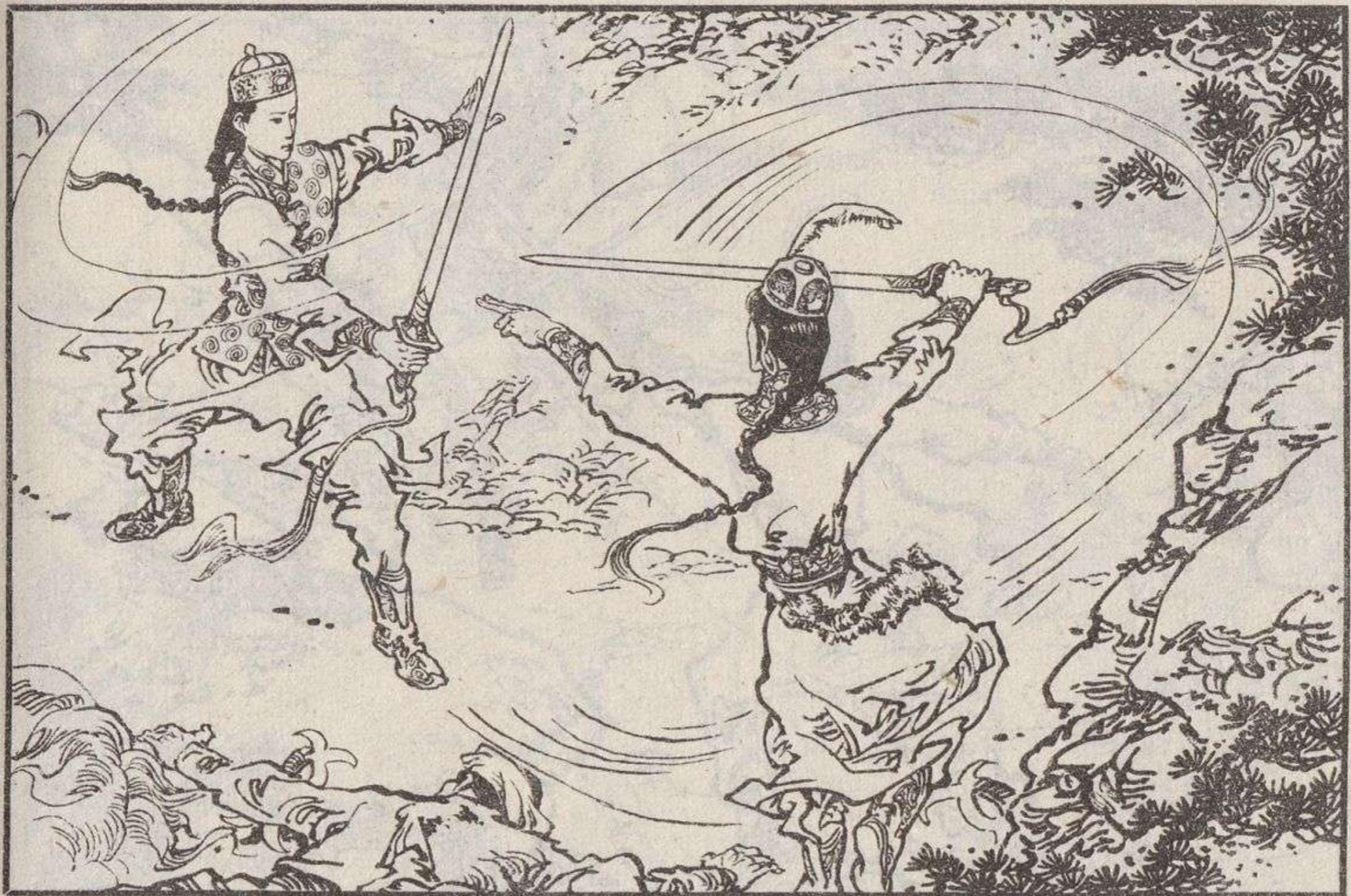
96 四匹骆驼背上的四人突然间同时双手各举大铁椎，猛向阎世魁当头砸将下来。山道狭窄，本少回旋余地，这时又挤满了人，阎世魁武艺再好也无法躲避，当时连人带马被打成血肉模糊的一团。



97 回人中黄衫女郎霍青桐纵身上前，跳下马来，长剑晃动，割断阎世魁背上包袱的布带一端，第二剑未出，忽觉背后一股劲风；知有兵刃袭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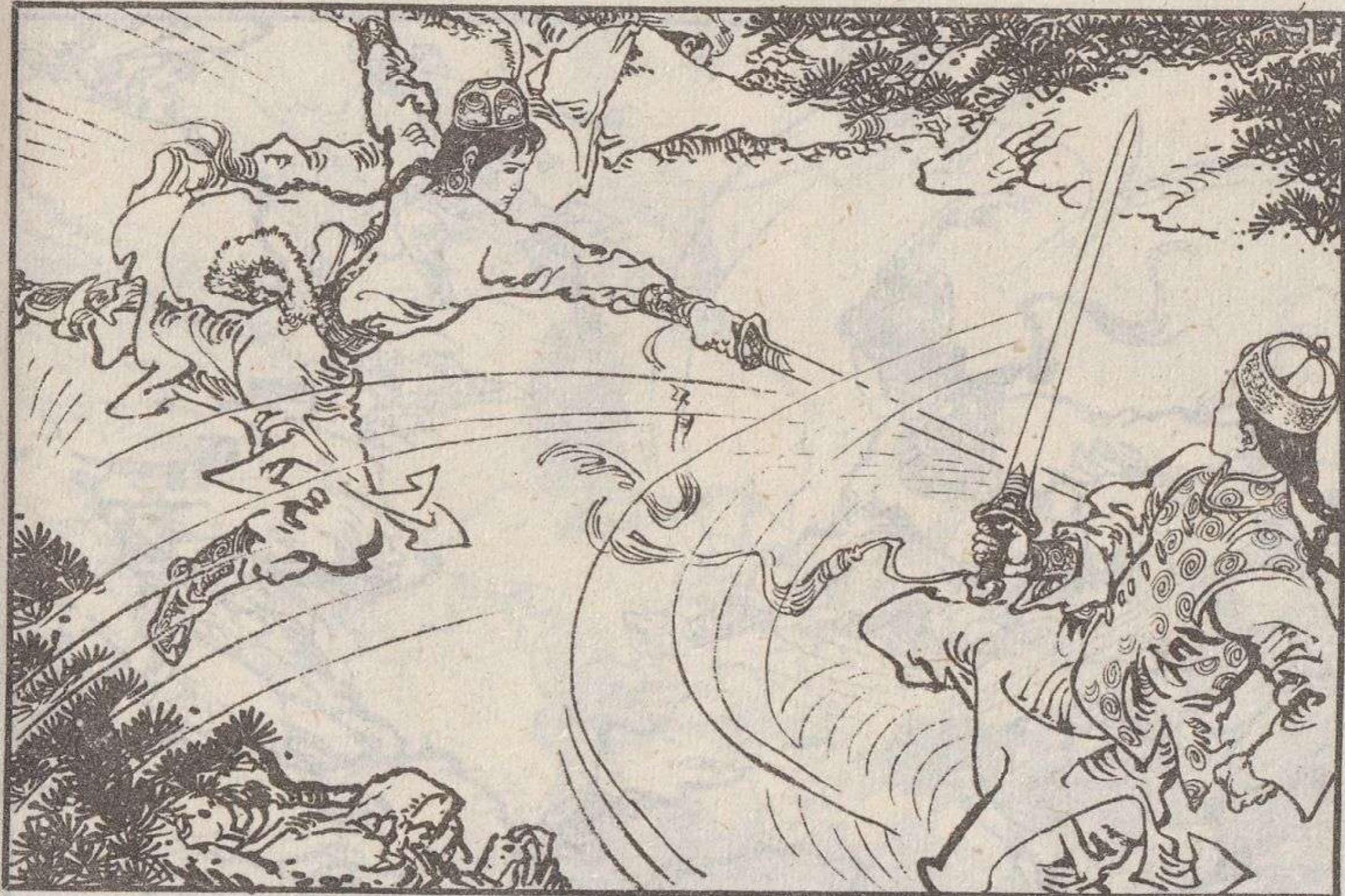
98 霍青桐侧身一让，不顾来敌，挥剑又割断布带另一端。哪知敌人剑法迅捷，不容她缓手拾包袱，又是一剑拦腰削来。霍青桐无法避让，挥剑挡格，双剑相交，火花迸发。



99 她心中一震，已知敌人武功不弱，顾不得仔细琢磨，伸左手又去拾那包袱。敌人长剑如影随形，直刺她左腕。霍青桐左手一缩，右手剑直刺出去，抬头看时，接二连三阻她拾包袱之人竟是昨日途中无礼呆看的那美貌少年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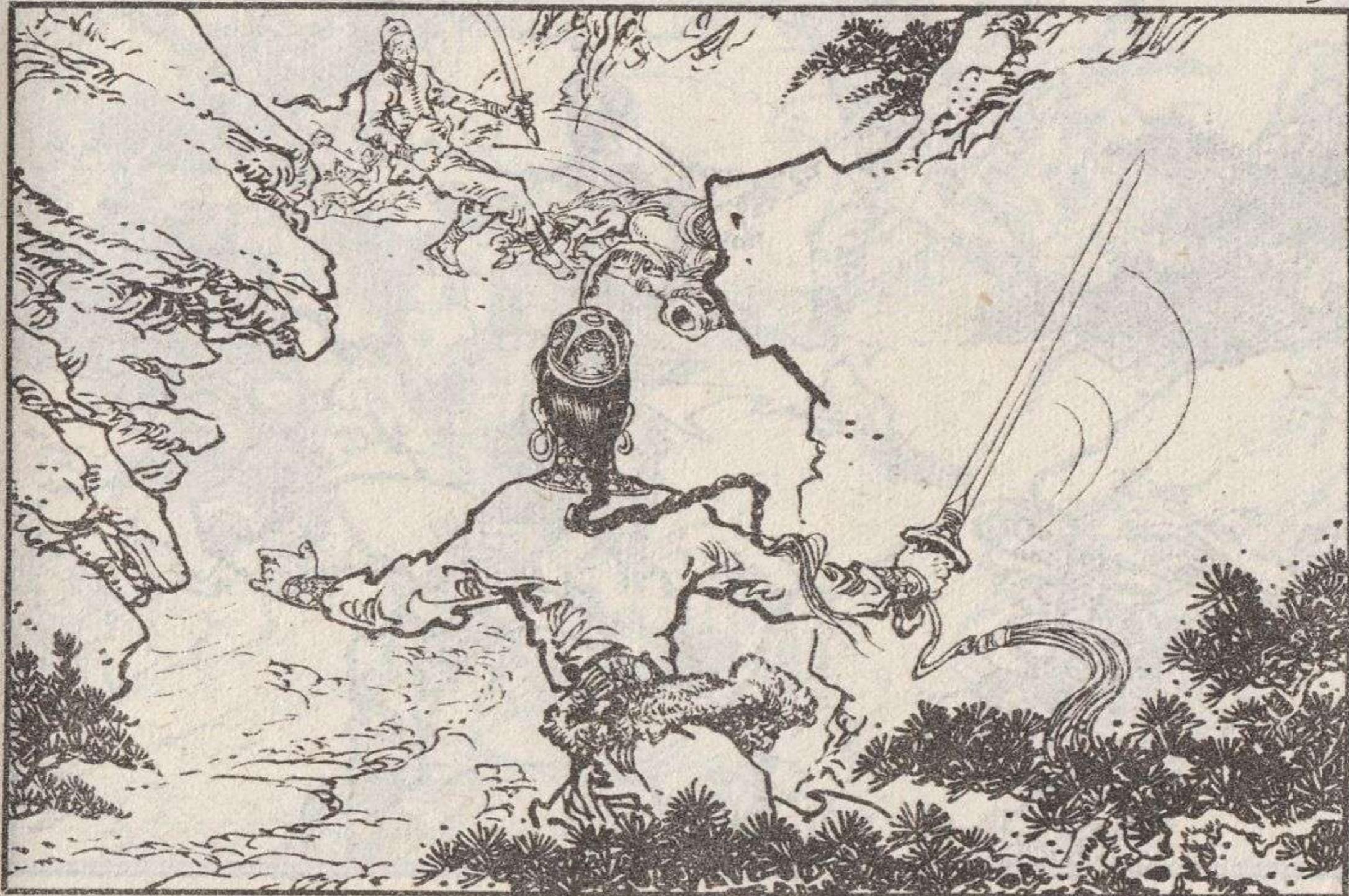
100 霍青桐不禁心头火起，刷刷刷三剑都是进手招数。那人正是女扮男装的李沅芷。她见回人商队奇袭镖行，本拟隔山观虎斗，忽见回人黄衫女郎飞身而出，想起此女昨日拉去她马鬃之辱，此时也不理会谁是谁非，便要和黄衫女郎较量个高下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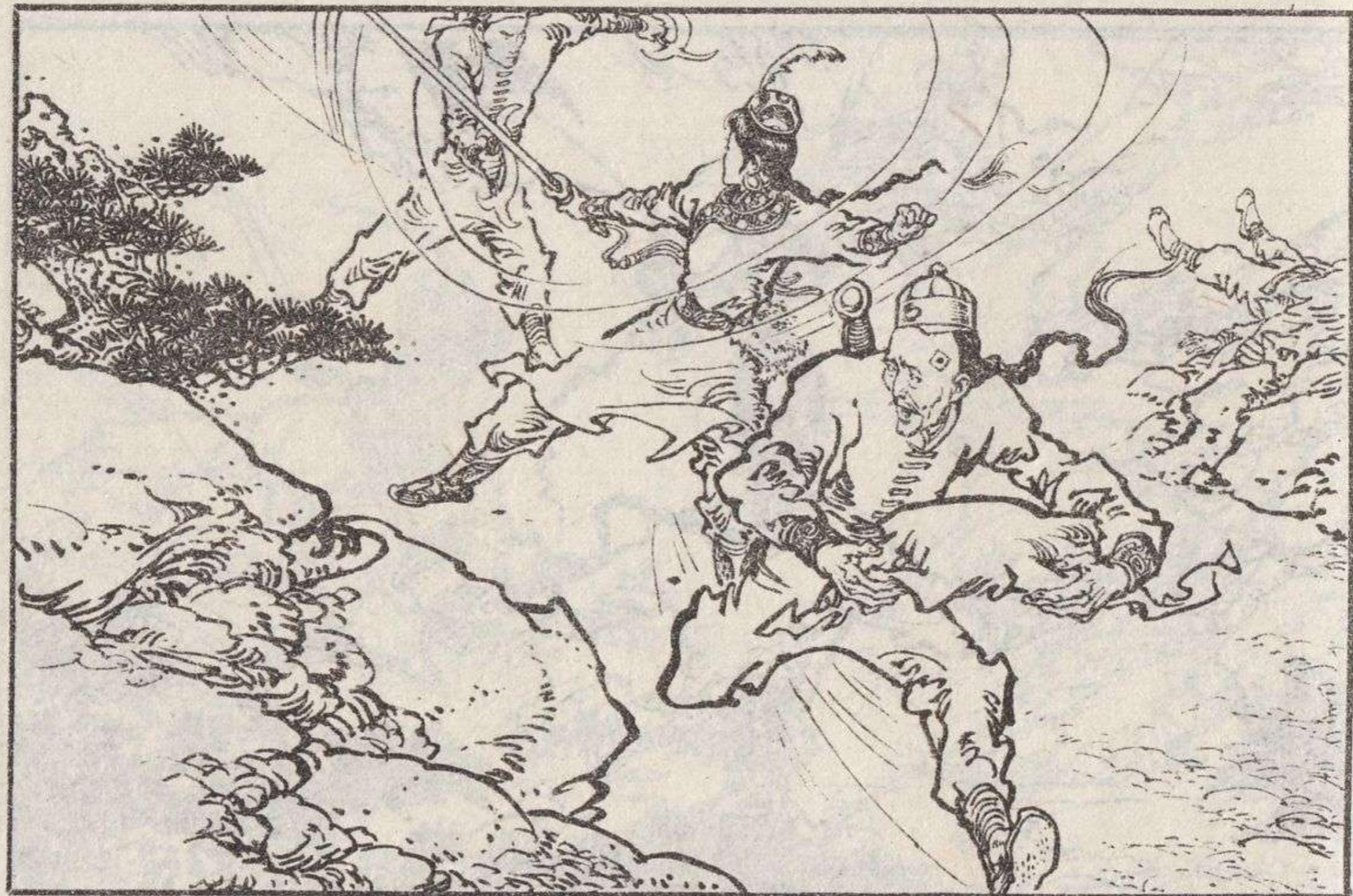
101 霍青桐这次筹划周详，本以为可一击成功，夺了圣经便即逃返回部，哪知半路里杀出这一少年来作梗。霍青桐见时机稍纵即逝，不愿恋战，突然剑法一变，施展天山派绝技“三分剑术”，数招之间已将李沅芷逼得连连倒退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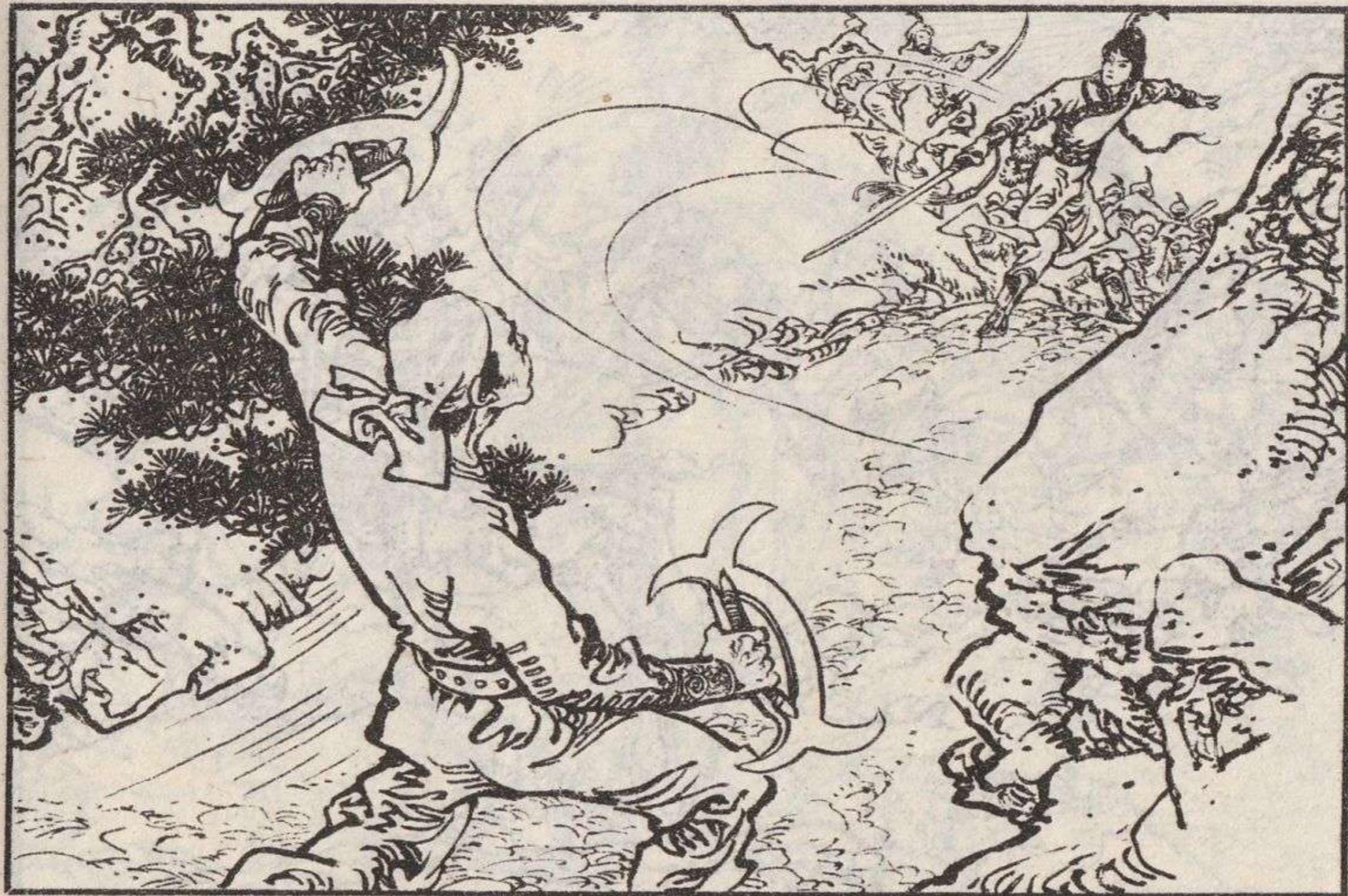
102 “三分剑术”乃天山派剑术的绝招。这路剑术中每一手都只使到三分之一为止，敌人刚要招架，剑法已变：一招之中蕴涵三招，全是进攻杀着，最为繁复狠辣。李沅芷突见对方剑法比自己快了三倍，不由得慌了，招架不及，只好逃开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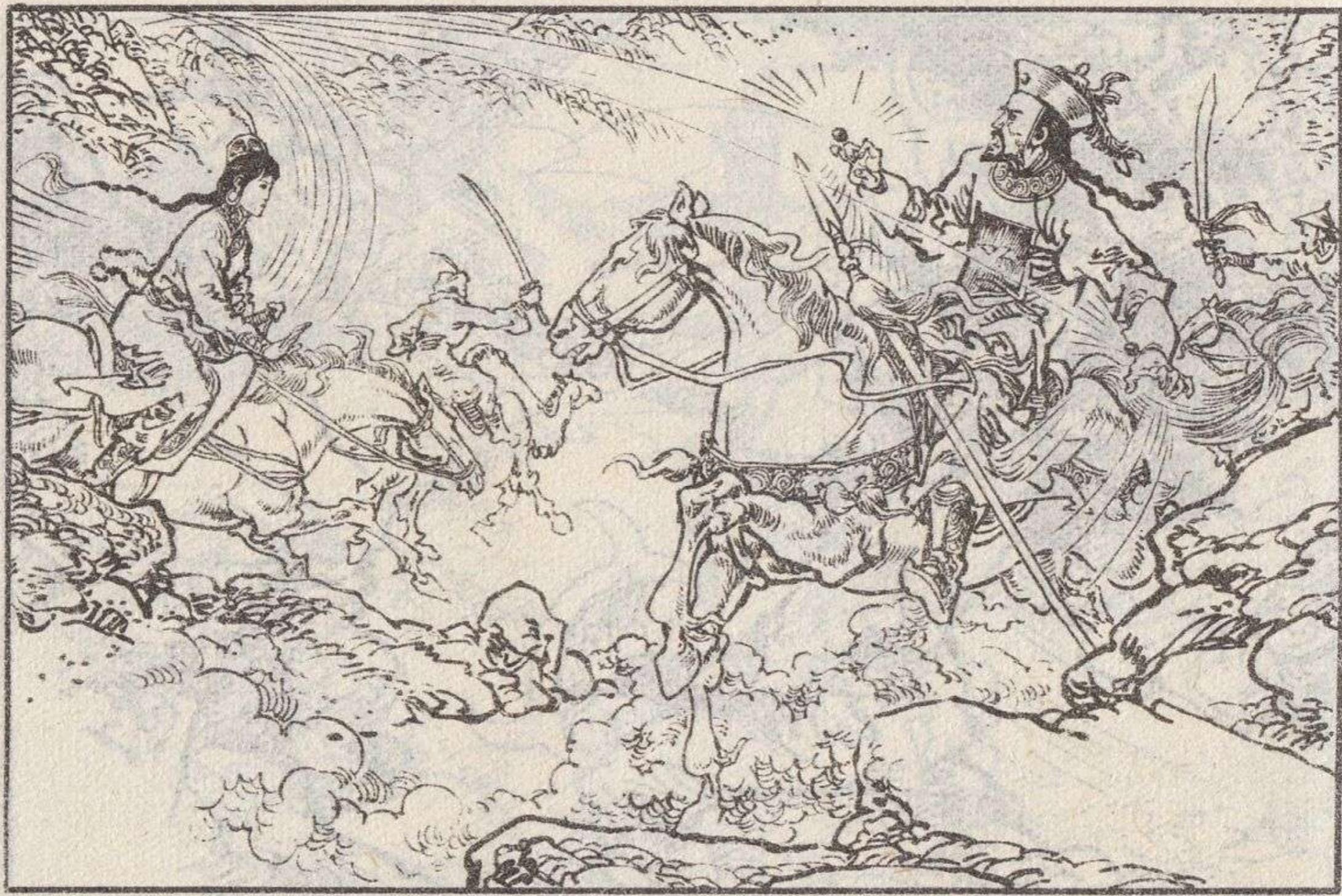
103 霍青桐也不追赶，立即转身，见一身材瘦小之人从阎世魁身旁站起，手中已捧着那红布包袱，霍青桐挺剑刺去，此人便是童兆和，他不敢接招，三步两步地跳了开去。



104 霍青桐赶上，举剑下砍，斜刺里一柄五行轮当胸推来，却是六魔阎世章过来拦住。他两人拆了数招，霍青桐觉得对手武功精纯，实是劲敌，又怕那美貌少年再加入战团，已无心再战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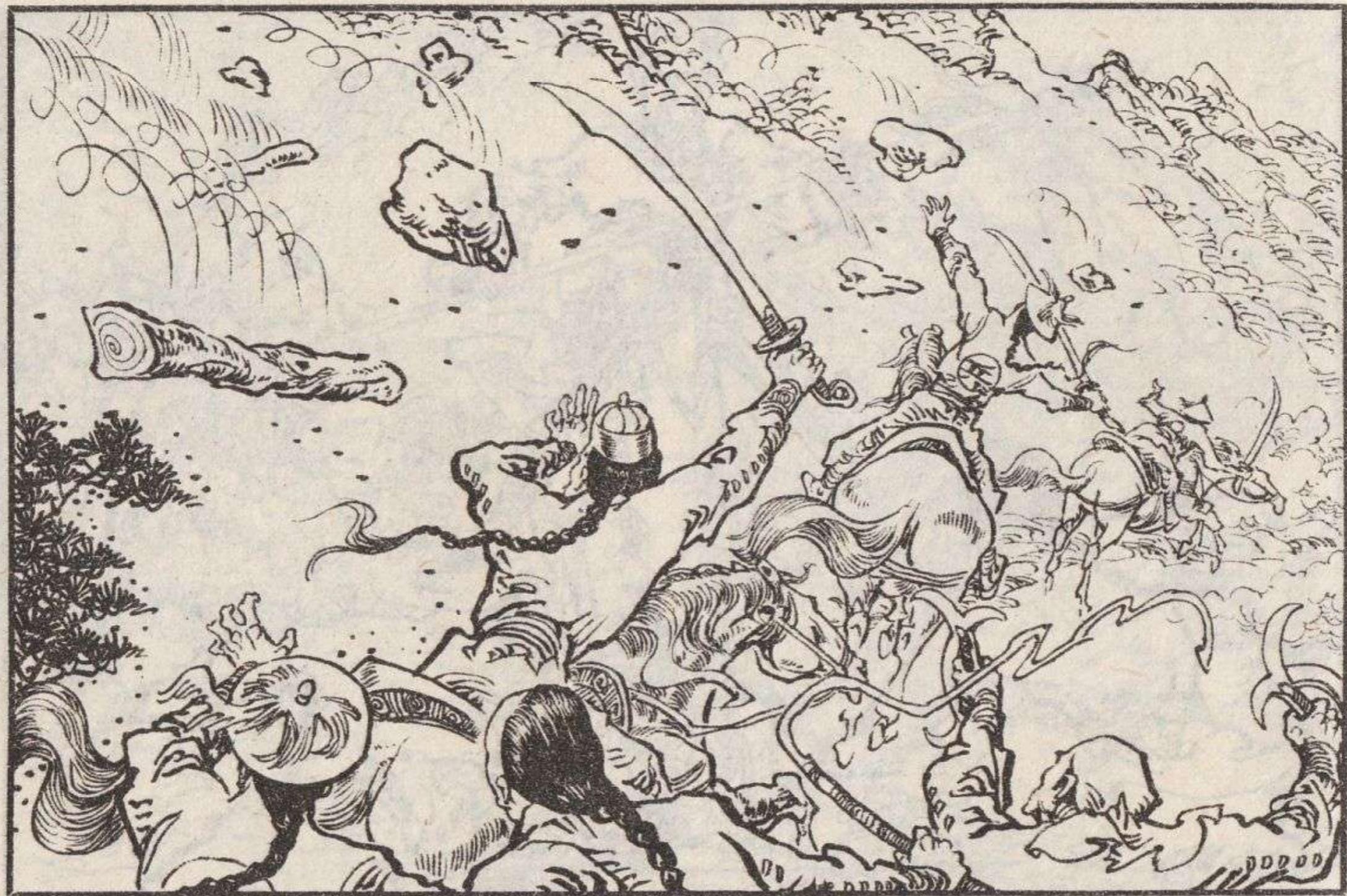
105 这时两边山上哨声大作，那是退却信号，知道镖行来了接应，只听木卓伦大叫：“青桐，快退！”霍青桐忙施展“三分剑术”把阎世章逼退两步，转身随大队向岭下冲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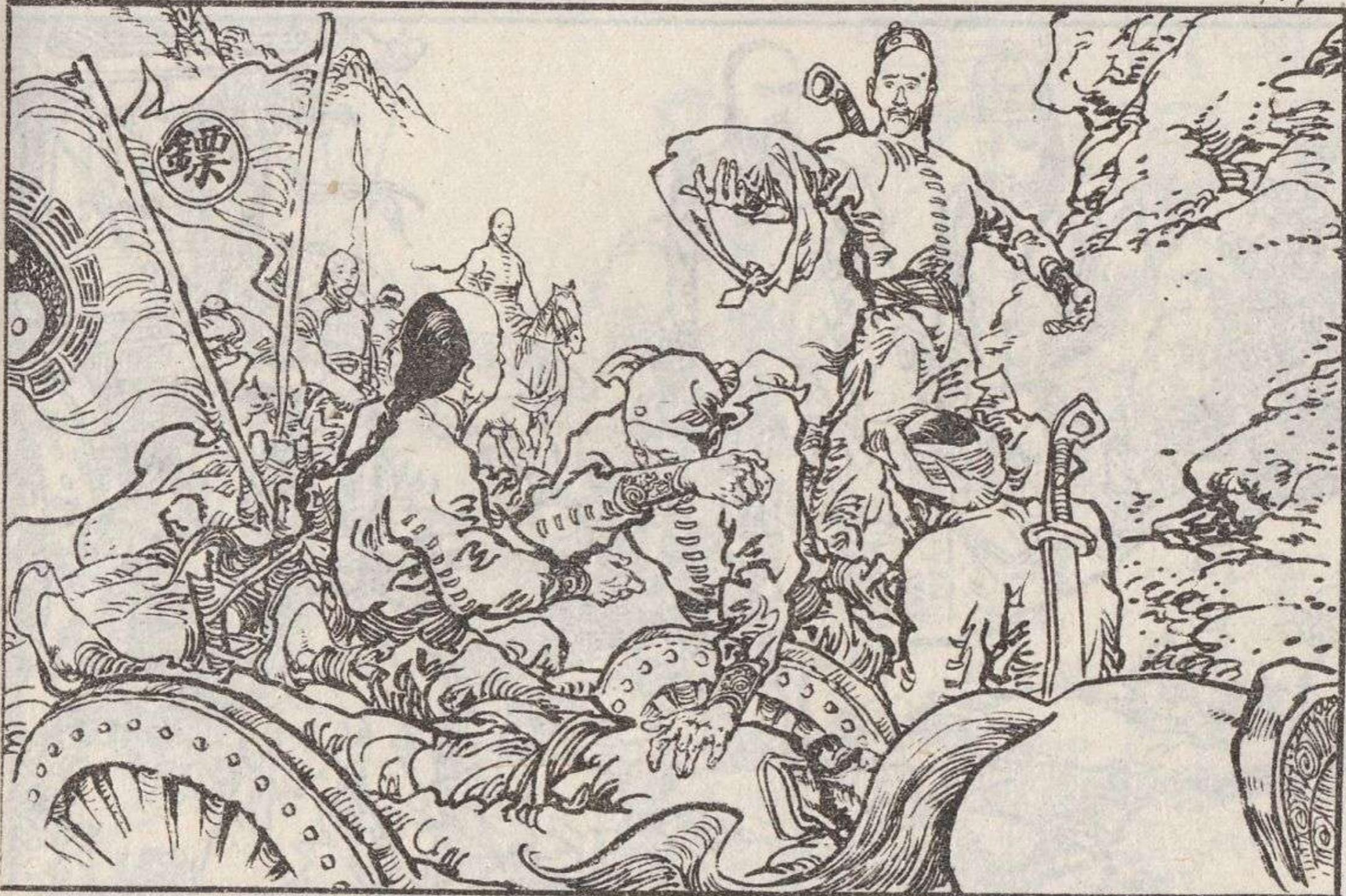
106 只见前面数十名清兵拦住去路，曾图南跃马向前，横枪喝道：“大胆回子，要造反吗？”霍青桐也不答话，两颗铁莲子分打曾参将双手，当啷一声，铁枪落地。



107 木卓伦高举长刀，当先开路，一队回人向清兵冲去。阎世章和戴永明回身追来，与霍青桐又斗在一起。回人队中一骑飞出，大叫：“大妹，你先退。”此人是霍青桐的长兄霍阿伊，一杆大枪阻住那两名镖师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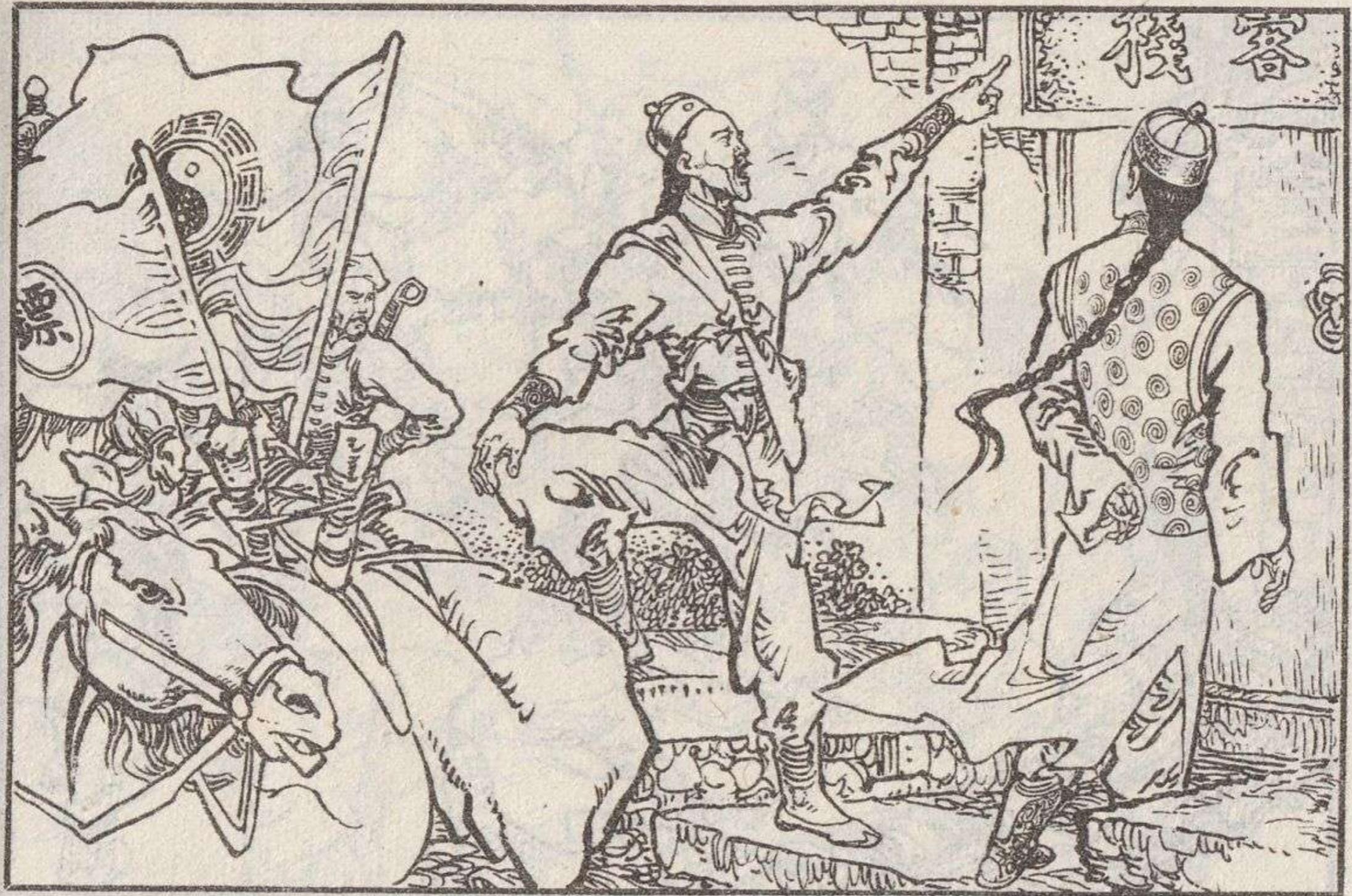
108 霍青桐回身上马，兄妹二人且战且退。忽听两边一阵唿哨，霍阿伊、霍青桐催马快奔。阎世章跟着追去，两边山上大石已纷纷打将下来，十几名清兵被打得头破血流，混乱中回人商队已然远去。



109 镖行伙计将五魔阎世魁尸首放上大车，阎世章抱住血肉模糊的尸体只是流泪，钱正伦和戴永明一再相劝，阎世章才收泪上马。童兆和将红色包袱拿在手中得意洋洋道：“不是童大爷手脚快，他死了也是白搭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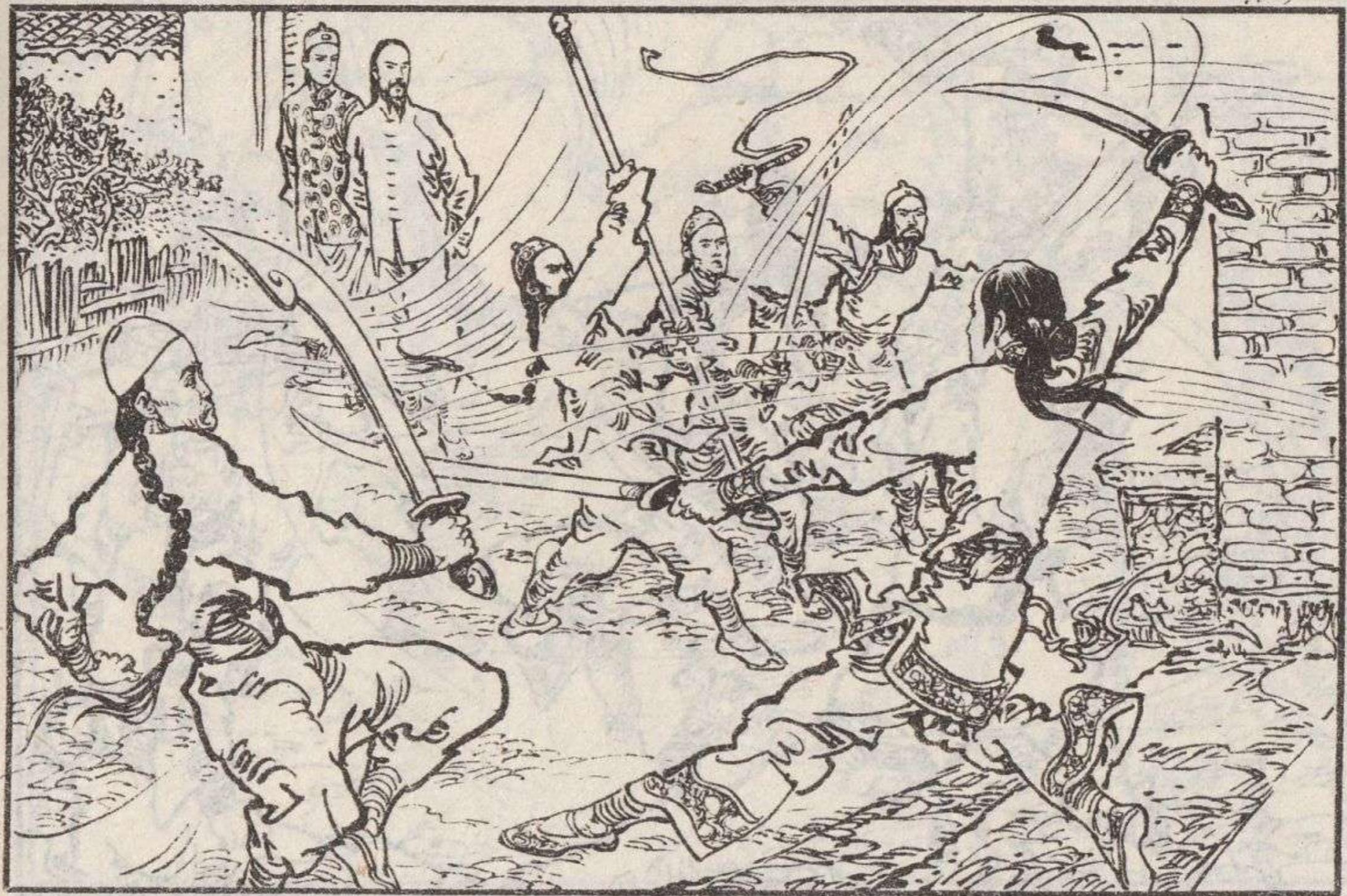
110 双方酣斗之际，陆菲青一直袖手旁观。李沅芷虽被霍青桐逼退，但相助镖行，终于不让回人得手，心下颇为自得。那知陆菲青却狠狠地教训她一顿，责她不该擅自出手，坏人大事，没来由地多结冤家，把她骂得抬不起头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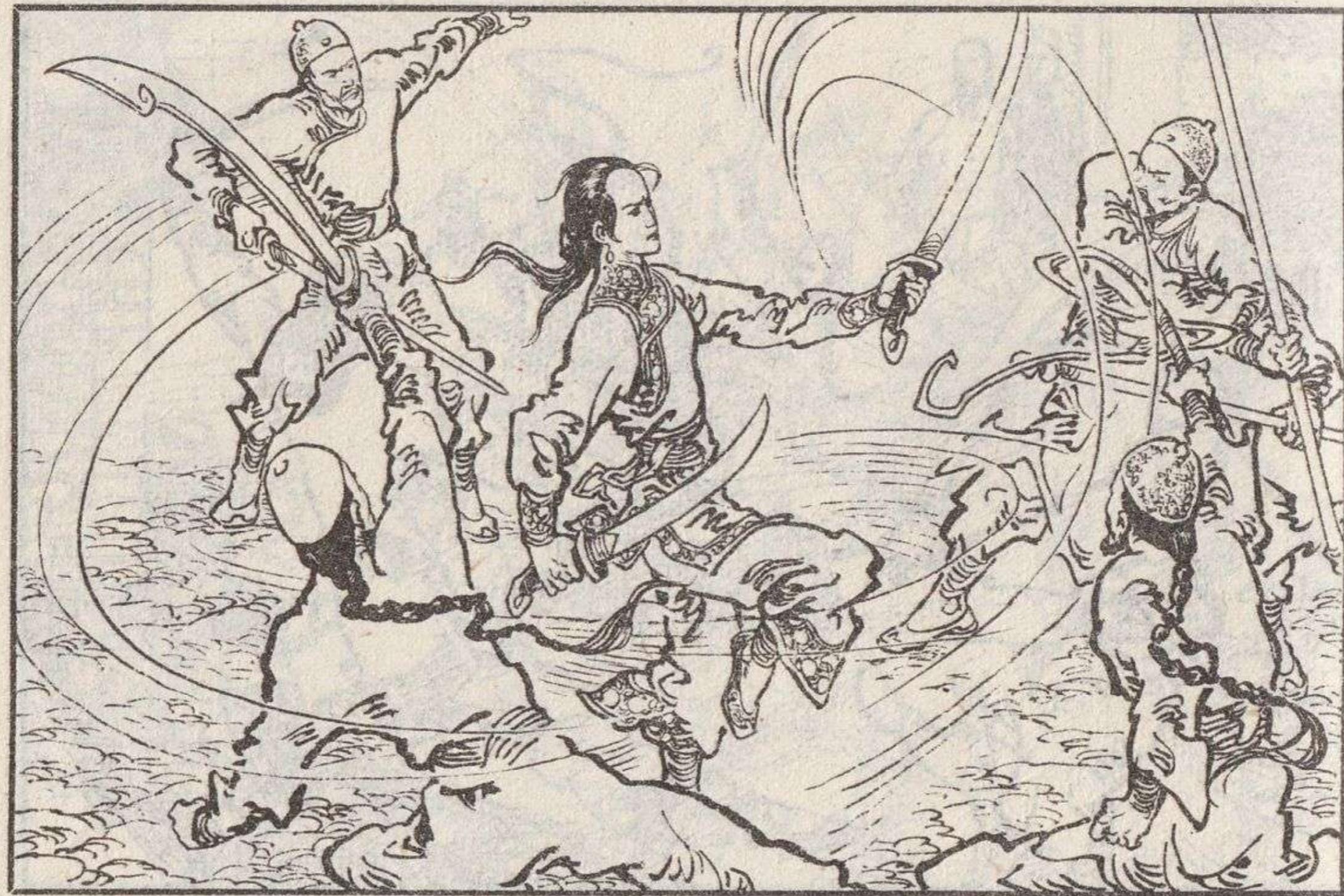
111 过了岭，黄昏时分已抵三道沟。进了镇，镖行和曾图南一行人都投安通客栈。童兆和不见店里伙计出来迎接，大骂：“店小二都死光了么？我操你十八代祖宗！”李沅芷眉头一皱，心中十分反感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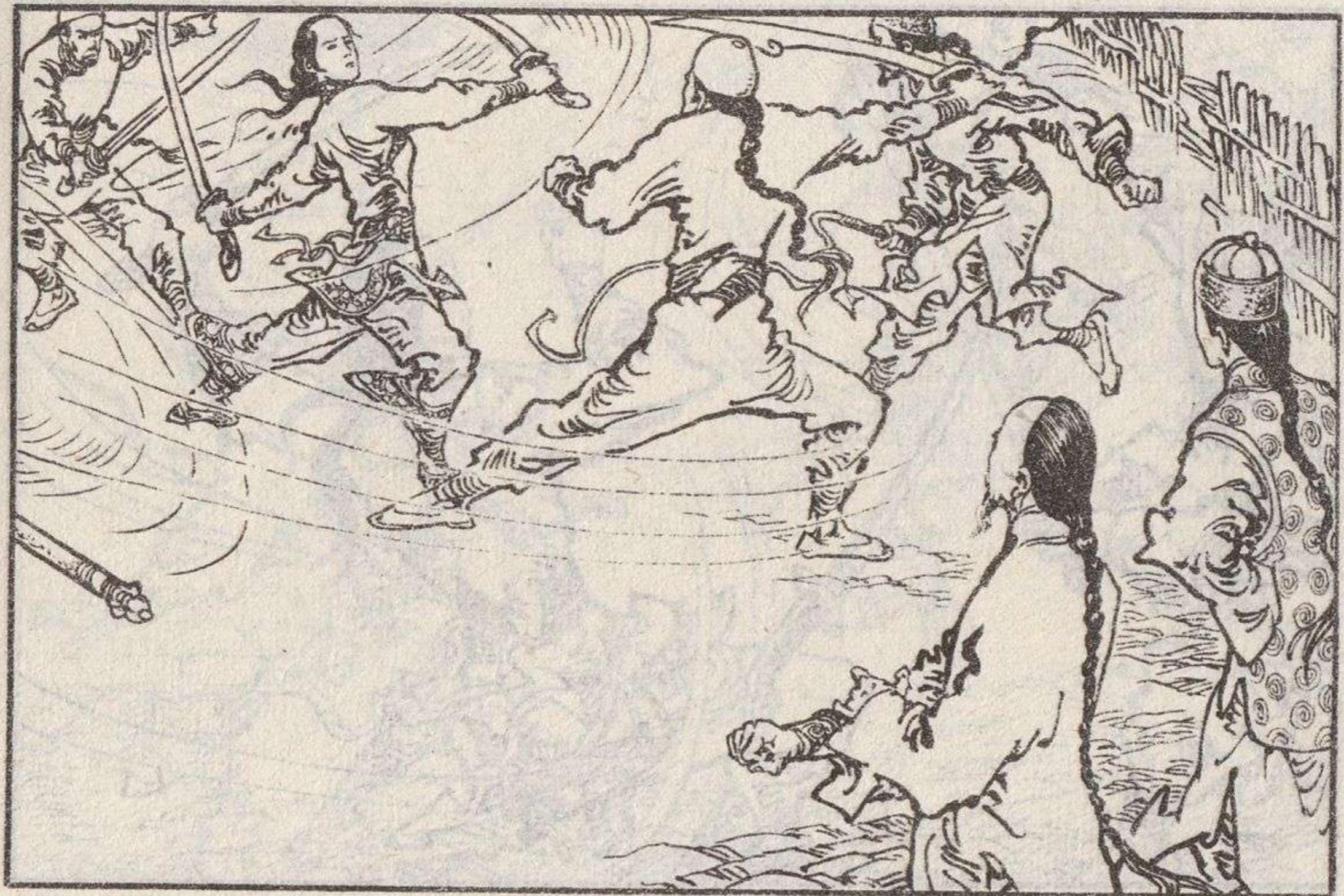
112 一行人正要闯门，忽听得屋里传来一阵阵兵刃相接之声。李沅芷想看热闹，抢先奔了进去。只见院子里，一个披散了头发的少妇正和四个汉子恶斗。那少妇面容惨淡，左手刀长，右手刀短，刀光霍霍，以死相拼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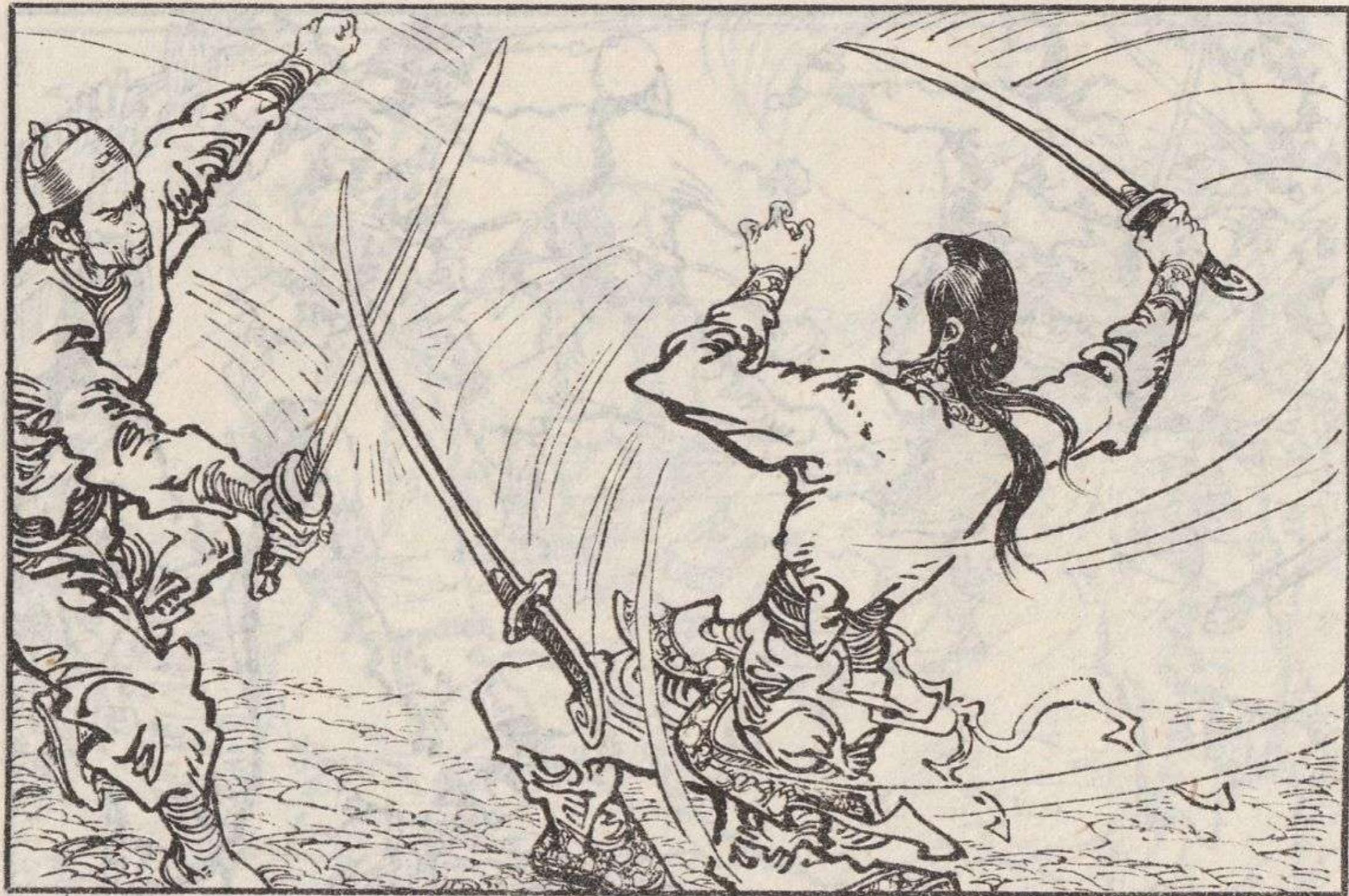
113 李沅芷见他们斗了几个回合，那几名汉子似想攻进房去，给那少妇舍命挡住。四条汉子武功均皆不弱，一使软鞭，一使怀杖，一使剑，一使鬼头刀。这时，陆菲青已走进院子，心想：怎么一路上尽遇见会家子？”



114 那使怀杖的举双杖当头砸下，少妇不敢硬接，向左闪让，软鞭拦腰缠来，少妇左手刀刀势如风，直截敌人右腕。软鞭鞭梢倒卷，少妇长刀已收，鬼头刀却已砍来，同时一柄剑刺她后心。



115 少妇左手刀挡开了剑，但敌人两下夹攻，鬼头刀这一招竟避让不及，被直砍在左肩。她挨了这一刀，兀自恶战不退，双刀舞动时点点鲜血四溅。陆菲青见四男围攻一女，动了侠义之心，虽然自身负有重案，说不得要伸手段一管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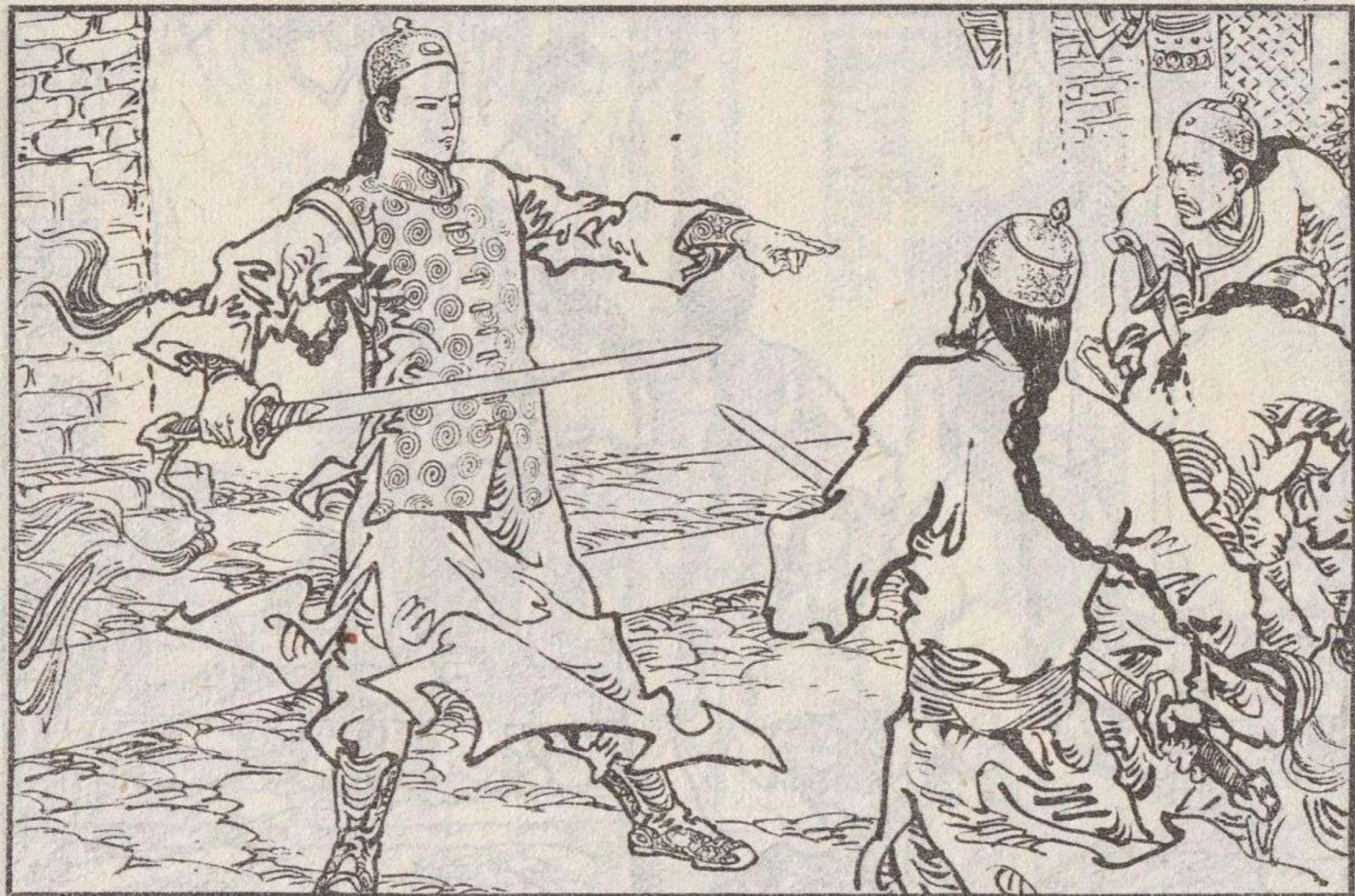
116 只见那使怀杖的双杖横打，少妇避开怀杖，恶战中右手短刀还他一招，左方一剑刺来，少妇长刀斜格，对方臂力甚强，那少妇因左肩受伤，气力大减，刀剑相交，一震之下，长刀当啷一声掉在地下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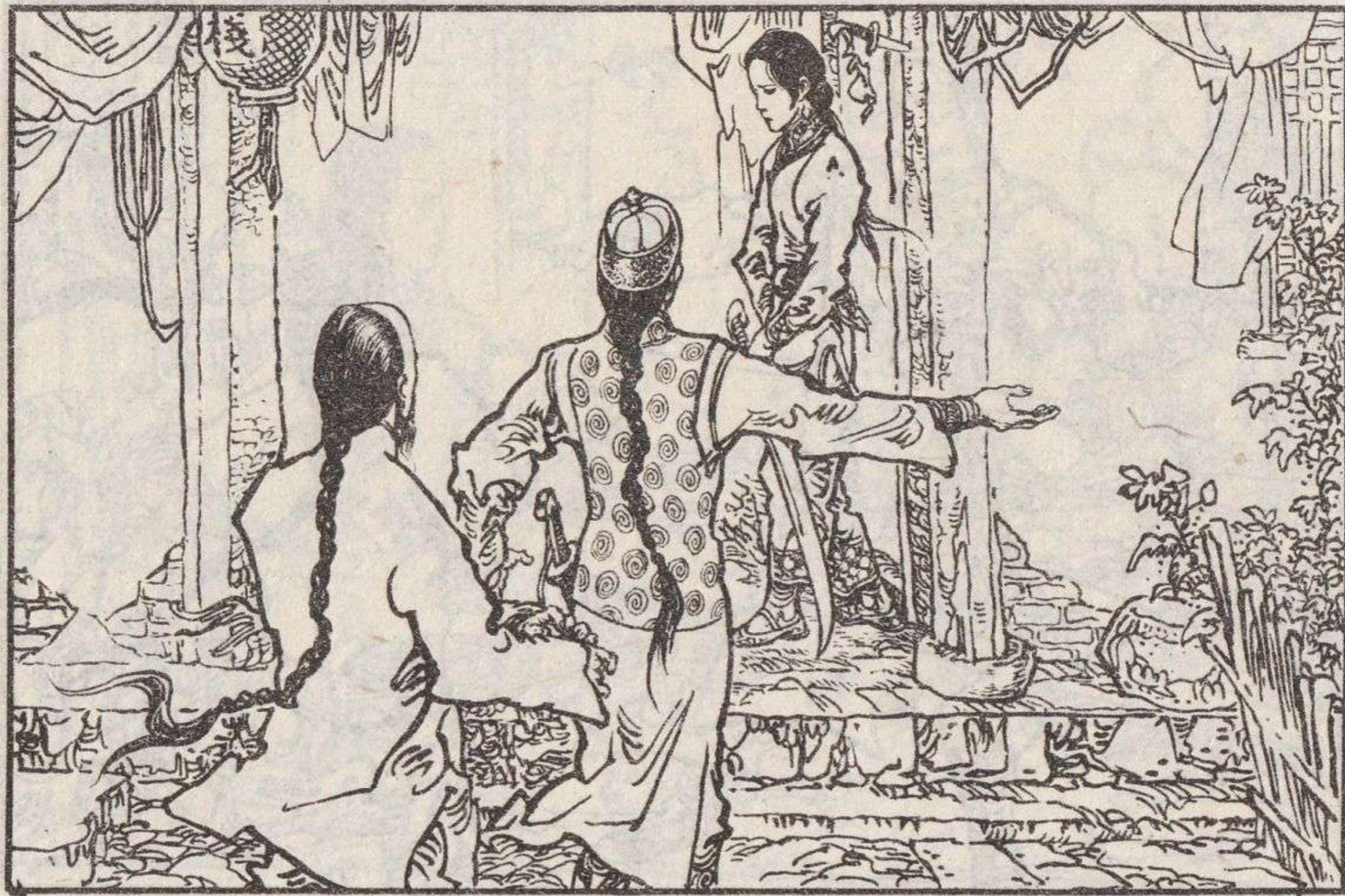
117 敌人刻不容缓，长剑乘势直进，少妇向右急闪，使鬼头刀的大汉在空档中闯向店房。那少妇竟不顾身后攻来的兵器，左手入怀，一扬手，两柄飞刀向敌人背心飞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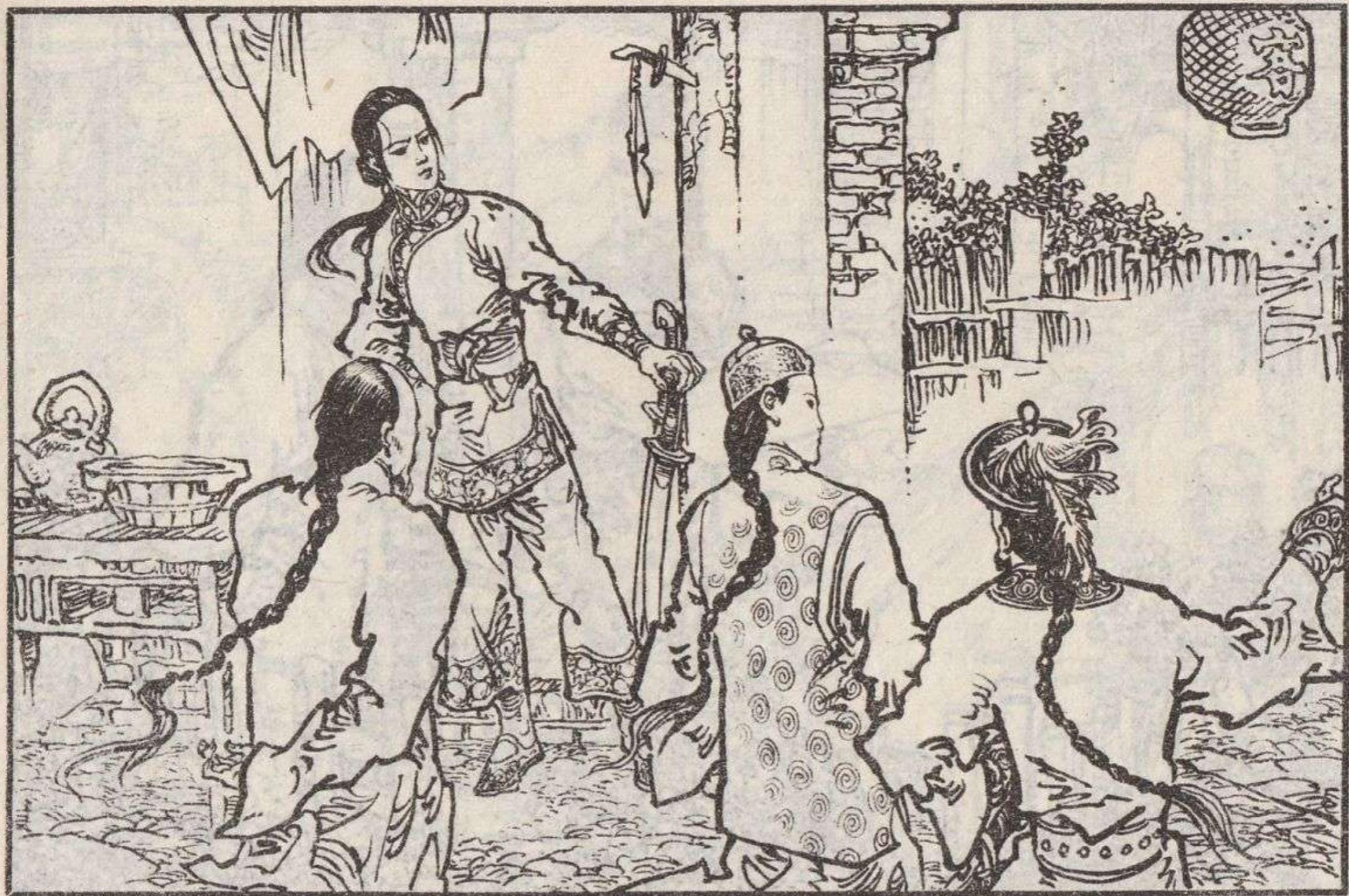
118 那人听见脑后风声，已避让不及，急忙低头，一柄飞刀插上了门框，另一柄却刺进了他的背心。幸亏少妇左肩受伤，手劲不足，这一刀尚未致命。少妇此时又被怀杖打中，摇摇欲倒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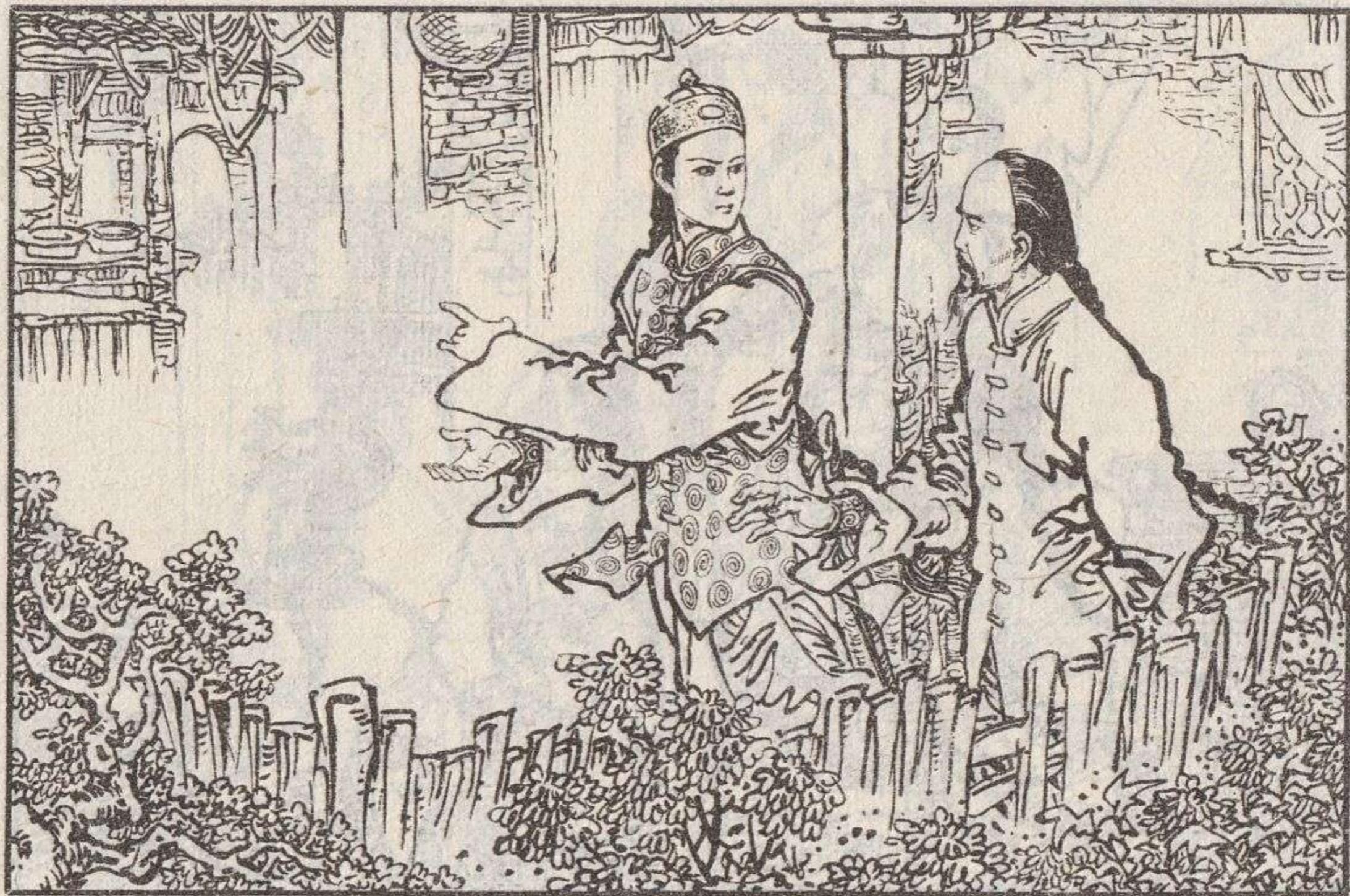
119 少妇见敌人退出，仍死命挡住房门。陆菲青向李沅芷道：“你去替她解围，打不赢，师父帮你。”李沅芷巴不得师父这句话，一跃身向前，提剑一隔，喝道：“四个大男人打一个妇道人家，要脸么？”



120 四条汉子见有人出头干涉，己方又有人受伤，齐声呼啸，转身出店而去。那少妇已面无人色，倚在门上喘气。李沅芷过去问道：“他们干吗欺侮你？”



121 少妇一时说不出话来。此时曾图南走来向李沅芷道：“太太请大小姐过去。”又低声道：“太太听说大小姐又跟人打架，吓坏啦，快过去吧。”少妇见曾图南一身武将官服，脸色突然一变。



122 那少妇也不答理李沅芷，随即拔下门框上飞刀，砰的一声，把房门关上了。李沅芷心中老大不自在，走到陆菲青身边问道：“师父，他们干吗这样狠打恶杀？”“多半是江湖上的仇杀。事情还没了呢，那四人还会找来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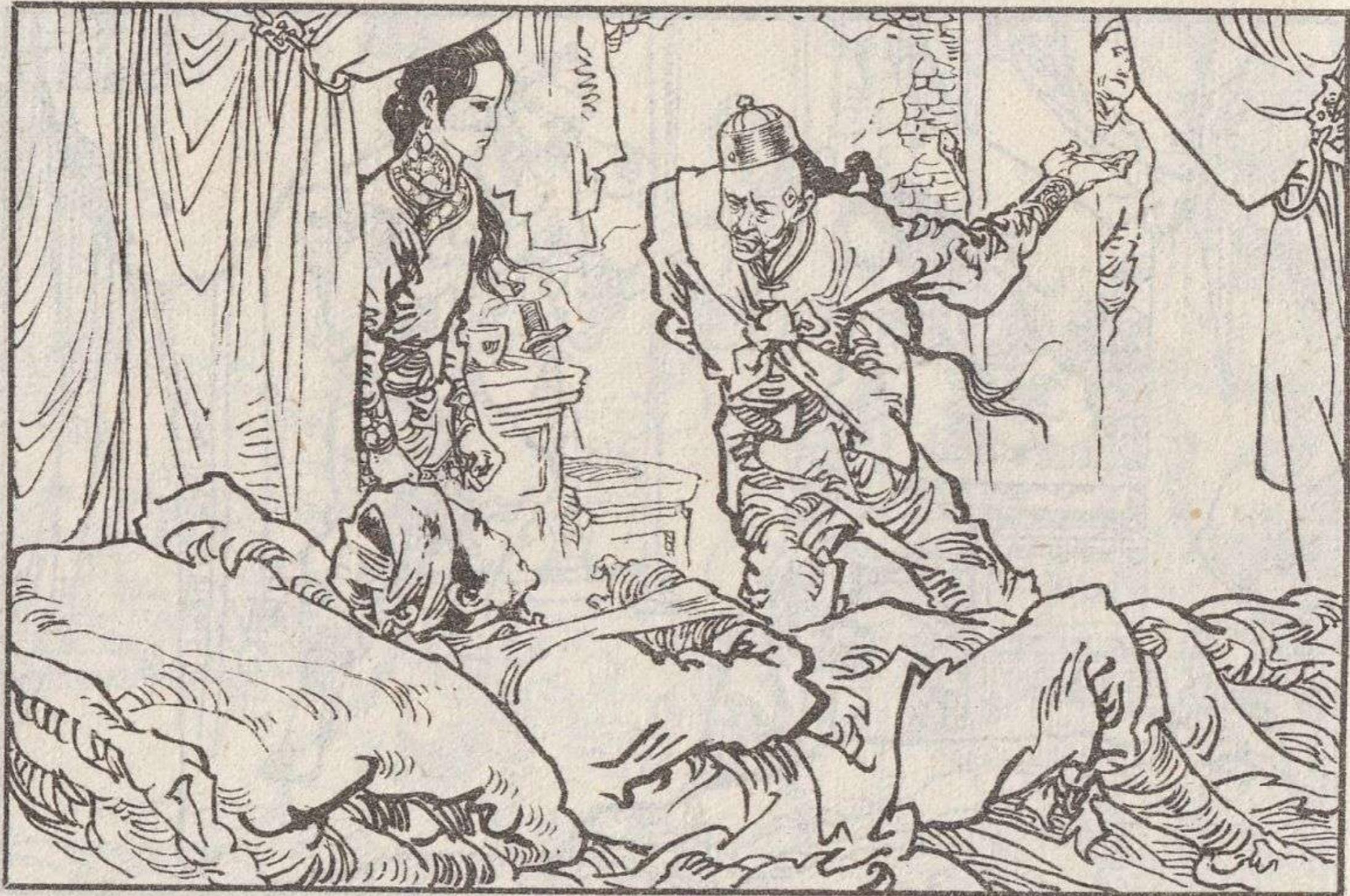
123 李沅芷正想再问，忽听外面有人大吵大嚷：“操你奶奶，你说没上房，怕老爷出不起银子吗？”听声音正是镖行童兆和。店家赔话道：“达官爷你老别生气，我们开店的怎敢得罪达官爷们，实在是几间上房都给客人住了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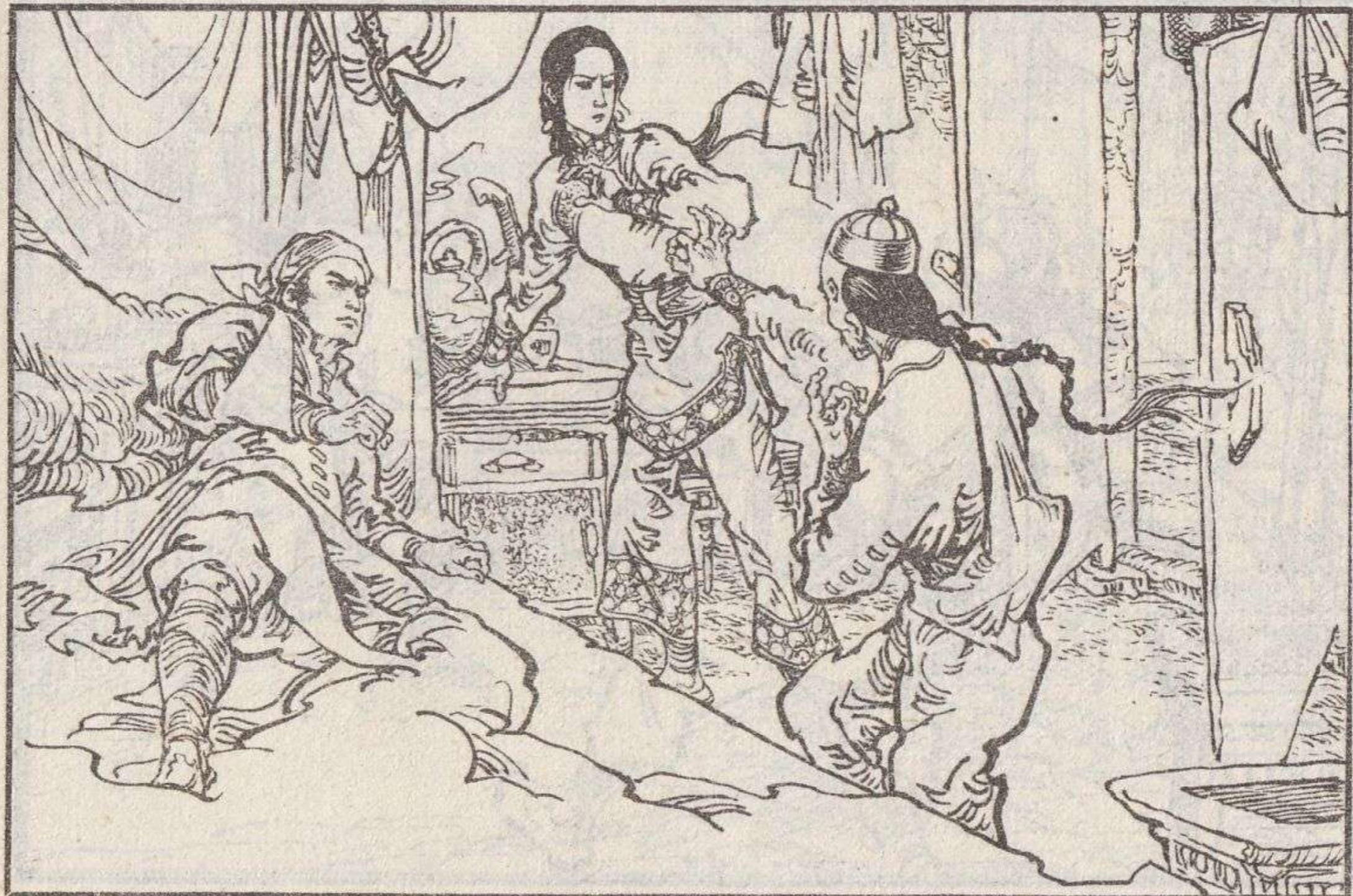
124 童兆和道：“什么人住上房，我来瞧瞧！”边说边走进院子。正好这时上房的门一开，那少妇探身出来，向店伙计要开水。童兆和见那少妇肤色白嫩，面目俊美，不禁心中一动，双眼骨碌碌乱转，不觉咽了一口口水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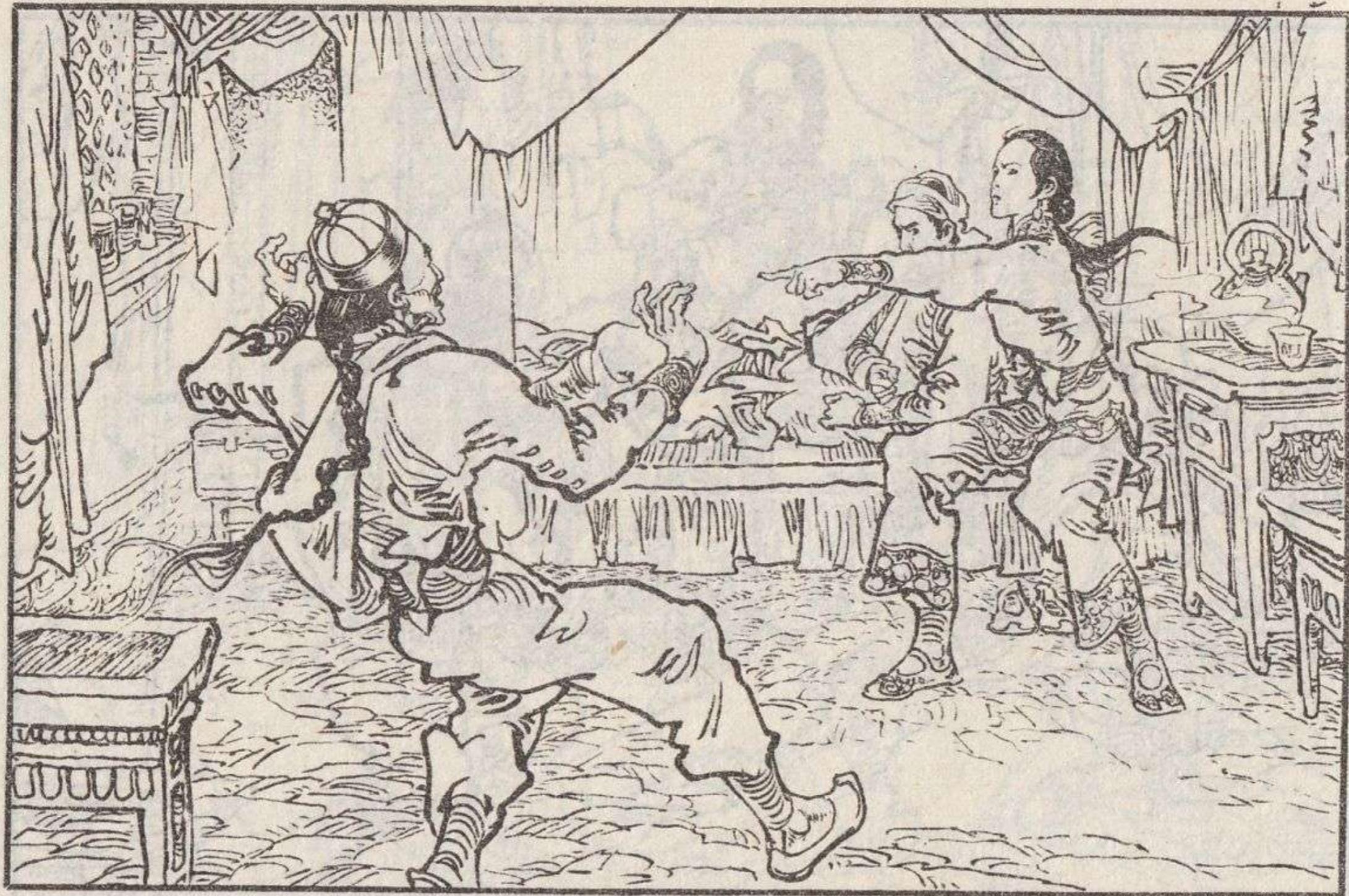
125 他大叫大嚷：“童大爷走镖，可从来不住次等房子。没上房，给大爷挪挪不成么？”口中叫嚷，乘少妇房门未关，直闯了进去。那少妇见童兆和闯进，正想阻挡，只感到腿上一阵剧痛，坐了下去，自知刚才腿上中了怀杖，伤势兀自不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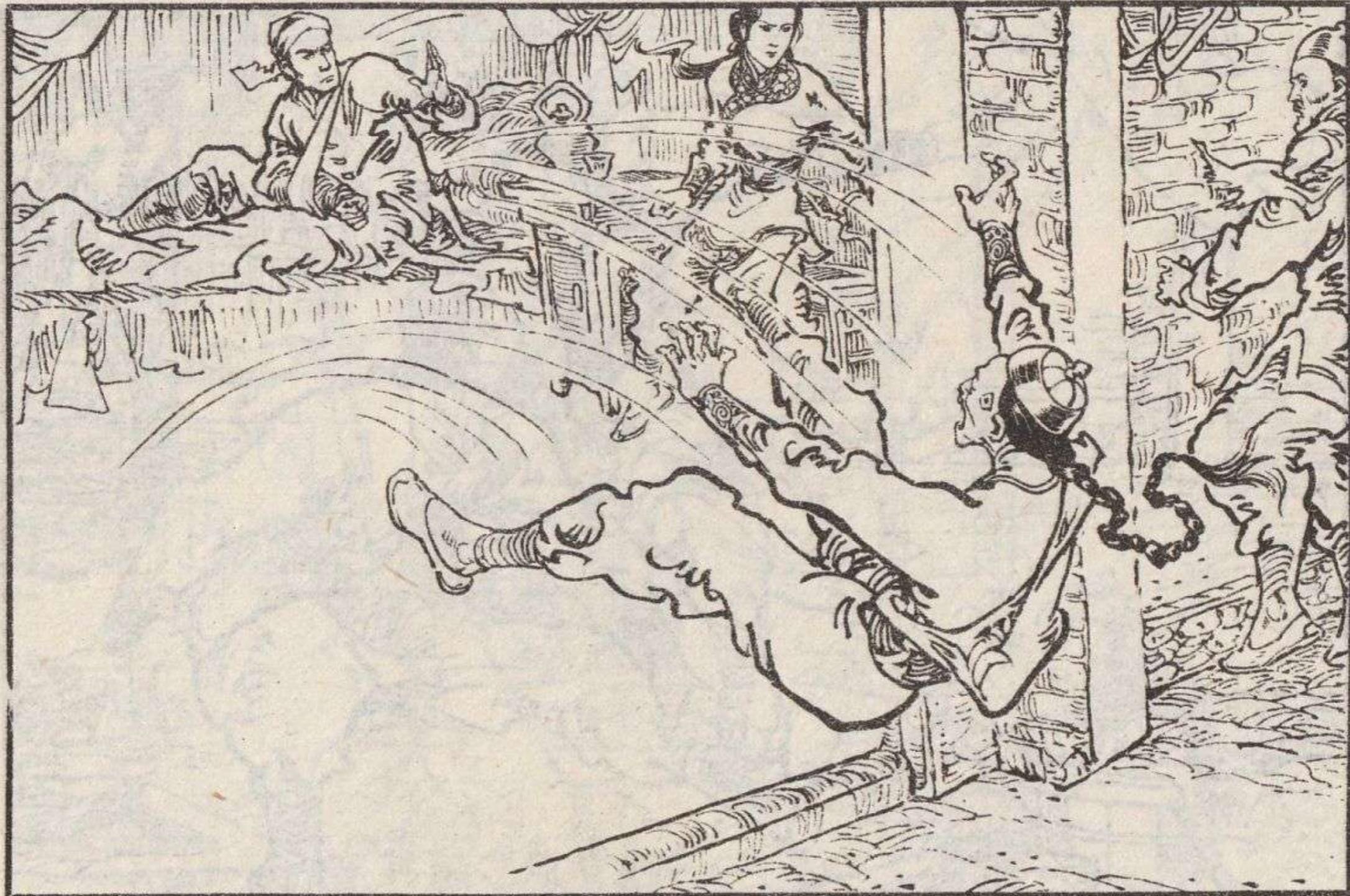
126 童兆和一进房，见炕上躺着个男人，房中黑沉沉地看不清面目，但见他头上、手上、腿上都缠了绷带，全身是伤。那人见童兆和进房，沉声喝问：“是谁？”童兆和道：“我是镇远镖局镖师，没住房，劳你驾给挪一下吧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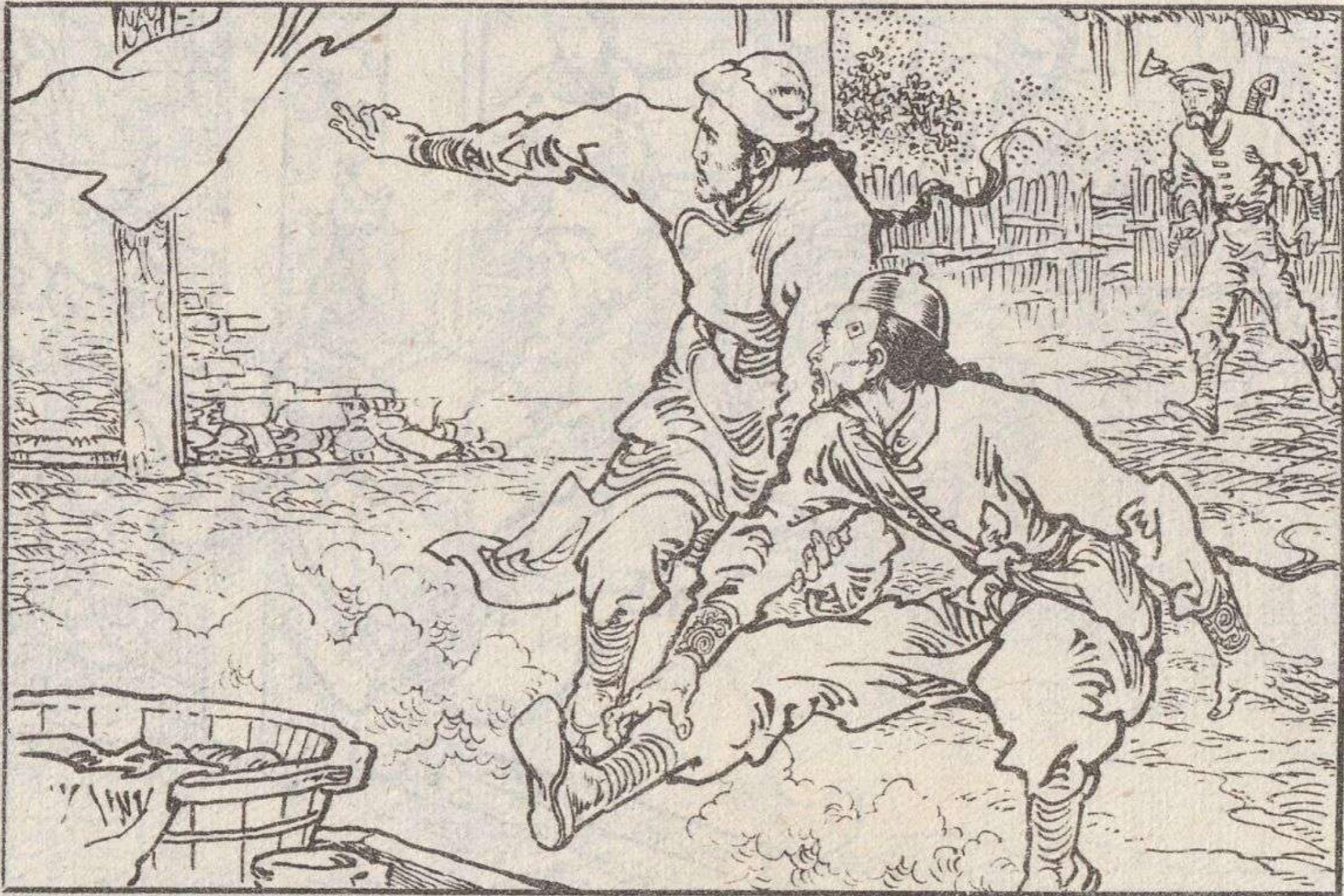
127 那人喝道：“滚出去！”童兆和刚才没见到那少妇与四人性命相扑的恶斗。心想，一个是娘们，一个伤得不能动弹，何不占占便宜？便嘻皮笑脸道：“这女的是谁？是你老婆？还是相好的？你不肯挪也成，咱仨就在这炕上一块儿挤挤。”



128 那人气得全身发抖。少妇低声劝道：“大哥，别跟这泼皮一般见识，咱们眼下不能再多结冤家。”又向童兆和道：“别在这儿罗嗦，快出去。”童兆和笑道：“出去干吗，在这里陪你不好么？”炕上那男人哑声道：“你过来。”



129 童兆和哈哈一笑，向前走进两步：“怎么？想瞧我长得俊不俊？”炕上那男人突然坐起，快如电光石火，左手对准他“气俞穴”一点，跟着左手一掌击在他背上。童兆和顿时平飞出去，穿出房门，砰的一声，跌在院子里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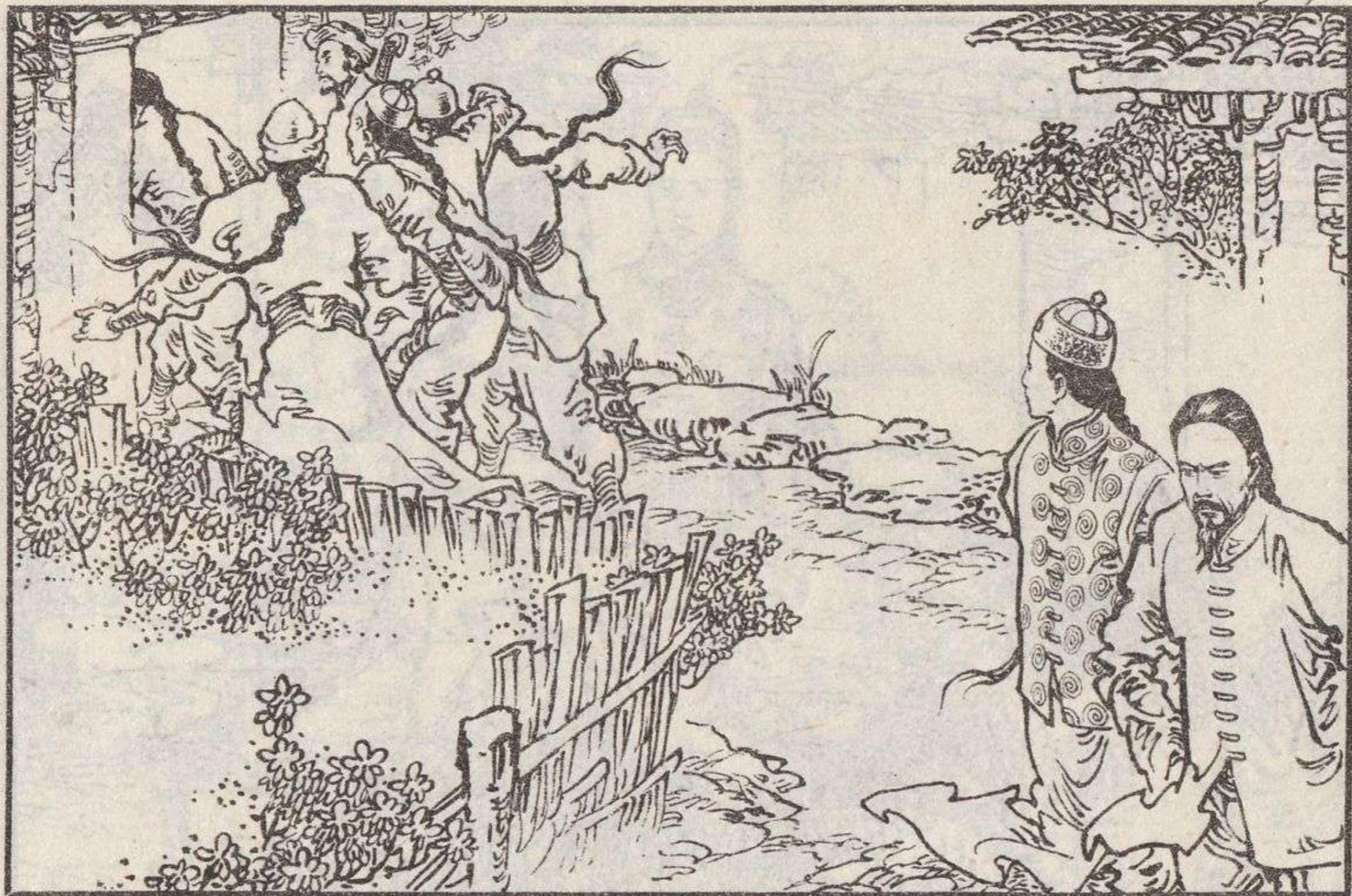
130 童兆和给点中了穴道，哇哇乱叫。趟子手孙老三忙来扶起，低声道：“童爷，别惹他们，看样子点子是红花会的。”“啊……啊……我的脚动不了啦，红花会的，你怎么知道？”童兆和不禁吓出了一身冷汗。



131 众人都围了过来。镖师钱正伦问孙老三：“你拿得准是红花会的？”孙老三在他耳边轻声道：“刚才衙门四个公差来拿这两个点子，打了好一阵才走呢！我听他们关照客店掌柜的，说这对夫妇是钦犯，是皇上特旨来抓的红花会大头子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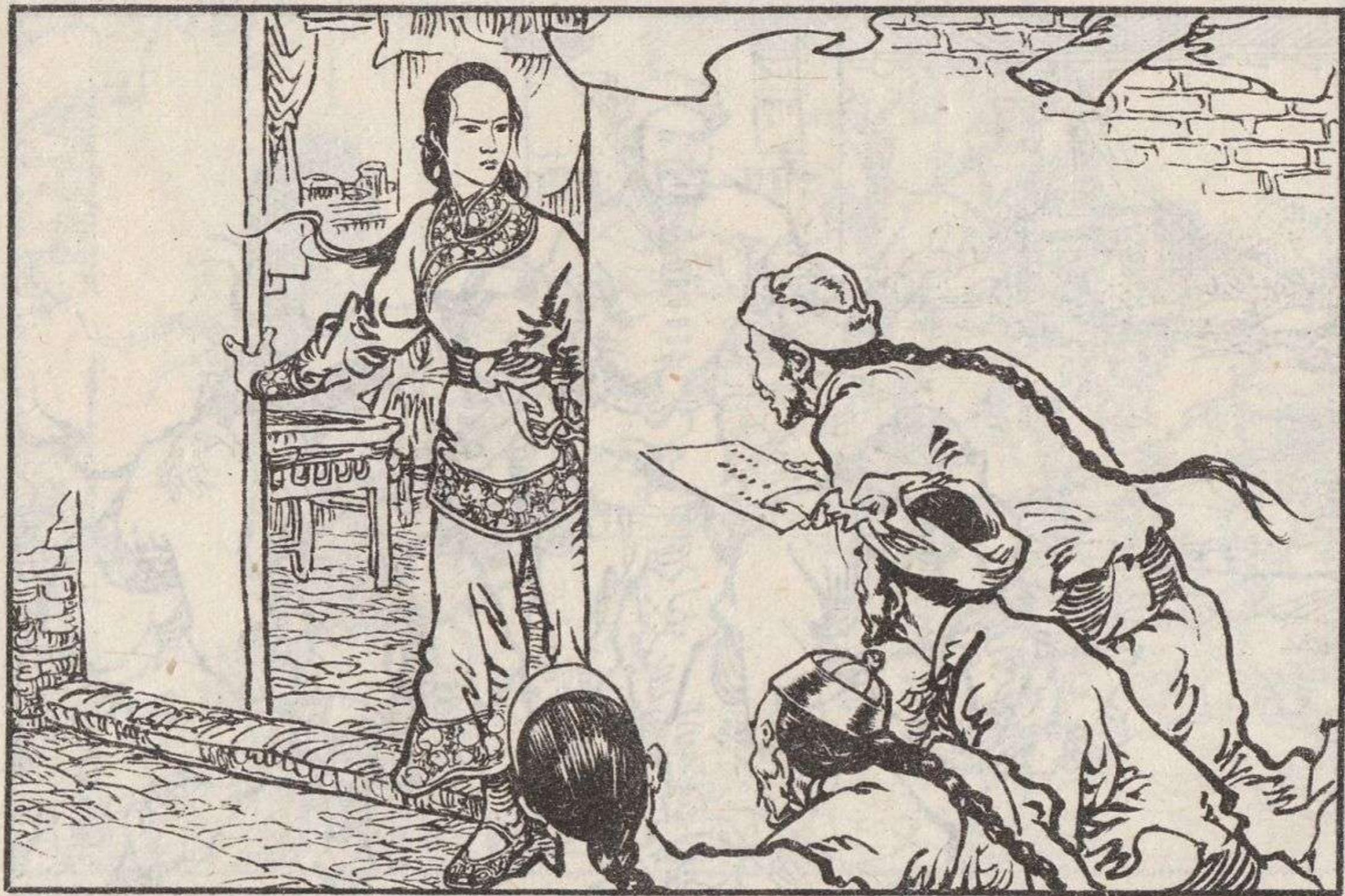
132 钱正伦有五十多岁，一向在镖行混，武艺不高，但见多识广，当下又问孙老三：“刚才来抓人你看到了吗？”孙老三指手划脚地说：“打得才叫狠呢。一个娘们使两把刀，左手长刀，右手短刀，四个男人都打不赢她。”



133 钱正伦愕然道：“那是神刀骆家的人了。她会放飞刀，是不是？”孙老三忙道：“是，是，手法真准。”钱正伦向阎世章道：“红花会文四当家的在这里。”当下不再说话，三个人架着童兆和回房去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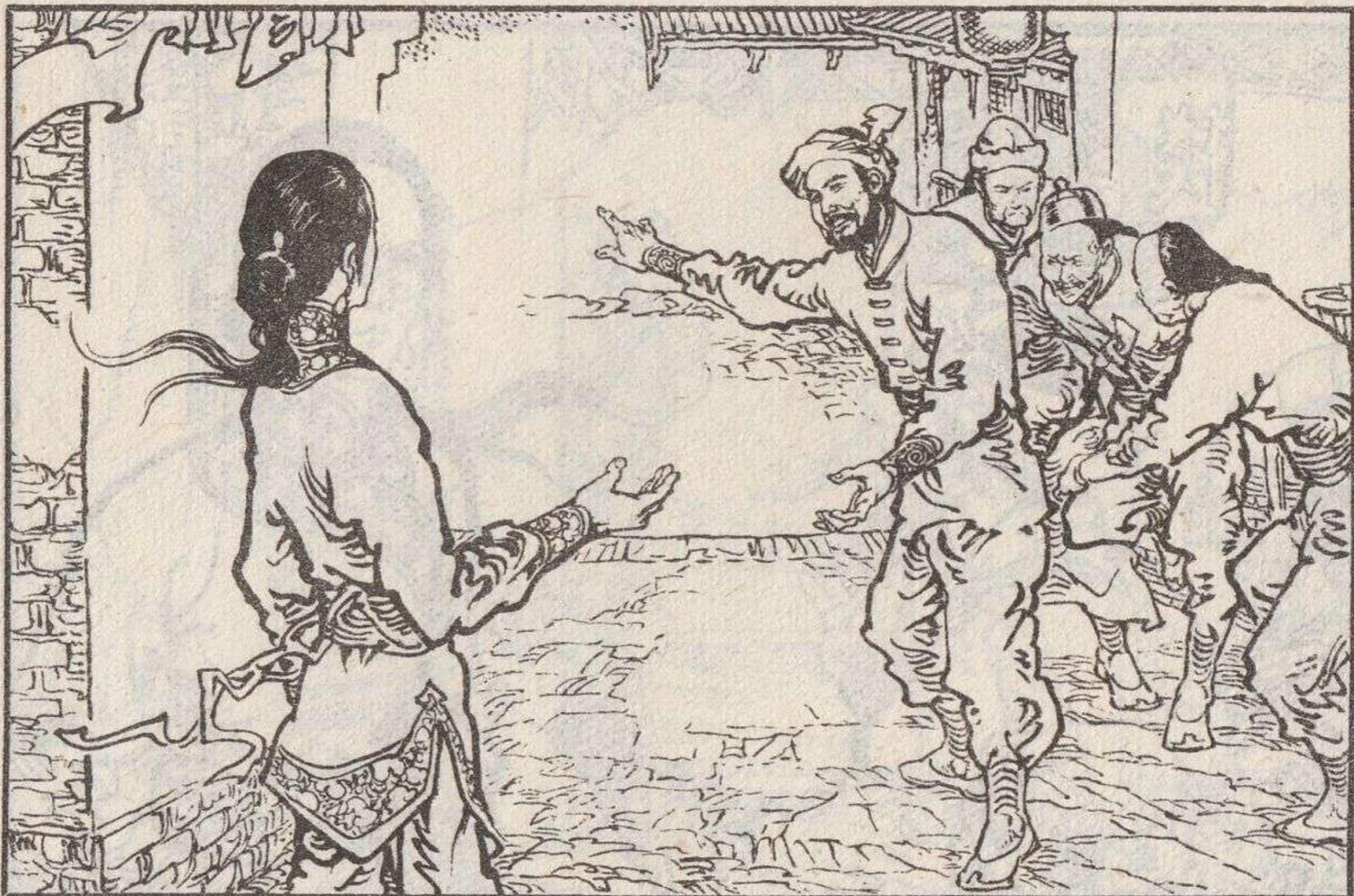
134 这一切陆菲青全都看在眼里，自言自语道：“是神刀骆家的后人，我不能不管。”李沅芷听见了问道：“神刀骆家是谁？”“神刀骆元通是我好友，听说已经过世了。刚才和人相打的那个少妇，若不是他的女儿，就是他的徒弟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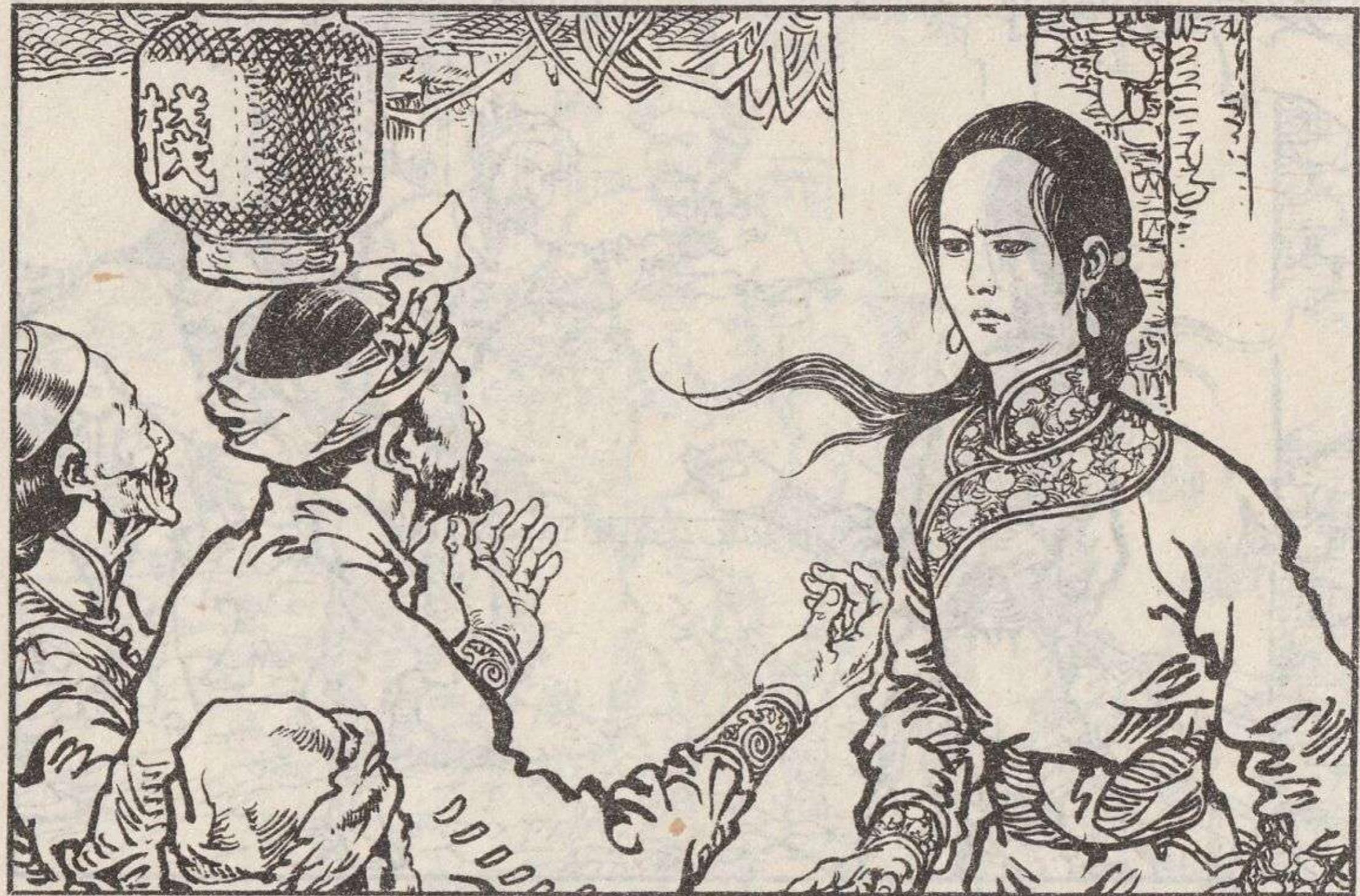
135 说话之间，钱正伦和戴永明两位镖师扶着童兆和过来了。孙老三在上房外咳嗽一声，大声说道：“镇远镖局钱镖头、戴镖头、童镖头前来拜会红花会文四当家的。”上房门呀的一声打开，那少妇站在门口，怒目而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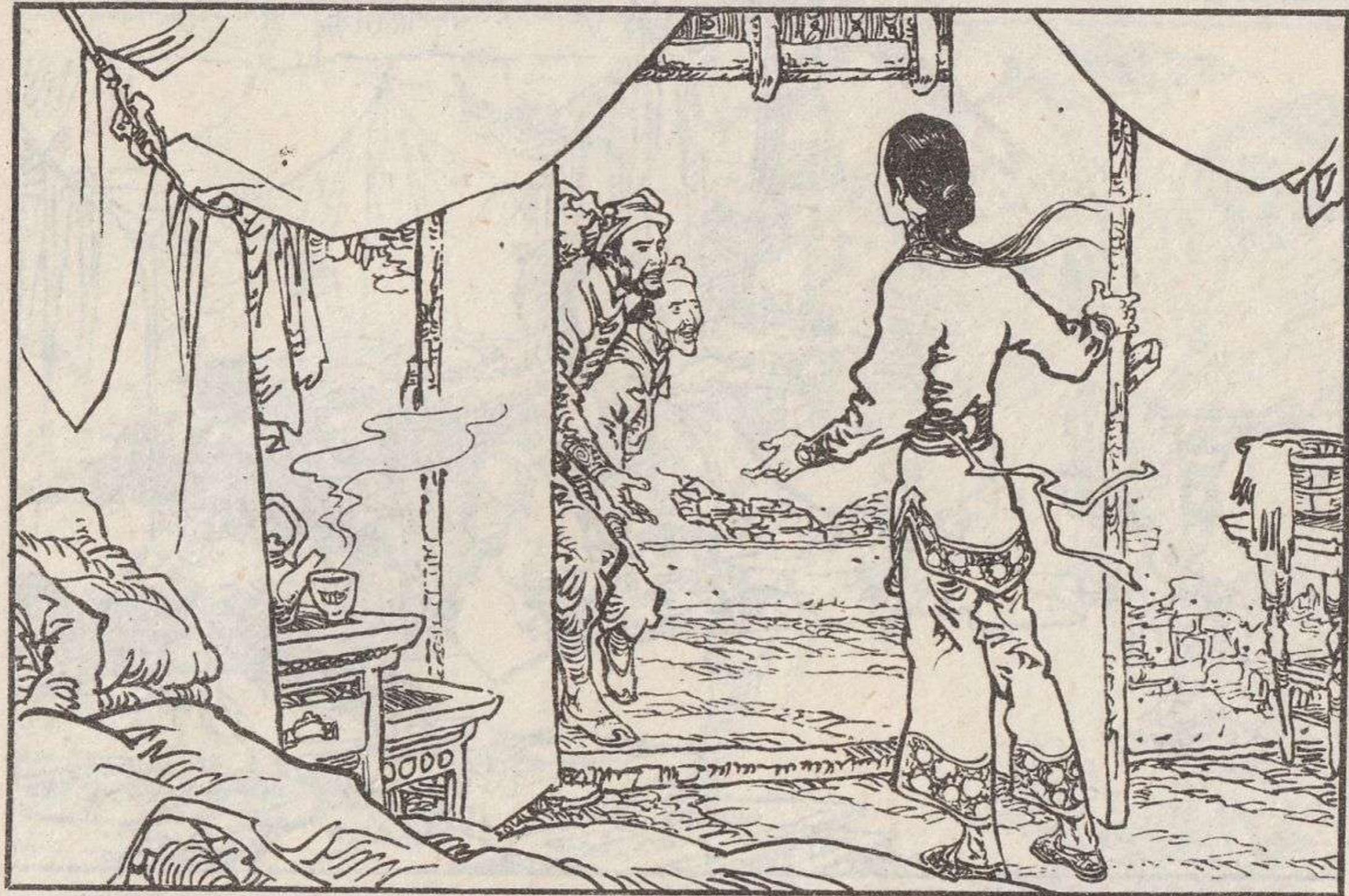
136 孙老三把红帖子递上去，少妇不接，问道：“有什么事？”钱正伦领头出言：“我们兄弟有眼无珠，不知道文四当家大驾在此，得罪了你老，我们来替他赔礼，请你老大量，可别见怪。”说罢便是一揖。戴永明和孙老三也都作了一揖。



137 少妇说道：“我们当家的受了伤，刚睡着，待会儿把各位的意思转告就是。”“文四当家的是什么伤，我这里有金创药。”钱正伦想卖个好，那么对方就不能不给童兆和救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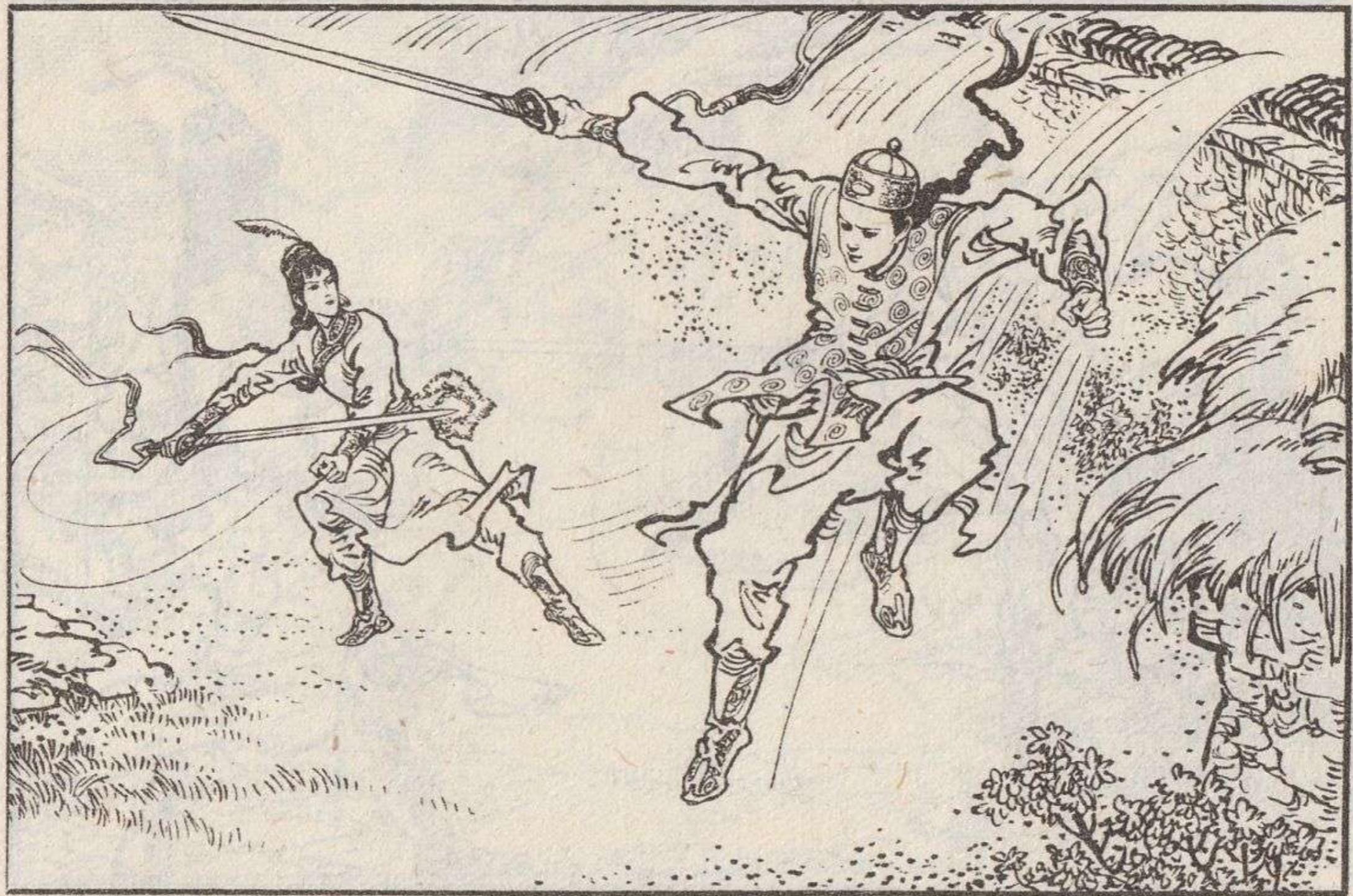
138 少妇道：“你们怎知道我们的名字？”钱正伦答道：“凭你这对鸳鸯刀跟这手飞刀，江湖上谁人不晓？再说不是四当家的，谁还有这点穴功夫？你们两位又在一起，那自然是奔雷手文泰来文四爷和文四奶奶鸳鸯刀骆冰啦！”



139 钱正伦捧了她又捧她丈夫。少妇心中自然乐意，微微一笑，说：“这位被点中的不是重穴，待会我们爷醒了，让店家来请吧。”钱正伦见对方答应救治，就退了出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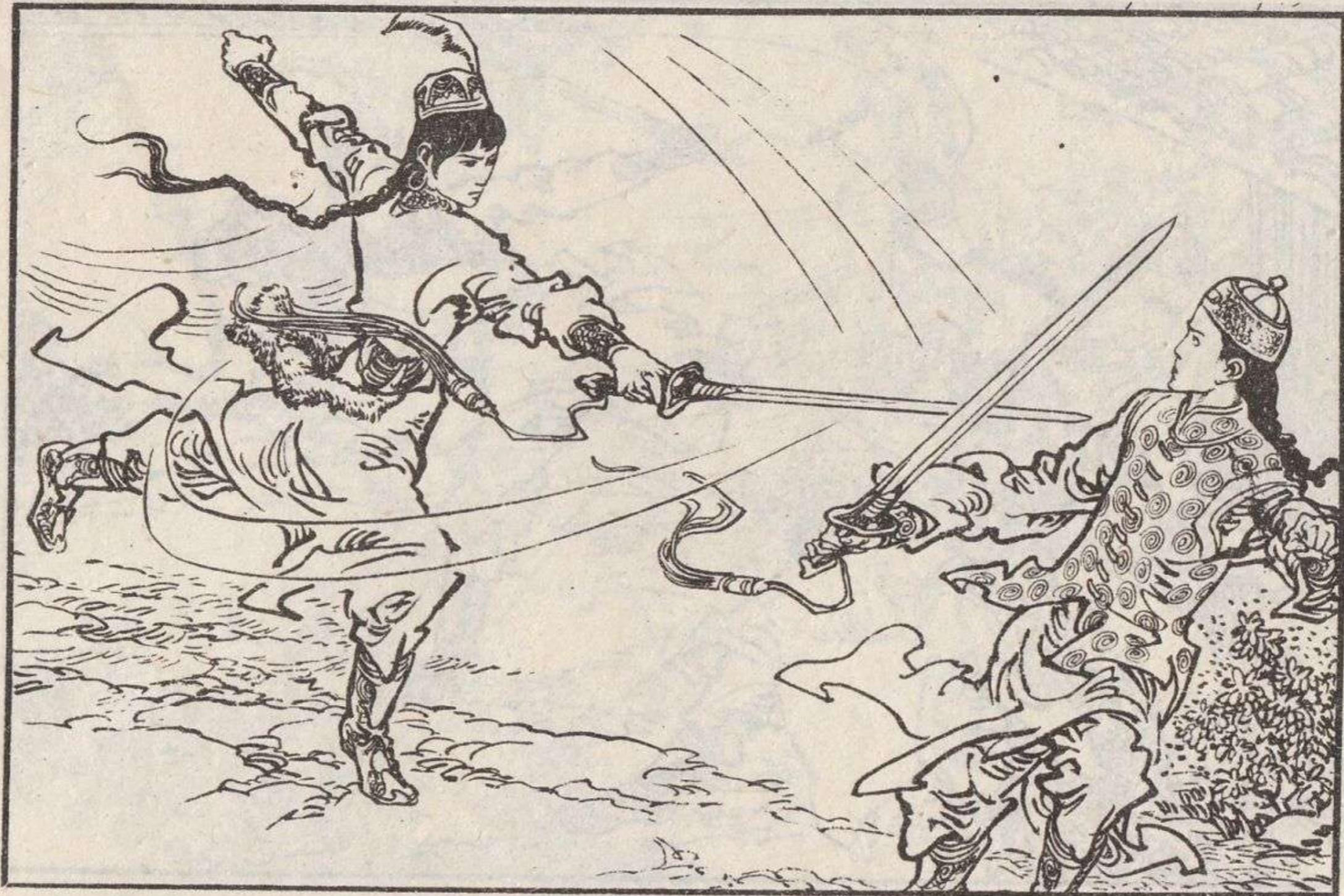
140 李沅芷见这讨厌的镖师给人家点中穴道后的狼狈相，心想点穴功夫真好，得变个法儿求师父传授。回到房里，她托着腮帮子在那里出神，忽听得窗格子上有人手指轻弹了几下，一个清脆的声音说道：“小子，你出来，有话问你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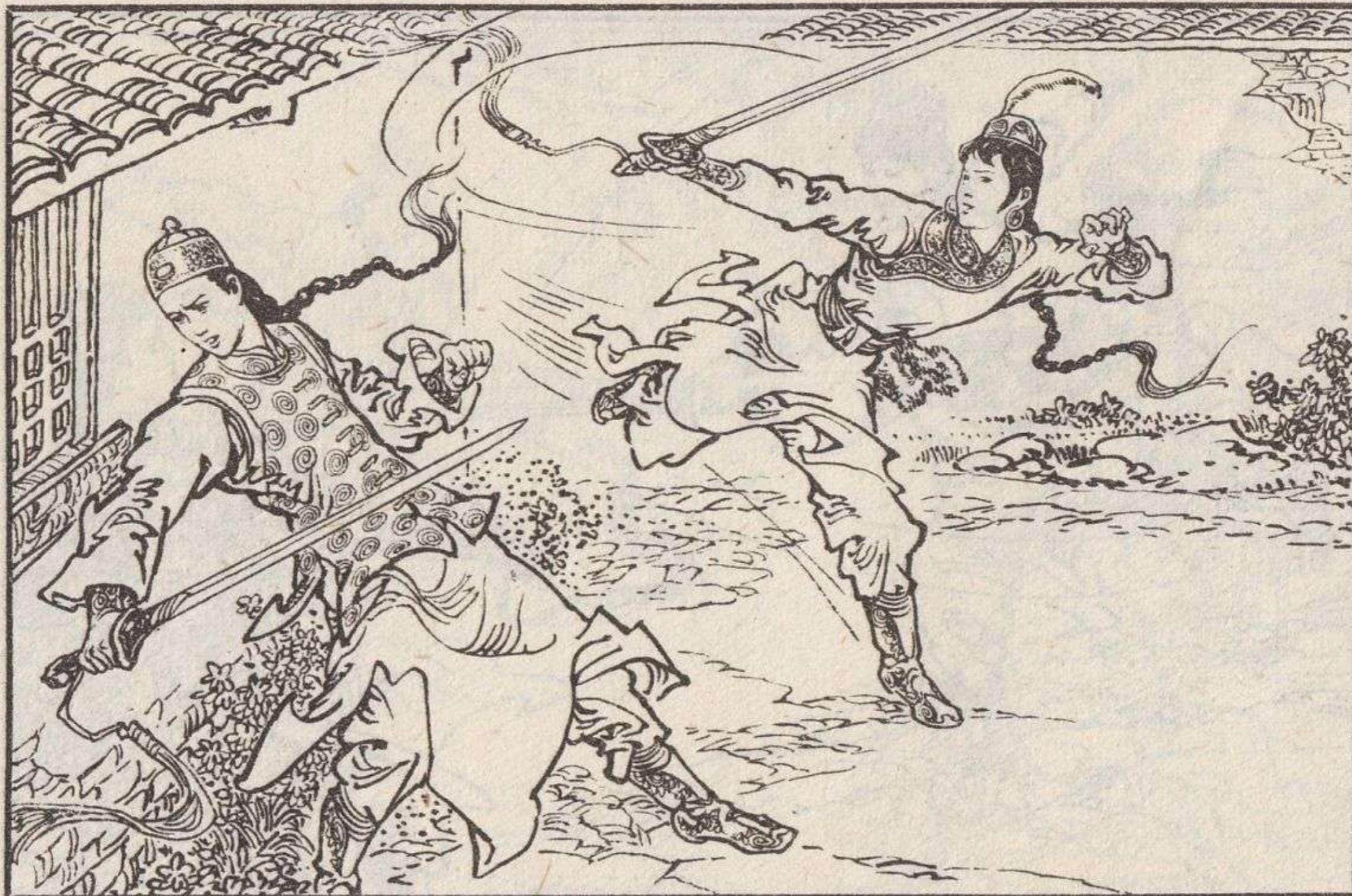
141 李沅芷一愣，提剑开门，纵进院子，只见一个人影站在那里，说道：“浑小子，有胆的跟我来。”说着便翻出了墙。李沅芷初生之犊不畏虎，也不管外面是否有人埋伏，跟着跳出墙外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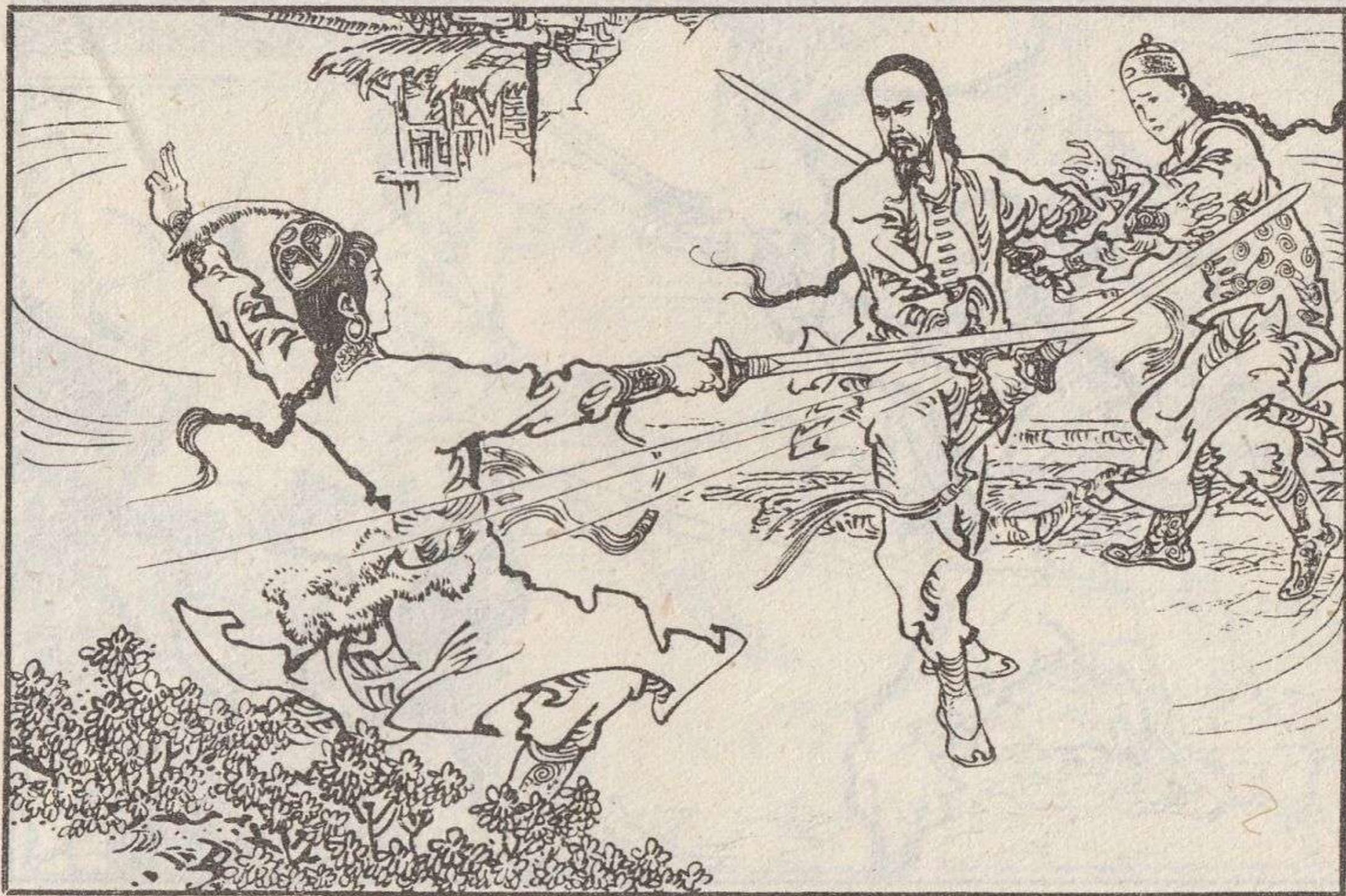
142 她双脚刚着地，迎面就是一剑刺来，李沅芷举剑挡开，喝道：“什么人？”那人说道：“我是回部霍青桐。喂，我问你，干吗你硬给镖局子撑腰，坏我们的事。”李沅芷见那人正是白天跟她恶斗过的那个黄衫女郎。



143 给她一问，李沅芷哑口无言，只好强词夺理。“天下事天下人管得，你少爷就是爱管闲事。不服气么？我再来领教领教你的剑术……”话刚说完，刷的就是一剑，霍青桐更加恼怒，举剑相迎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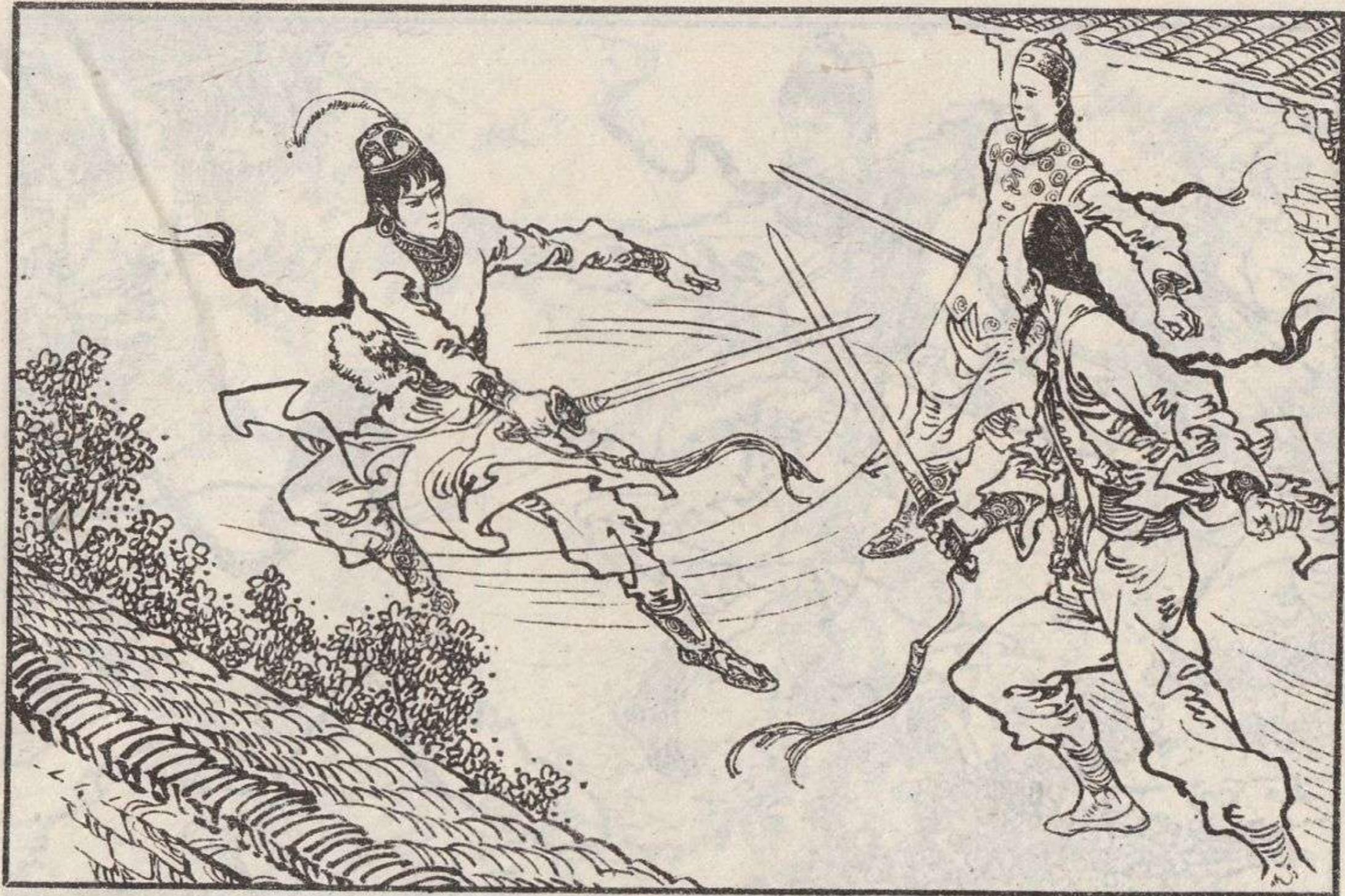
144 李沅芷明知剑法上斗不过她，心中已有了主意，边打边退，一直退到陆菲青所住的店房之后，突然叫道：“师父，人家要杀我呀！”霍青桐噗的一笑，道：“哼，没有用的东西，才犯不着杀你呢？我是来教训你的。”说完掉头就走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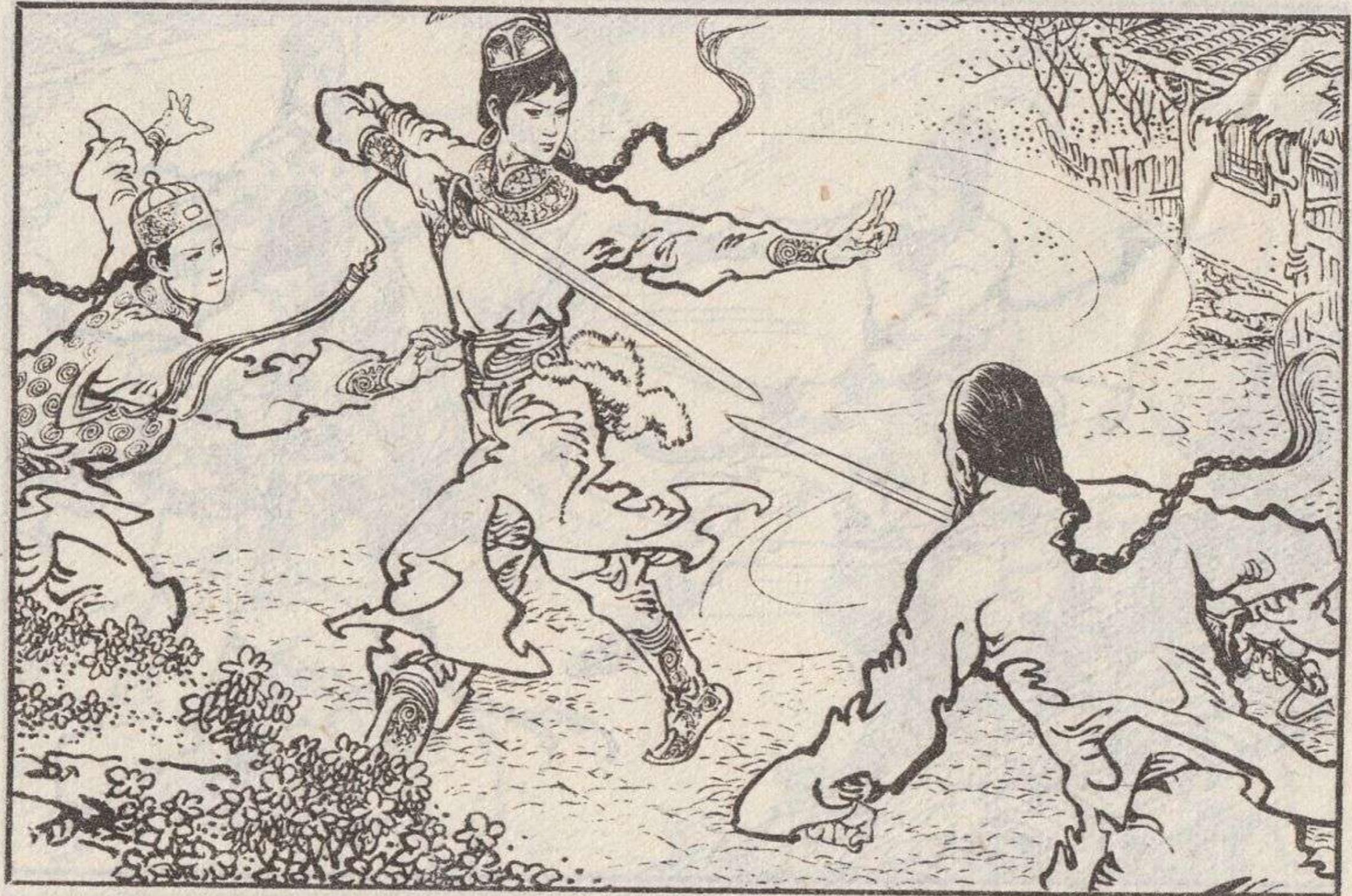
145 哪知李沅芷可不让她走。一招“春云乍展”，挺剑刺她背心。霍青桐回头施展“三分剑术”，李沅芷又被逼得手忙脚乱。她听身后有人，知道师父已经出来，见霍青桐长剑当胸刺来，一闪身躲到了陆菲青背后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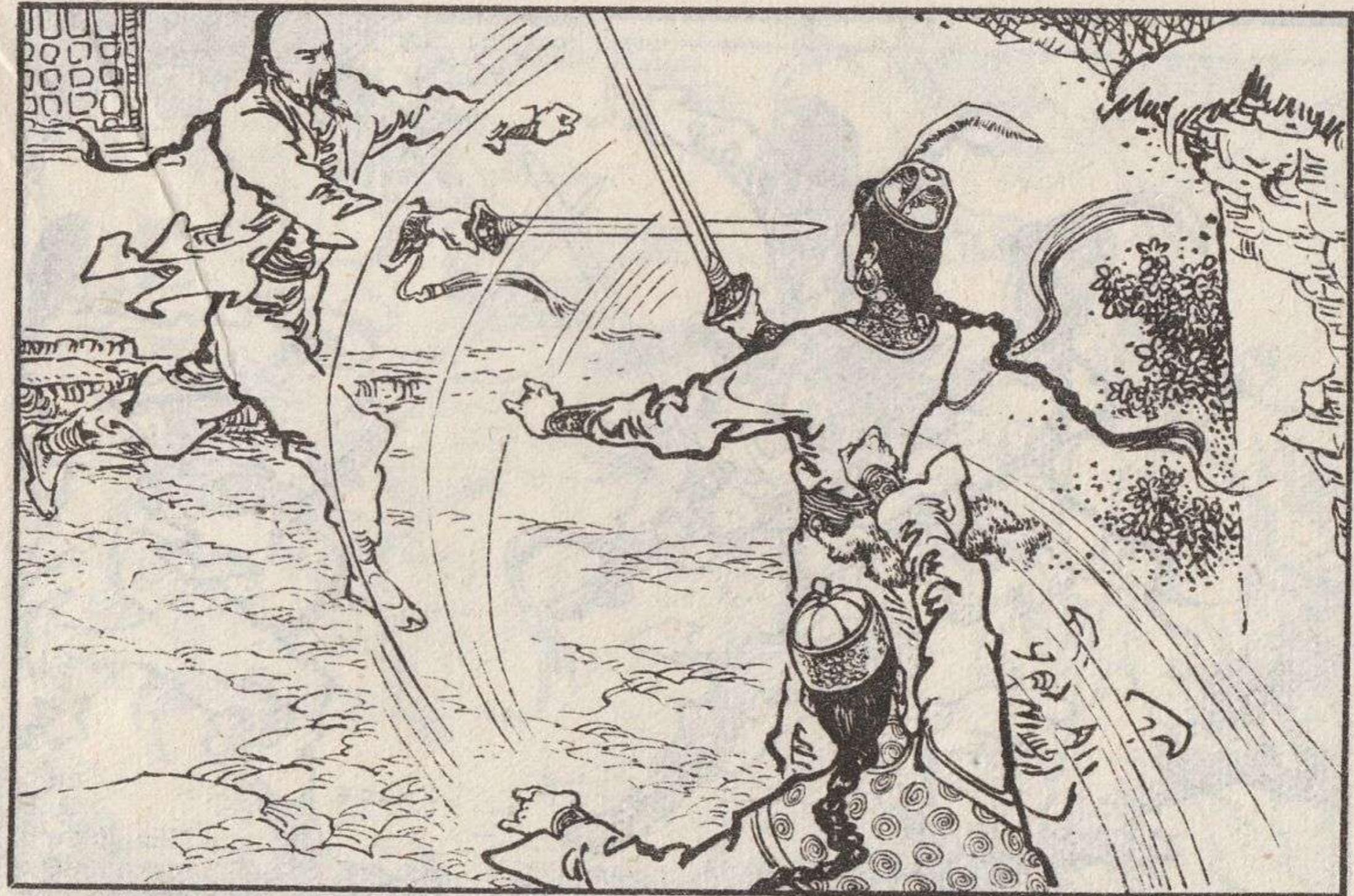
146 陆菲青举起白龙剑挡住霍青桐剑招。交手数合，霍青桐便发觉对手剑术和李沅芷全然不同，自己丝毫讨不到便宜。她剑招越快，对方越慢，再斗数合，她攻势已尽被抑制，完全处在下风。



147 霍青桐“三分剑术”要旨在以快打慢，但陆菲青并不跟她迅速的剑法应招变式，数合之后，主客之势即已倒置。霍青桐迭遇险招，知道对方是前辈高手，连使“大漠孤烟”、“平沙落雁”两招，凌厉进攻，待对方举剑挡格，转身欲退。



148 哪知对方的“柔云剑术”连绵不断，粘上了休想离开，霍青桐暗暗叫苦。这时李沅芷看占了便宜，还剑入鞘，施展无极玄功拳加入战团。李沅芷存心开玩笑，东摸一把，西勾一腿，并不攻击对方要害，以报前日马鬃被拉之仇。



149 回教男女界线极严，霍青桐那容李沅芷如此轻佻胡闹，心头
气急，门户封得不紧，被陆菲青剑进中宫，点到面门。霍青桐举
剑挡开。李沅芷乘机蹿到她背后，喝声：“看拳！”一记“雄鸡
夺粟”，向她左肩打去。



150 霍青桐左腕翻转，以擒拿法化开。李沅芷乘她右手挡剑、左手架拳之际，一掌向她胸部按去。霍青桐一惊，只得向后一仰，以消减对方掌力。哪知李沅芷并不用劲，手掌触到霍青桐胸部，重重地摸了一把，嘻嘻一笑，向后跃开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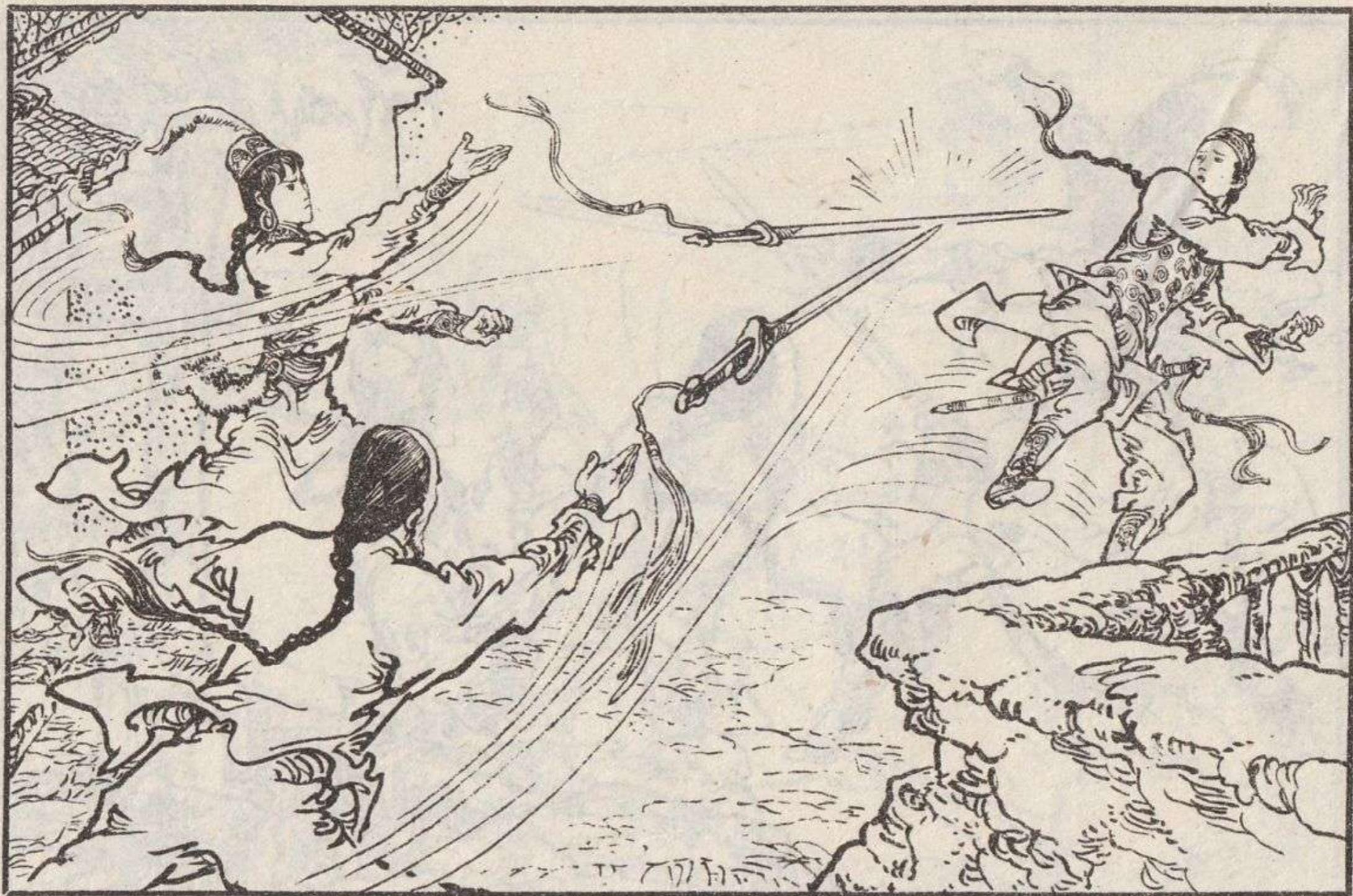
151 霍青桐急怒攻心，转身挺剑疾刺。她竟是存心拚命，对陆菲青的剑不架不闪，竟向李沅芷进攻。陆菲青日间见到霍青桐剑法精奇，早留了神，他原只想考较考较，决无伤她之意，见她对自己剑招竟不理会，便凝招不发。



152 这时霍青桐攻势凌厉，李沅芷缓不开手拔剑，被逼得连连倒退，口中还在气她：“我摸过了，你杀死我也无用。”霍青桐一招“神骆骏足”挺剑直刺，剑光将到之际，突然圈转，使出“天山派”剑法的独特秘招“海市蜃楼”，虚虚实实，剑光霍霍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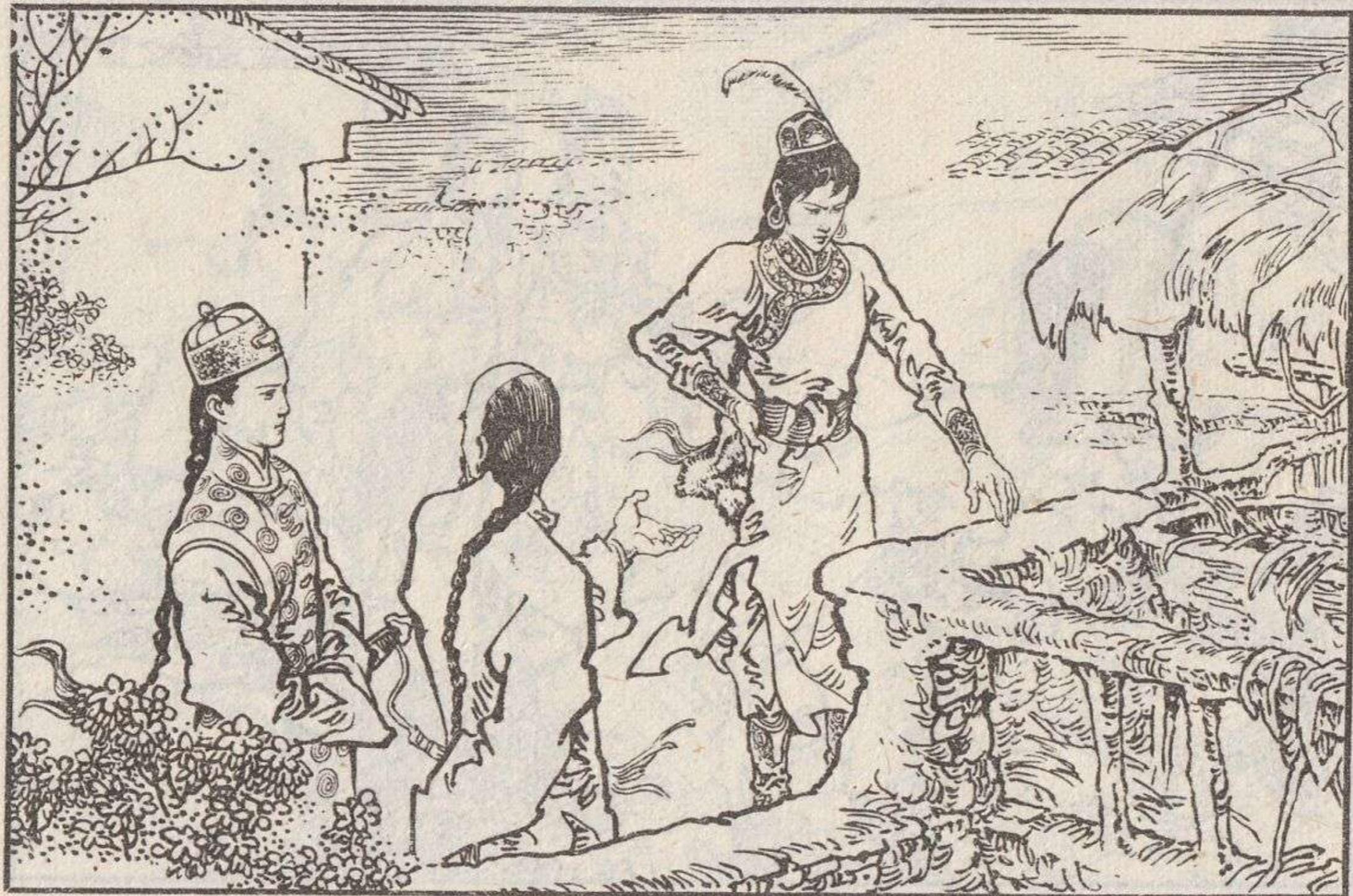
153 李沅芷眼花缭乱，手足无措，眼看就要命丧剑下。陆菲青这时不能不管，提剑又把霍青桐攻势接了过来。李沅芷缓了一口气，笑道：“别生气啦，嫁给我算啦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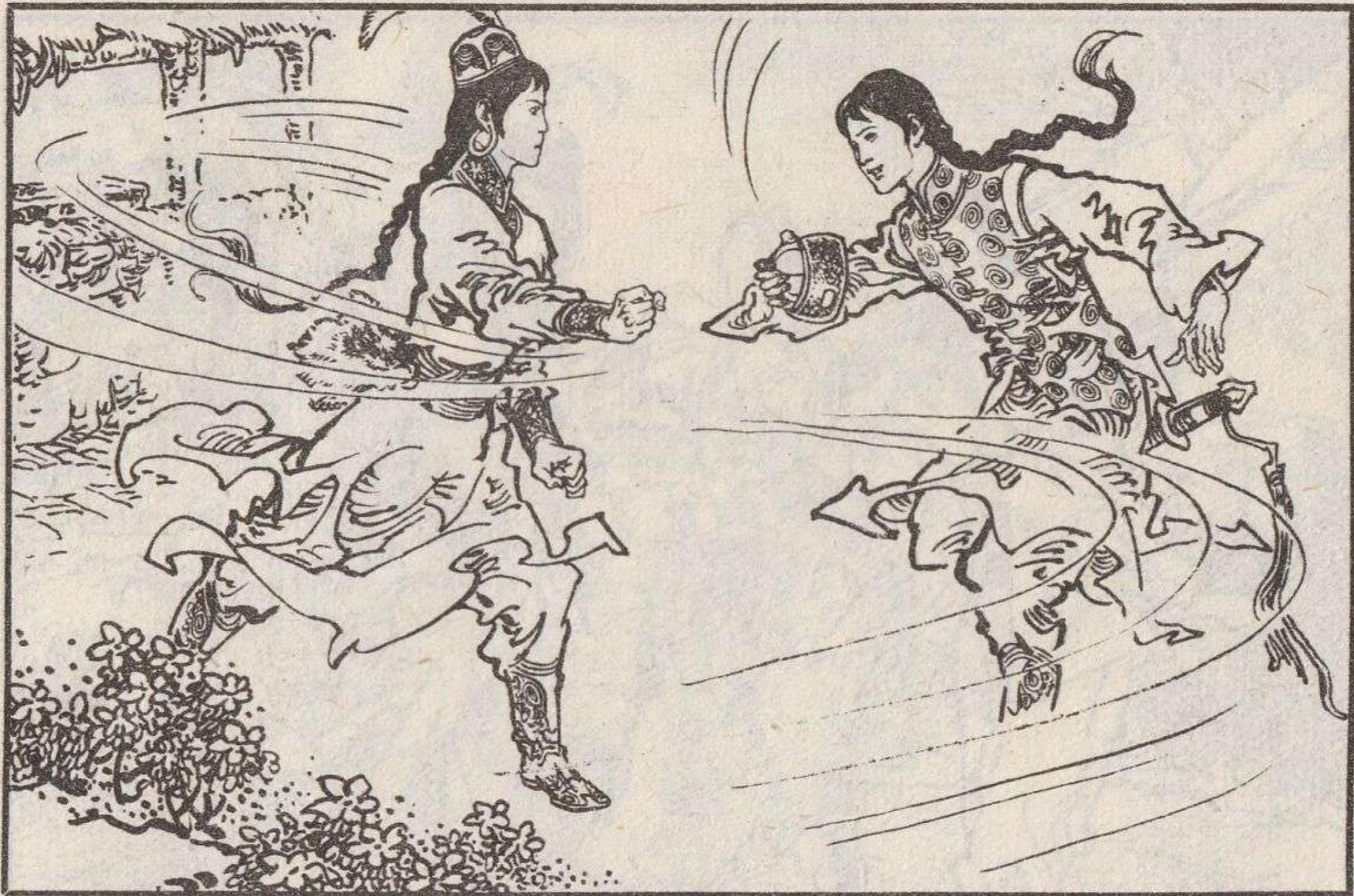
154 霍青桐眼见打不过陆菲青，受了大辱又无法报仇，竟将手中长剑向李沅芷使劲掷去，竟是同归于尽的打法。陆菲青大吃一惊，长剑跟着掷出，双剑在半空中一碰，铮的一声，同时落地。



155 随即，陆菲青左手一掌“拨云见日”，在霍青桐左肩上轻轻一按，把她推出五六步远。然后纵身上前，说道：“姑娘休要见怪。”



156 霍青桐又气又怒，迸出两行清泪，呜咽着发足便奔。陆菲青追上挡住，道：“姑娘慢行，我有话说。”霍青桐怒道：“你待怎样？”陆菲青转头向李沅芷道：“还不向这位姐姐赔不是！”



157 李沅芷笑嘻嘻地过来一揖，霍青桐迎面就是一拳。李沅芷笑道：“啊啊，没打中！”闪身一避，随手把帽子拉开，露出一头秀发。霍青桐在月下见李沅芷露出真面目，不由得惊呆了，羞愤顿消，但余怒未息，一时沉吟不语。



158 陆菲青道：“这是我女弟子，一向淘气顽皮，我也管她不了。适才之事，我也很有不是，请别见怪。”说罢也是一揖。霍青桐侧过身子，不接受他这礼，一声不响，胸口不断起伏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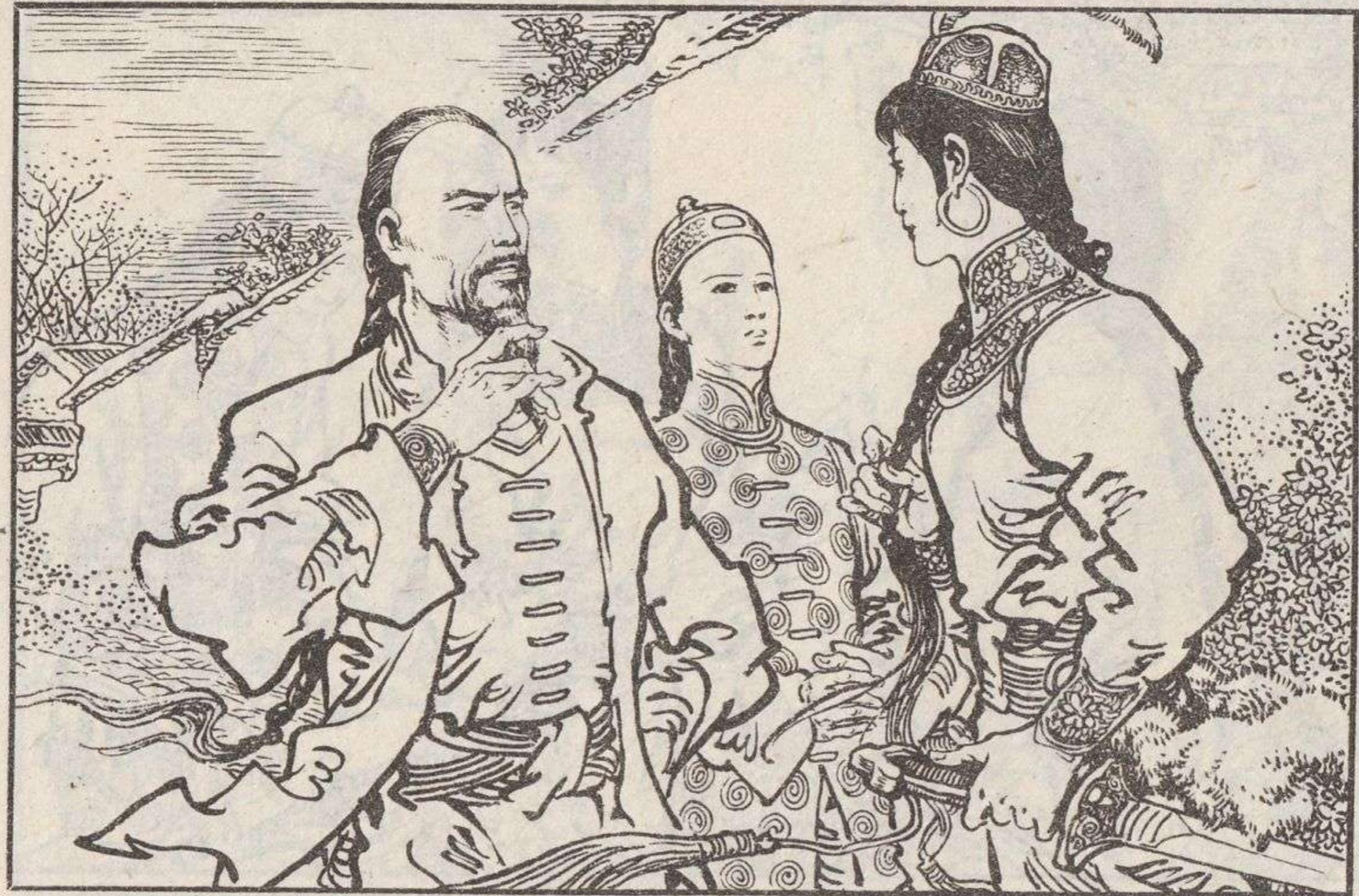
159 陆菲青问道：“天山双鹰是你什么人？”霍青桐秀眉一扬，嘴唇动了动，但忍住不说。陆菲青又道：“我跟‘天山双鹰’秃鹫陈正德、雪雕关明梅全有交情。咱们不是外人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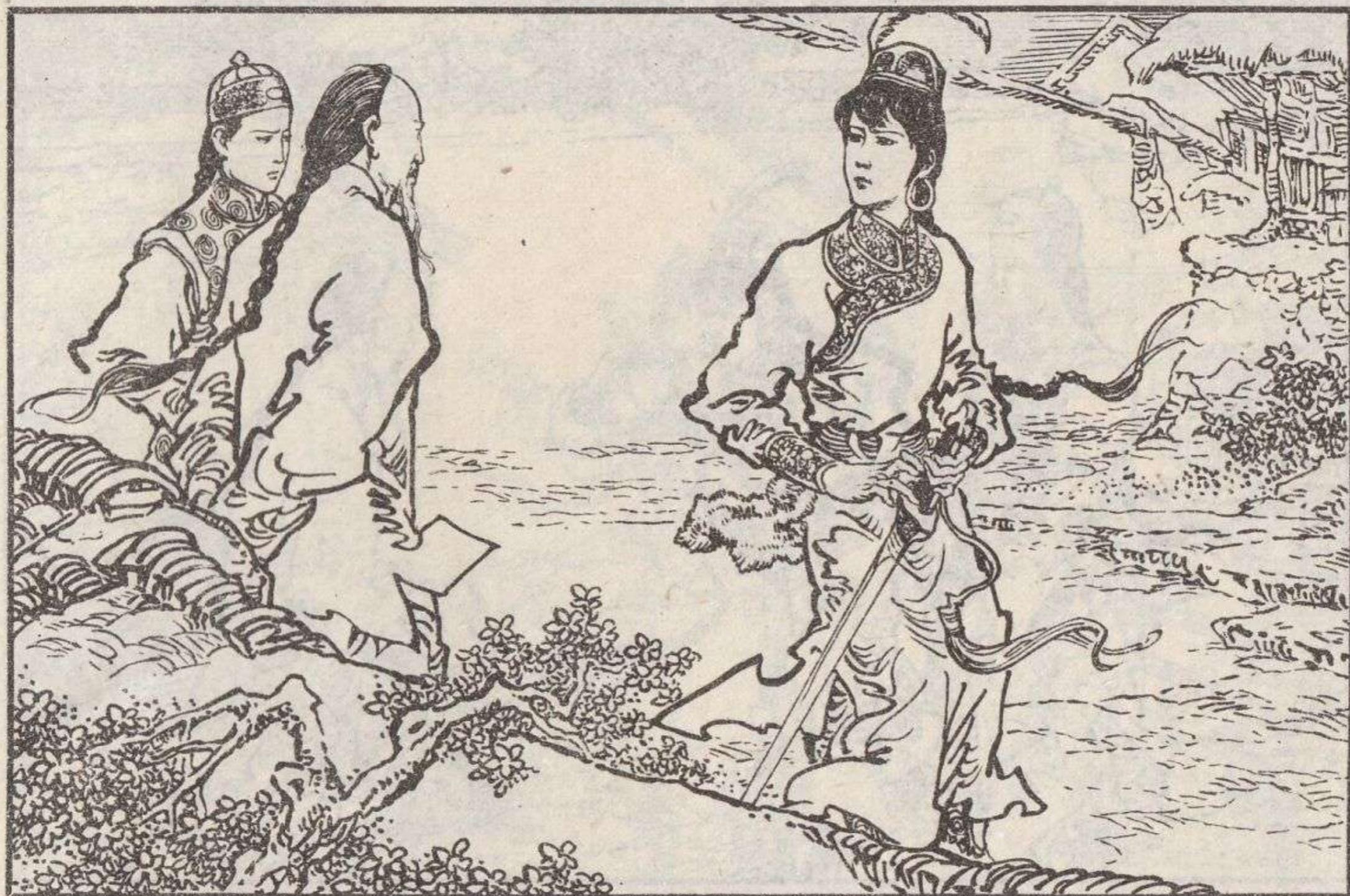
160 霍青桐道：“雪雕是我师父。我去告诉师父师公，说你长辈欺侮小辈！”她恨恨地瞪了二人一眼，回身就走。陆菲青待她走了数步，大声叫道：“喂，你去告诉师父，说谁欺侮了你呀？”



161 霍青桐一想，便停步问道：“你是谁？”陆菲青捋了一下胡须笑道：“这是我徒弟李沅芷，你去告诉师父师公，就说武当派‘绵里针’姓陆的恭喜他们二位收了个好徒弟。”霍青桐道：“还说好徒弟哩，给人家这样欺侮，丢师父师公的脸。”



162 陆菲青正色道：“姑娘，你别以为败在我手下是丢脸，能似你这般跟我拆上几十招的人，武林中可并不多。你师公还跟你师父为吃醋而争吵吗？”原来陈正德醋心极重，疑心夫人关明梅移情别向，数十年来口角纷争，无一日安宁。



163 霍青桐见他连师父师公的私事都知道，信他却是前辈，可是仍不服气道：“你既是我师父朋友，怎地叫你徒弟跟我们作对，害得我们圣经抢不回来。”说着背转了身子，不肯输这口气，不愿以晚辈之礼拜见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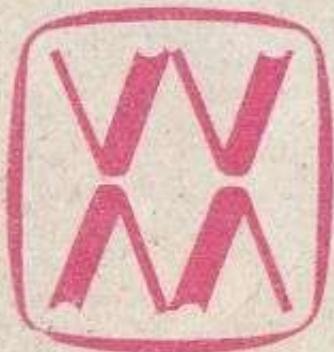
164 陆菲青道：“一个人的胜负荣辱打什么紧？全族给人欺侮，那才须得拼命。圣经抢不回来才教丢脸呢。”霍青桐一惊，觉得这确是至理名言，骄气全消，回过身来向陆菲青盈盈施礼，道：“小女不懂事，请老前辈指教如何夺回圣经。”



165 说罢，霍青桐就要下跪，陆菲青忙扶住了。李沅芷也悔恨道：“我糊里糊涂坏了你们的事，早给师父骂过了。姐姐你别急，我去帮你抢回来，那红包袱里包的，便是你们的圣经？”霍青桐面露喜色地点了点头。



166 李沅芷迫不及待地说：“咱们现在就去。”陆菲青道：“先探一探。”三个人低声商量了几句。陆菲青在外面把风，霍青桐与李沅芷两人翻墙进店，探查镖师动静。要知可兰圣经能否夺回，又遇何种艰难险阻，请看第二集。



大侠惩三魔——书剑恩仇录之一

原 著 金 庸 出版者：安徽美术出版社
改 编 余益文 发行者：安徽省新华书店
绘 画 陈光华 印刷者：六安新华印刷厂

1985年8月第1版 1985年8月第1次印刷
开本：787×1092毫米 1/64 印张：2.625

统一书号：8381·152 定价：0.38元

